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十八

甲辰下

023019  
10.18



230219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甲辰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十八

秋七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冊元子為王世子輔養官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燿上疏曰洪惟我 殿下慶祿無疆泰運方來乃以吉月令辰篤生元子而國本雖定而禮儀未備 殿下上奉兩聖孝隆養志欲致慈心之嘉悅莫如盛禮之適行知思漸開嗜好將萌賓師之任講讀之官秩然備負朝夕而左右之則豈不賢於一二賤臣之一月一覲漫無成效哉顧今溽暑才收天氣方新政屬萬品登成之初又近千齡慶賀之節亨嘉之會吉慶所宜建重萬之號正以陽之儀論以時義不亦可乎漢文帝元年羣臣請豫建太子帝可之朱子書之綱目為後世法今我 殿下光御已八載矣其視文帝故事不可謂豫伏望誕降明命亟舉冊禮領議政鄭存謙領府事金尚詰判府事徐命善李徽之洪樂性繼上劄疏請舉冊禮批曰此是至重至大之邦禮卿等入來面陳於是時原任大臣閣臣禮堂卿宰諸承旨請對 上御宣政殿召見諸臣諸臣齊聲奏曰今日臣等相率登筵即舉國同情之請也 殿下至今靳俞固知出於惜福之意而元子溫文夙就今日冊禮亦云晚矣 上曰此實 宗社大計子何靳允仍教曰以元子為世子○以金魯鎮為禮曹判書魯鎮啓言王世子冊禮

受冊儀節 大明會典有世子年長則天子臨軒授冊年幼則遣使冊封於所居之宮之文而我朝已例亦因大臣陳達有遣使授冊之儀請稟旨 上問領相領相曰 皇明嘉靖以冲年行禮之故命使持節至文華殿授皇太子冊寶我朝亦遵而行之今當遵用此例從之魯鎮又啓請世子宮各道新產物膳及朔膳自今朔封進教曰只誕日物膳封進新產及朔膳物膳并待冠禮後舉行○文衡會圈七點吳載純鄭志儉以吳載純為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前大提學黃景源薦○以沈豐之為吏曹參判金字鎮為吏曹叅議○教曰侍講院講書院無堂上窠 先朝特命諭善陞堂上窠輔德則姑不陞品作窠而前此名碩之論多矣 先朝乙未亦有筵教春坊輔德兼輔德作堂上窠○以鄭存謙為世子師李福源為世子傳黃景源為左賓客金鍾秀為右賓客吳載純為左副賓客鄭民始為右副賓客趙尚鎮為輔德金載瓚為兼輔德金履安為進善曹霖為諮議李崇祐為司憲府大司憲安聖彬為司諫院大司諫閔彞顯金斗默為持平李在簡為刑曹判書徐有隣為弘文館提學吳載純為奎章閣提學鄭志儉為直提學以徐命善為冊禮都監都提調金魯鎮李在協鄭一祥徐有寧為都監提調金尚喆為冊封正使金履素為副使○命平安道觀察

使鄭民始揚州牧使金鍾秀並仍任以徐有隣為右賓客鄭志倫為右副賓客  
○展拜 璿源殿仍展拜 景慕宮告慶也還御宣政殿教曰位號雖定凡係  
糜費宜有節省之舉此乃惜福之至意輦與馬鞍衣冠器用除非冊禮所用並  
令待冠禮舉行外此日供朔膳及諸凡供獻之物令戶禮工曹別單書入待批  
下進排東宮司鑰依中官例司謁中兼察掖隸則 肅廟庚午十六人 先朝  
丙辰二十人而予在春邸時用十六人之例今番以十六人磨鍊○召見世子  
師傅以下春桂坊官諭曰卿等之責顧不重歟周書曰罔不在厥初生漢儒曰  
前後左右罔不正顧今世子導養之責專在卿等予所慎簡於卿等者豈為應  
文備數而然哉蓋欲薰陶德性訓迪良心俾我世子令聞日彰以基我億萬年  
無疆之休也仍命春桂坊上下番與右相入對東宮 上曰春坊設置堂上窠  
承旨與宮官互相往來意有在焉甲午久任抄啓時亦有筵教故耳以官府一  
體之意東宮內侍及掖屬並以大殿所屬兼察此意春坊不可不知此傳教載  
之日記○特賜輔養官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各奴婢五口○丙辰禮曹  
以世子宮方物膳節扇數爰啓教曰節扇則例有頒給官僚之事依例封進  
冊禮日則京外方物物膳依例舉行○教曰春坊禮貌官輔德以下諸宮僚列

書入達聽政前劃出聽政後點下曾有定式矣今番新設後並依此舉行○禮  
曹啓言庚午年 東宮受冊時有雙童警空頂幘七章服保姆抱奉就拜位行  
禮矣請稟旨舉行教依都監都提調入侍時下教舉行○命王世子冊禮後朝  
謁進謝箋時敏堂受賀依庚午年例並權停禮舉行○教曰向因人日儒生課  
試時館閣堂上進參事已有下教而內閣設置之後館閣之制始備不特課試  
為然此後館閣會議一體牌招○丁巳召見時原任大臣文衡先是命時原任  
文衡各製奏文蓋欲使諸大臣文任爛商擇用至是命諸臣入侍下詢諸議以  
左議政李福源所製為最命用其文奏文曰伏以海外偏邦世被皇慈獲延宗  
緒謹修藩職至我皇上臨御以來視遇罔間於內服寵眷多踰於常格有籲必  
獲靡願不遂隆恩異渥與天無極頂戴感祝銘在心肺今臣有情私之至懇至  
切者不敢自阻於仁覆之天須至登聞者小邦自 祖先以來繼序之初即請  
恩典以定國本以繫人心而臣叨守藩封今已八載年過三十未有一子每念  
宗事慄然心寒幸於再昨歲上藉皇靈下賴先麻臣副室生男某生質粹美臣  
妃金氏取以為子國內臣民咸願亟請皇旨豫建名號而臣念其冲幼未敢遽  
有陳聞今則齒及三齡知思言動日覺長進 祖先基業之重庶有所托臣民

期望之切不可終遏且臣 祖母臣 本生母夙夜所望惟在於邁蒙封典獲

觀榮慶臣之區區私情亦願因此為一分慰悅之方仍伏念小邦情懇莫切於建嗣大朝恩眷莫重於封典前後祈請多在冲年而輒蒙皇恩特賜準許賤价纔馳於奉表天使已臨於頒誥榮動下國恩出常典曠絕之渥非止一再伏惟皇上字小之德如天地之生成萬物視遠之明如日月之照臨四方車書所同雨露惟均至於小邦事情最荷軫恤凡於大小陳情無不隨事曲循况茲所懇有異尋常控籲亦多前後恩例倘蒙皇上曲垂諒察特命有司亟降恩典則奚但小邦君臣之銘心浹骨隕結是期將見普天率土咸仰聖朝柔遠之化繼世之仁欽頌感服無有紀極茲敢不避猥越悉暴衷悃○以吳大益為司諫院大司諫○大司憲李崇祐上劄進六箴劄略曰今我王世子睿姿出天岐嶷異凡自夫學言學步之節以至成德成性之功罔非 殿下所成就我元良命哲命吉惟 殿下為堯為舜亦惟 殿下然其為道不必遠求三代一以 英考之教 殿下 殿下之服聖教者導迪我元良則在 英考為有道之曾在 殿下為無憂之聖豈不休哉敢為六箴以獻一曰養德性二曰擇左右三曰節居養四曰戒玩好五曰勤講習六曰本身教批曰六條箴辭言言切至予當隨處

省察○戊午以鄭尚淳為工曹判書○己未召見時原任大臣館閣諸臣○停  
守摠兩營秋操○王世子定名古例定字行於冠禮之後承旨李時秀援例提  
稟可之○以金履素為司憲府大司憲朴祐源為弘文館副提學○庚申定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 莊獻世子追上尊號 王大妃殿惠慶宮上尊號之  
之禮教曰是年八月即我 先大王御極之年若月也五紀昉嚮之治基於斯  
萬世啓佑之休基於斯亭午之運遠稽唐堯此誠我東方千一昭明之會也顧  
今天運回斡良辰重屆自卿大夫至于士庶人無不曰是歲也是月也吾 先  
王御極之年若月也相與之咨嗟咏歎舉切於戲不忘之思矧在子羹墻之孺  
慕尤當作何若懷也噫報本之道莫大於揚先史稱克昭乃祖禮譏知而不傳  
成王周公所以闡文武之謨烈尊以至於配天而君子不以為泰者此也考之  
我朝尤重是典 肅祖追上徽號于 太祖 太宗 英考追上徽號于 孝  
宗 顯宗 肅宗噫範金為章鏤玉為策奚足以摸畫日月之萬一哉槩不如  
是無以彰鴻化而貽燕謨也洪惟我 先大王之德之行塗乎人耳目浹乎人  
肌髓如天地之無不覆幬如雨露之無不涵濡躋一世於熙熙皞皞之中小子  
於此何述焉雖然以巍蕩之難名莫得以表章之以聲臭之難尋莫得以儀刑



之在帝堯文王固無加損而未可謂之盡後人不責也噫我寧考為謙之德  
即國人之所共誦而小子所仰體者也小子嗣服之後願欲揄揚寤寐如結而  
遲待至于今豈但典禮之至重至大而然哉今也以甲辰之歲逢仲秋之月不  
以此時誕舉徽稱則何以慰八方黎獻親賢樂利之思乎又况陟降洋洋錫我  
祚胤既符建儲之舊甲又同流虹之令節而定號則尊世室之日也封冊則御  
寶位之月也事事相符若合契茲豈非我寧考所嚙佑而陰臨耶嗚呼報  
答一事惟在揄揚在庭羣僚尚有以知予心否乎猗我聖后嗣徽之德禮合  
并行彛典亦粵東朝卅載毋臨誕敷陰功奠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加號之  
儀不容少緩英宗大王貞聖王后追上尊號王大妃殿加上尊號當否  
予欲詢于卿等決之咨爾宗親文武百官須各獻議○教曰嗚呼顧復之恩銜  
恤之痛孰有如予小子者哉欲伸千乘之養而穹壤靡逮徒循三朝之禮而慈  
心莫慰撫躬隱痛此何人斯餘麻施于孫子乃今元良定號緝儀將舉莫洪基  
於無疆推景祿之有自因今撫古愴欣交中嗟爾廷臣亦能諒此懷否區區淺  
忱惟在於追加顯號少答隆恩前此雖已一再舉矣而邦慶滋大則追慕深切  
追慕深切則誠禮必備亦情理之所宜然也未知達禮者或將以多儀為譏歟

抑仁人君子庶幾悲其情而諒其心也嗚呼所不得為者固不敢為而其所得為又安得而不為也哉然事係莫重理宜博詢 景慕宮追上尊號 惠慶宮加上尊號當否大臣卿宰館閣三司之臣各具意見以進領議政鄭存謙等議曰恭惟我 英宗聖祖以天縱之聖膺千一之運五十年深仁厚澤盛德神化洋溢區宇如天日之不可摸畫屢薦顯冊曷足形容其萬一至於默運宏圖永垂裕謨堯傳舜授措國勢於泰磐文謨武烈綿邦籙於千億長發其祥式至今休元嗣篤生乃在 兩聖流虹之節封典誕舉又值 聖祖御極之月事既非偶禮若有待亟舉徽稱仰答景貺允合崇報之義至若 聖母追薦之儀 東朝加隆之典慶實本於陰贊義則均於闡發藹然孝思溢於絲綸凡今中外臣庶孰不欽仰感祝詢諮之下臣無容議宗儲定名國本莫鞏祚胤之永錫源於毓慶聖人之達孝篤於根本今當舉國同慶之日至詢 闕宮上冊之禮此武王周公之心也於戲十四年代聽之治咸仰德性之淵洪千萬歲啓佑之功寔占本支之繁衍是以天心克享乃見聖嗣岐嶷位號係億兆之望 宗社有泰磐之固惟茲邦籙之永昌實由至德之垂裕以 聖上篤至之孝思其於禮之所得為孝之所得伸致隆盡誠靡不用極凡厥秉彝孰不感頌流涕而况當元

良封冊之辰誕揚顯號仰答先麻情文允叶典禮亦宜若我 惠慶宮邸下保  
佑聖躬以及文孫仰繼四百年丕緒誕舉顯號仰答籙慶之麻尤是臣民顯祝  
之忱伏願亟舉縟儀益光聖孝焉○展拜 璿源殿仍展拜 景慕宮將舉上  
號之禮也時原任大臣館閣堂上九卿三司長官六曹叅判會議 英宗大王  
追上尊號曰立經正紀配命凝道後改配命垂統景曆洪林 貞聖王后追上尊號曰昭獻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曰翼烈 景慕宮追上尊號曰純仁景社純字後改弘字 惠  
慶宮加上尊號曰貞宣○上御仁政殿受百官賀親受閣臣箋文于宣政殿○  
命 殿宮上號舊用樂工奏樂至是特命以瞽師舉行○以金尚喆為上號都  
監都提調鄭一祥朴明源具善復金華鎮李命植尹塾李在簡鄭昌順徐有隣  
徐浩修趙時俊為都監提調提調屢經遞代朴明源以 英廟儀賓特命差下  
○貽燕綸音曰嗚呼貽謨燕翼聖王所以裕後也遠猷辰告明廷所以綏衆也  
肆子告廷臣以貽燕之猷其尚明聽之嗚呼有子而欲子之安者人情之所同  
而人主為甚何者其子安然後朝廷安朝廷安然後萬民安故欲安萬民安朝  
廷則必先乎其子其子安而朝廷萬民皆安矣故曰人主為甚然人主之安其  
子也非獨身教己也即朝廷百工與有力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由

此觀之武王之所以貽成王之所以燕庸非多士之助乎然則今子又曷其不求助于多士乎嗚呼燕翼之道在乎貽燕則訓謨而導其志典章以垂其教禁暴舉賢以防其奸而固其衛何莫非燕翼之謨而如欲舉其要而言之則以燕貽燕也何謂以燕貽燕也和平則致福靖恭則召休理之常也故形和而氣和氣和而聲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吾以和平靖恭致福召休而享其休福者在吾子若孫則豈非所謂以燕貽燕者耶故若稽虞夏商周之書曰協和萬邦曰協恭和衷曰輯寧爾邦家曰大和會曰播民和皆吾所謂貽燕也至若武王之貽燕亦不在於總干駟伐而在於放牛散馬崇五教而綏萬邦故子則以謂若無武亂皆坐之治則澧水有芑之詩未必作也蓋遺子以財者必有其財者也豈有不能自有其燕而能燕其子者乎嗚呼我先大王值艱虞之會塞禍亂之源王道蕩平建其有極化干戈而為揖讓拔坑塹而奠衽席彌綸調劑煦濡覆育躋朝廷於太和元氣之中厥享國五十有二年俾小子獲有今日貽燕之謨至矣盡矣小子不能有以繼述志事乃即阼之初朝著多事是其責固在小子而亦不能無慨於文王之士矣嗚呼向來誅鋤之政豈子所欲哉蓋不得已也過此以往子惟以鎮安為急務亦諸臣之所知也乃者錫我祚胤載誕元

良位號既定，縹儀將舉。當此之時，予之欲貽謨燕翼，其意尤豈不深切也哉！嗚呼！今日朝廷何其無事而有事也。大抵言議乖激，舉措顛錯，逆順判於呼吸，波瀾起於康莊。至於同室之內，或欲操戈異趣之地，太涉吹毛，與所謂和平靖恭底氣像不幸相反。則其何以名休致福哉！此予所以不得不頗費辭令。而及今申誥者也。凡人於吉慶之日，不欲打壞器皿者，忌其類也。况人與人類，而吾為億兆之主者哉！故予於近日，尤欲人人得所事事，圓成。蓋出於以燕貽謨之意也。嗟爾諸臣，若能深體此意，則其變乖激為和平易顛錯，以靖恭直是轉移間事，何難之有哉！由是而朝廷安，由是而萬民安，由是而安我翼子，以安千萬年邦基，則亦豈非諸臣之所願哉！嗚呼！莫大之慶罔非先大王貽燕攸暨，而若予所以貽燕於後日者，惟茲一事。咨爾諸臣，其各惕念承弼，毋負予求助之心。○辛酉命上號，告由并行于毓祥宮。○召見大臣文任禮堂。上曰：惜福一念勝於慈愛，以是衣服器用務從薄陋。此遠臣之所目擊者。今此封冊之舉，雖出為所重副輿情，而凡係儀文宜約，不宜繁。况都監舉行，尤不可一毫侈大。自鞞輦冊印，以至几案茵褥，切勿循用前例。鍍金代用錫，其他綴品，恭色已造者外，僅比前例，次減等。○停設賑諸道秋操。○壬戌召見奏請正使金煜副使。

金尚集書狀官李兢淵辭陞也○設九日製于泮宮○懷德前縣監朴光晦投  
印徑歸洪忠監司申大升啓請其罪令攸司稟處及光晦置對供曰正月中斧  
軍數十擱入城墮壇斫伐生松捉來犯斫人乃前承旨宋載經及宋載緯奴故  
使之自本家治罪則招去由吏替罵曰我乃道先生汝倅安敢捉吾奴乎吾當  
盡斫其松云果於翌日百餘斧軍漫山亂斫使之禁斷則載緯父子及載經之  
子益鼎多發豪奴毆打差隸督伐松木不得已發刑吏欲捉宋載緯則載緯父  
子晏坐中堂拔劔斫軒咆哮詬辱載經則捉去下隸恐喝威脅故一邊催捕載  
緯一邊具由報營伊日初更縣軍官房再瑄來言宋載緯之子允鼎拔劔揮刃  
直到官門云聞甚驚凜更報營門營門定查官查實則查官曲護宋哥漫漶為  
報更定查官再查則以房再瑄醉中誤告為報營門薄治宋奴而止營決之後  
宋載經使其子再呈議送搆捏矣身矣身實無坐銜莅民之顏六呈辭狀躬詣  
營下賁納印符云云兵曹叅議宋載經上疏曰臣所居即本縣邑內洞壑園麓  
自先世護養去冬使樵奴斫來數株稚松光晦忽問臣父母墓所在不在境內  
則於臣亡姪之墓盡赭其山至於臣從弟載緯則直令官隸縛來而特出於一  
時狂酌之說故欲徐待其醒以為入庭卜明之計不意變怒陡作駭舉層生調

發邑底之吏卒招集各面之將校半夜鉦鼓吶喊四匝毀門逼室婦女驚室其子允鼎不勝震迫自引佩刀排出門戶曰吾毋將死吾父又將死吾寧先刺犯吾父者此不過謀紓目下之急而光晦以欲犯王主至報巡營畢竟允鼎父子自入縣庭被其枷囚光晦乃奏凱犒賞若勝大敵即此舉措又可以常性人責之乎教曰囚人未及勘律遽捧對章捧納承旨推考本事是非雖示弦韋此等處責備實合存事體之義兵曹參議宋載經推考又教曰士人拔劍事無論官門抽刃官庭擬刃律有已行未行之別又或在家向捕者發劍拒捕毆人至折傷然後置辟未折傷以上勿問此一欵已令付之該道自可按法準繩而際見兵議對章此囚之在邑也吏校無時調發鼓角半夜大振赭其邱壠毀其門屏繼有奏凱犒賞之舉云此則不可但以妄錯論無警急不先申而擅調者典憲自有斷例朝家既聞之後擅調委折不可不一番按問發問目取招及光晦再招令道臣詳查狀聞至是湖西伯上查啓曰既非束伍哨搃乃縣官吏校似與擅調軍兵有異以一士民之不就捕招集村校半夜圍捕舉措駭妄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宋允鼎只欲驅逐將差初非擬刃官長而以民抗官亦壞城化之等分其悖駭之罪自臣營勘斷禁府論朴光晦罪徒三年定配以大赦當前特命

收贖翌日除載經為兵曹參判○癸亥召見辭陞守令○召見時原任大臣文  
任都監提調工曹參判柳義養啓言宋朝有永祐陵 永祐園園號似當改定  
上問諸大臣僉曰工叅之言既有所據不可不趁即改定矣 上曰宮號景慕  
園亦以景慕定號何如僉曰聖教允當後竟寢其奏○吏曹判書趙時俊啓曰  
古例說書即為陞六曾在 先朝有不得頻數陞六之教今當春坊新設宜有  
一定之式矣 上曰取考戊寅年傳教以翰林之規避有翰林雖為說書必以  
翰林準限陞六多以說書陞六之教實說書之不帶翰林者亦無勿許出六之  
教依卿言施行時任翰林之為說書者一依 受教施行○甲子特拜金履安  
贊善仍敦諭曰向於別諭及疏批釐子愆勲之至意側席之念何日忘之而姑  
徐敦迫之音亦出優禮之意爾倘能諒子意否乎顧今賴皇天 祖宗之靈邦  
慶滋至元良定位冊封消吉賓僚咸備爾以乃祖之孫乃父之子詩禮習于家  
傳德望冠於士林採之輿誦首登薦剡以經筵之官畀輔導之責乃於今日又  
有晉秩之命復申招延之禮予之所以求助于爾者豈但在予一人也哉誠以  
尺衣漸長知思日開早教之地尤急宿德之士導迪之任不宜一日而曠則今  
者弓旌之招豈為觀瞻而然也爾於此時願忠之誠延頸之忱不待予言必倍



於人矣茲遣史官布予衷曲之諭爾須幡然副予凝佇之望○以金斗黜閔彞顯為書筵官諭書筵官金斗黜曰爾以文元之孫首在旌招之列予之所以側席虛佇必致乃已者蓋將使之教導我元良薰陶其德性也矧今冊禮將舉賓僚咸備爾於此時一向凜凜則是豈子期望於爾者哉世祿之家本非隱遯之比淵源之學自有壯行之義爾須即日登途輔子元良諭書筵官閔彞顯曰噫爾祖即予輔養官也只緣其未一膺招未承訓迪之嘉惠至今耿耿而難忘爾是乃祖之孫夙傳家庭之學首登旌招之列此子所以尤眷眷於爾期於致之朝端况今元良衣尺漸長知思日開予以爾祖之思必欲使爾出入曹筵茲庸遽爾臺職授爾此任爾其斯速上途以副至意諭諮議曹霖曰自爾膺是選今幾月矣經筵啓沃之責在於爾士林矜式之望亦在於爾惟爾潛經求道之士豈無幼學壯行之願而終守肥遯之志不念兼濟之義乎矧茲元良定號講席將開輔導成就尤須林下老成之人以爾識理之明獨無延頸之忱乎禁林清蟬益懷高風貴然而來予日望之○教曰冲年受冊儀文宜有省略東宮受賀不必更設於翌日受冊禮成後仍即受賀頌教陳賀及各殿陳賀依禮文以翌日舉行○以黃昇源為吏曹叅議○乙丑展拜于宗廟永寧殿景慕宮

○教曰才宣貽燕之謨可期維新之效且今大禮當前前叅判金文淳等並叙用○丙寅審理諸道死囚○丁卯以李敬養為吏曹叅判具善復為判義禁府事○戊辰同知義禁府事李敬倫上疏曰臣父故領議政宗城蒙身後易名之典太常議定祗受孝剛二字而 慈宮上號之後有犯嫌諱釋義雖異字音則同乞命攸司改宣臣父謚號以嚴國體許之○已巳次對教曰春坊兼輔德今為堂上窠而通擬之法尚無定規蓋曾為堂下官時差擬之法固自各異兼官則東壁外毋得檢擬實官則兩司之已通春坊者秩陞亞長則例皆檢擬今作堂上窠之後亦宜不同已通兼官之人自可無礙於實官而只通實官之人似難混擬於兼官在前諭善以極選之故曾經者不過數人兼輔德固是春坊堂上窠極選而可使比同於諭善則通擬之路未免太窄至於輔德比之兼輔德宜合稍廣何以定制方為稱當吏曹判書趙時俊曰兼輔德以大司成已通人通擬而若閣臣吏議副學則視堂下東壁之例雖佐貳獨政直為擬望實輔德以大司諫已通人通擬著為令式則界限不至於太窄官方亦合於慎簡詢諸大臣遂著為式○領中樞府事金尚喆曰謹考 列聖誌狀及都監儀軌則追上徽號時皆無樂章而國朝以來或有 宗廟樂章或有 殿廟樂章亦不敢

曰全無所據今此追上尊號 宗廟樂章合有更商詢問大臣 上曰雖無前  
例朔行固好况有可據之例樂章文撰進○教曰均是發冊而王妃冊禮則使  
臣有公服東宮冊禮則具朝服不無斑駁之嫌今番宜有一定之式令館閣博  
考典禮以聞奎章閣啓曰開元禮冊皇太子妃儀有曰賓者公服杜氏通典冊  
后儀有曰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此與我朝五禮儀冊妃條使者以下出光化  
門改具公服其義相同至於皇太子王世子封榮皆是親臨授冊初無命使節  
次故庚午丙辰兩年傍照五禮儀中冊妃時禮而但當初儀注只為遵用其上  
段具朝服之文未及照據其下欵改公服之儀到今援以為例事欠詳備使者  
授冊命之時先着朝服出殿門之後改具公服恐合事宜教曰考諸中朝禮參  
以我朝禮節可據使臣俱以朝服受冊於大庭改具公服傳冊於東宮實合  
禮宜大臣禮堂諸議皆以閣臣議為是教曰依此施行○北關監賑使李在學  
復命 上召見命守令察訪私賑人論賞有差吏曹以南關賑狀覆奏教曰南  
關守令自備之數若是夥然嘉尚則嘉尚矣雖於包米斗粟之微鳩穀不以其  
方或售非理權利之計而攬那料販或因箕歛橫徵之術而賣鄉賣任要以虛  
張數爰為務不但大違朝家法禁此五道賑邑守令所不敢恣意擅行者不然

豈至此多賞典一欵勢難與五道守令混同舉論請賞諸守令中永興府使具純才因移轉事有拿處之命而既云居最勞或掩愆拿處分揀施以璽書表裏之典其餘守令之不考治績只從石數既乖綜核之政甲山府使宋迪中以下論賞更考狀本分等稟處吏曹覆啓命北青府使沈命德施以璽書表裏之典宋迪中賜表裏定平前縣監邊德淳端川前府使李漢棟罪名并蕩滌吏曹以北關賑狀覆奏命會寧府使柳鎮恒鍾城府使姜五成加資鏡城判官李昌漢賜表裏吉州前牧使卞至健富寧前府使李鉉重明川前府使趙光鉉慶興前府使韓光迪罪名并蕩滌南北願納私賑人加資收用有差旌烈女鍾城故學生金漢得妻吳氏明川故學生金鵬運妻李氏利城故學生朱世元妻崔氏間監賑使李在學請褒獎之典也○教曰料賑一事朝令何等至嚴至於鳩穀尤所當禁今番北道守令稱以自備其數多者殆近半萬小亦不下千石幾乎邑邑皆然此必冒禁料賑而非特賑政告完方施賞典姑不一一查勘而此後守令不以捐俸蠲廩之需自備賑穀萬一有如前方便容手之事道伯嚴禁甚者狀聞勘罪雖畢賑封啓之後京司切勿請賞○教曰奉命十朔備經原隰之勞賑政告完勞實可紀監賑使李在學特為加資○以任崱為黃海道兵馬節度

使○庚午○辛未御春塘臺試到記儒生講製兼行抄啓文臣親試講居首幼  
學李益烈製居首進士李崇運並直赴殿試○壬申○癸酉○甲戌詣北苑行  
望拜禮是晚兩下如注政院啓請收還成命教曰望拜異於裸薦雖至沾服不  
妨行禮以予風泉之感尤豈敢言勞乎○乙亥諮議曹霖上疏辭優批敦召○  
貧善金履安上疏辭批曰三代教儲之法必先擇宿儒正士置諸左右保傳傳  
所謂孝悌博聞有道德者是也雖以我國朝事言之春桂坊非不選當世文學  
才彥之人而又置貧善進善諮議等官以待山林者蓋做三代遺規也爾之父  
即子貧善也爾今繼爾父而為元良貧善若論世好不讓於宋之王朝父子爾  
之心亦豈不欲登明夷之廷觀岐嶷之容而一向免晚只事辭異而已乎顧今  
封典將舉縟儀隔日師傅僚屬咸造在庭而惟爾數人不至由子誠淺良切矧  
然爾以棲遲蔭路每作必辭之端而在昔名儒非特從蔭路進亦多有科目出  
身而未嘗以此自視歎然則爾所為言予則曰過矣爾須體予至意即日登途  
赴大禮來參訓迪我元良○親試抄啓文臣○丙子○丁丑崇于四門○以黃  
昇源為吏曹參議金履安為承旨沈豐之為洪忠道觀察使○戊寅命冊禮告  
由并行於 永禧殿 儲慶宮 毓祥宮 延祐宮○己卯以蔡弘履為司憲

府大司憲○是日晴教曰祈晴得霽實荷神庥報謝一節令該曹詳考典禮以啓○禮曹啓言祈雨則輒行報謝祈晴則或致廢閣自前每因特教設行矣自今以後凡有休應請稟旨設行教曰卿曹草記甚合禮意依此定式仍令載之大典增補編○庚辰召見都監都提調纂輯堂上備局有司堂上都監都提調徐命善啓言冊禮後例有王世子謝恩而禮曹以方在冲年啓請權停恐非備禮之意請一體磨鍊從之○教曰東宮冊禮有九儀其一擇吉前期告廟社其二臨軒宣冊其三上謝箋其四朝于王妃其五百官上箋陳賀其六百官賀東宮其七擇吉謁宗廟其八會百官其九會命婦而今番則在冲年儀文多從省約然祖宗朝制禮之盛意至詳且備且見實錄考來者國初皆用此儀謁廟待成長即當行之而會百官係是宴禮雖不輕議儀節次第宜有傳示來後以此傳教載之儀軌冊禮後例行師傅賓客相見禮此則儀節不甚繁多依例舉行○教曰今番桂坊皆以丙申以前曾經人差擬蓋出記念舊僚之意宮官尹勉憲之勤勞亞於南輔養朴諭善而南公轍朴宗幹時在桂坊或外任惟此人之子尚在初仕是豈收錄之道叅奉尹守翼叅下桂坊見窠調用又其次效勞人宮官李普觀鄭述祚是也十年宮啣周歲在院綱目一帙之首尾進

講惟官官李崇祐一人也屢叨久任多藉博洽柳義養亦當不讓於他官僚李普觀鄭述祚李崇祐柳義養子若孫中可堪桂坊人令兵判次次收用以示子優禮舊僚之意○辛巳金夏材伏誅夏材以永禧殿告由祭獻官將受香詣香室出袖中小紙傳于禮房承旨李在學在學開視都是詔天罵日載籍所未有至憺絕悖之凶言也在學倉皇詰問與諸承旨請對以函書上徹上良久教曰自天地生民以來似此凶言曾所未有世間萬事都不出於天理人情之外渠亦朝鮮臣子以其家則世族也以其官則亞卿也國家何負於渠而適會此時忍作此千古所無之變惟乎曾聞渠有狂易之疾決是常情之所不到少延時刻使渠自斃固何妨耶於是時原任大臣閣臣三司二品以上請對入侍齊聲請嚴鞫窮覈上不賜允可大臣請宣示凶書使舉國臣庶皆知窮凶極惡之情節上曰凶書令人心寒骨冷何忍宣示第一件論予失德二件戕害士林三件欲湛滅渠家四件予忘之五件天海道顯之所不道而且有丙申以下一句語此尤不忍聞之事負犯如此子何惜處分乎凶書之投呈於今日者尤萬萬凶慘矣渠知大禮之隔日而欲為此時逞凶之計此非沮戲而何命夏材具格拿來因教于筵臣曰世豈有二夏材乎夏材歷敷銓任人之書牘往來

不是異事且化龍蛇為赤子即予苦心毋寧並付文書于火以絕疑懼之路仍命收入罪人書札文書于殿庭火之大臣諸宰執以為不可上不從因御禁衛營親鞫大臣諸臣復請對齊聲奏曰臣等廷退略聞凶書辭意心膽俱掉茲又相率求對請亟下明旨快正典刑上曰一種凶徒醞釀糾結怨毒詬罵非一非再至於此賊而極矣世道至此寧欲無言命大臣進前出示凶書諸臣無不骨顫心寒憤不欲生齊聲請窮覈指嗾黨與上問夏材曰凶書所言無非窮凶極惡而丙申下一句語乃是天海等所未道之凶言以何心腸忍崩諸心筆之書乎夏材供曰一鏡死於甲辰今年即甲辰臣欲遺臭萬年與一鏡同一心腸故作此舉矣問曰爾之地處何如如一鏡凶逆宜嚴討之不暇而乃反欲學何也供曰做好官時無此心矣近來便同停望雖置處望亦不捨擬有若永枳之人故自生怨心變為凶肚逆腸矣問曰爾雖不做官何忍為天海一鏡之所不為乎爾亦先大王臣子雖懷怨國之心豈忍作此凶言乎供曰臣有若喪性人辱及先世自知為亂臣賊子而公然欲誤死故作此舉矣問曰爾凶書作者何人書者何人叅見者誰與議者誰供曰臣自作自書無他與知之人矣加刑至第二十六度結案曰臣所呈凶書與一鏡同一心腸鏡賊甲辰年為不



道凶言故臣當此甲辰年欲為一鏡之所為臣之凶言中丙申以下句語乃一鏡之所不道天海之所不道致雲之所不道臣忍書不忍言之言袖來闕外親自傳給於承旨窮凶極惡萬剛猶輕大逆不道遲晚遂正法○壬午大司憲蔡弘履大司諫吳大益聯劄曰極惡大慙從古何限而豈有如夏賊者哉臣等於昨日訊囚之班目擊窮凶絕悖之狀心寒骨顫直欲手劓口嚙第其情節未究王法先加獄體虧損已無可論而文書燒火之命遽出於千萬慮外臣等晚始聞知相率聯劄而至於金吾堂上默無一言有關後弊伊日金吾堂上並施譴罷之典夏賊之父陽澤雖已身故趾賊之父荅禧已施追奪則此賊之罪有浮於趾賊巫施追奪之律以洩臣民之憤焉批曰夏賊之袖納凶言於承宣不可以常理論之然則一夏材之外更安有指使與謀議之人乎文書之殿庭燒火予豈無商量也金吾堂上事過矣不允末端事卿等之言大是不審禧賊追奪卿等只認以趾迷續三賊之父有是舉耶今此引而做之可謂意外矣○諸王堂上劄陳懲討之義請追奪金陽澤官爵批曰嗚呼今番凶賊尚忍言哉予遭時艱虞自在春邸多被搆誣及登此位屢見詬辱而亦豈料夢賢致雲之凶言復出於今日哉見之魂慄思之骨痛只恨予誠孝無素忍遭遺弓之慟視息至

今聞此言而見此事也嗚呼尚忍言哉此即有天地生民以來一初變故也况光山之金世稱甲族而沙溪大儒也光城元勳也國舅也豈意此家生此劇逆乎第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若非喪性之人則豈有亘千萬古所未有所未聞罔極不道之凶言納之袖中傳之承宣之理乎今其自来投死又果出於萬萬常理之外以是諸大臣請對之後不許發捕半日遲滯既許發捕之後又不即下設鞫之命旋至夕時者謂渠既失常性則必有畏法自裁之舉免使凶言再提於口頭更入於耳中故也及其囚繫已久無動靜則不得不設鞫而鞫庭所招尤絕凶惡鏡賊甲辰年云云指意陰慘隱然如致雲葷口氣則不但為予之劇逆即又為先大王劇逆也雖然以渠地處欲學鏡賊心腸亦豈常性者所為噫予於今日朝廷諄諄勉飭者無出於鎮安全保四字而至於此事予亦豈不腐心沫血大行懲討之典而世有一夏材已是天地之極變寧復有二夏材渠以自做承敷之後即捧結案自餘連腸共謀之人初不盤詰良以此也今番事非但為世道之慘變世家之如此亦豈非朝廷之大不幸乎然朝家之於光城有十世可宥之義凡為光城子孫者不惟不在應坐皆云同堂之外自當不必枳塞而至於其父即予師傅也賓客也登極之後首相也今於其家之覆亡

為之愍惻其子作賊何干於已死之其父臺臣追奪之論已涉過當爾等又何更煩外此諸條亦於臺批詳言之今茲十行之批悉諭予昨日決處之本意欲使諸臣知之○義禁府啓大逆不道罪人夏材籍沒家產破家滿澤降邑號罷守令等事令該曹奉承傳舉行子夢伊仁伊年未滿依律免絞夢伊珍島郡為奴仁伊南海郡為奴妻任伊黑山島為婢女桂完康洋縣為婢庶母夢月吉州牧為婢庶弟英材渭原郡為奴姪斗恭巨濟府流三千里安置姪斗恒之父魯材即夏材之伯兄而出繼於三寸叔星澤斗恒乃是夏材五寸姪依律文免坐從之○以李埒為咸鏡道觀察使○癸未○八月甲申朔 上御重熙堂臨視冊禮習儀召見師傳以下春桂坊及諸執事仍宣饌○乙酉 上御仁政殿發冊命使王世子受冊于重熙堂宣冊時至彌善跪貧請內嚴外備王世子具雙童髻空頂幘七章服就祗迎位使者至中門鞠躬祗迎相禮引詣拜位行四拜禮陞詣受冊位宣冊官奉冊宣訖正使取教命函授王世子輔德代受正使取冊函授王世子彌善代受正使取印綬授王世子翊贊代受王世子降復位行四拜禮還內正使以下跪復命曰奉教授王世子備物典冊禮畢四拜陳賀時至翊衛司勒所部陳仗衛如常宗親文武百官各具黑團領就門外彌善跪貧

請內嚴外備王世子具服出即座官官及執事官先行再拜禮引儀引師傅詣座前再拜王世子答再拜降階迎送引儀分引宗親文武二品以上就堂中再拜王世子答再拜陞座引儀引三品以下行再拜禮○教命文曰震索為萬國以貞之本豫建乃三代久安之方子踐阼六年初見祚胤之慶爾寢牀三歲已具大人之儀將賁顯冊之加先渙寵命之錫惟爾元子承皇天錫衍之眷應列祖發祥之期覃訏岐嶷之姿固鍾毓之卓異仁孝溫文之德自提抱而夙知丕號既定於元良縟儀宜備於儲貳衣尺日長仰殿宮嘉悅之情器度天成叶臣民忭祝之悃雖心切惜福欲盛禮之稍遲然義大正名奈羣情之愈懇茲命冊爾為王世子億萬年聖繼神承之統付托無憂十六字堯傳舜受之謨諭教必早思爾負荷之重體予期望之深正以養蒙習以成性勿以冲幼而事嬉戲勿以崇高而啓怠教惟好德為洪範五福之根基惟正心為大學八條之要領命哲命吉罔不在初希聖希天有為若是須知丕子之職有宗廟社稷之責有寢膳溫清之儀要使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時多接宦官官妾時少於戲新樂復聞於暉潤曷勝予忻曠典並舉於揄揚亦賴爾慶勉膺嘉訓永迓洪休

左議政李

福源

竹冊文曰篤生元良荷宗祊錫羨之慶早正儲位遵國家鞏本之圖爰稽

舊章庸舉顯冊咨爾元子聰睿日就岐嶷天成冲齡之德器異凡既挺美質尺  
衣之周旋有度不煩訓辭嘉樹呈生花之祥可占皇天之降佑彌月叶流虹之  
節尤驗 聖祖之垂庥肆致仁文之風彰允宜封號之邁舉統緒之托斯在亮

子衷之庸嘉臣隣之籲屢勤亦輿情之可見早諭思法於周代政須蒙養之方  
徽規式循於皇朝詎緩豫建之禮茲命爾為王世子爾其誕膺遐福懋闡丕猷  
置師傅賓僚之官俾導養之咸正肆詩書禮樂之教佇就將之漸新惟修身莫  
如親賢惟明理莫如講學孝悌為德行之首實資孩提之良知誠正作治平之  
基宜勉精一之聖訓夙興夜寐勿替誥誠之言海潤星輝庶副神人之望大提

製純

○下施惠綸音曰邦家之有吉慶也播告之脩廣惠於國中者所以同其

慶也今茲之慶皇天 祖宗之所默佑泰山磐石之所奠安億萬年川至景福  
實基於斯此豈但予一人之慶即八方臣庶之慶也再昨年九月以前國勢凜  
如綴旒固知積累之仁必啓昌熾之休而每念宗桃托重自不覺繞榻徊徨于  
斯時也八方臣庶之為予憂者槩可想矣何幸前星耀彩之祥迺在 寧考流  
虹之節日表岐嶷天質宏厚上以供 殿宮繞膝之歡下以係億兆延頸之心  
於是乎薦紳章甫慶于朝野農夫紅女慶于畎畝行旅工賈慶于闕市以至走

率賤隸嗜聾跛躄莫不欣欣胥悅人傳瓜瓞之頌戶騰星海之謠時當定號攢  
手而祝日望封冊屈指以俟凡我臣庶為予喜者又何其摯且勤也噫其所以  
慮之者秉彛之天也又其所以喜之者秉彛之天也非有意於徼惠干澤而自  
上視之豈無答其意之道乎矧今我元良知思漸開步語風就考之歷代典禮  
稽于我朝彛章以 聖祖光御之回甲軫漢帝豫建之丕策載選吉日誕舉緡  
儀廣開貳極之門命受百僚之賀尺衣行禮儼然天成此誠邦家亨泰之運  
社稷靈長之福也是日是慶非予寡昧所獨有宜乎廣惠於國中與萬姓同之  
以為我元良導和祈永之本茲子設科試慰悅文武行赦典宥釋罪辜覃恩則  
無遠不屆論賞則雖微必錄以示予樂與共之意既又思之疆域之內最所矜  
憐者即以身應役之類也蓋強者多避弱者鮮免或一室而當父子兄弟之布  
或一村而當逃老虛疊之徵一疋雖蠲一疋尚存婢貢雖減奴貢自如同是吾  
民而偏受困苦仁人之心寧不斯惻每欲另行蠲恤之典少解倒懸之急而經  
用軍需之左牽右掣迄未能焉今茲此慶如不大施廣蕩之典使吾疲氓未霑  
均惠之澤民庶之泄鬱無聊姑舍是於予心安乎否乎况財散民聚聖人謨訓  
炳若丹青經用軍需之不敷猶屬第二件事以此貽燕不亦可乎八道民庶之

出於身而納于京者毋論軍門衙門宮房騎步兵各色保軍官工匠奴婢一年當捧米錢布折半特為蕩減至於各年舊還市民徭役洋人贖錢等蠲除合循優例不必較挈各貢遺在亦當參量蠲除而才蠲七萬三千包雖難優施亦不可全然置之各道舊還限十萬石各貢遺在限五千石市民徭役限五朔洋人贖錢限三十日亦並蕩減今日之惠寔出於為元良志喜飾慶以此下諭諸道監司處曉告民庶俾知子祈永貽燕之意○施賞典教曰冊禮都監都提調徐命善子婿弟姪中除職正使金尚喆鞍具馬面給提調金魯鎮李在協鄭一祥徐有寧郎廳沈基泰李願祥副使金履素並加資郎廳鄭昌老鄭益祚崔守魯李敬裕李正模成雲柱並陞叙監造官李齊淵李敦源李海敷朴敦浩李英秀趙重鎮別工作林元浩並陞六貳極門重修監董堂上具善復金華鎮大虎皮賜給教命文製述官李福源竹冊文製述官吳載純各熟馬面給教命篆文書寫官徐命膺教命文書寫官鄭志倫竹冊文書寫官徐命膺玉冊篆文書寫官金煜各熟馬賜給傳冊官李致中受教命官李文源受竹冊文官權繼禮貌官李謙彬通禮金樂洙金基正相禮金履正並加資執事李復永朴師欽李敏輔林濟浩尹得弘金基厚尹光濩宋翼洙李運永宋持常尹光孚李耆永南紀雲

韓用和金聖規尹昌濂尹羲厚申暉金魯成李彥蓋趙德章曹允亨金載華鄭致倫李弘之李應重趙廷鉉等以曾任桂坊人桂坊次次收用其中前侍直金魯成先朝外裔特命陞六陪衛春坊鄭東浚李祖承徐有成林濟遠李集斗沈晉賢鄭東觀依已卯年先朝傳教並準職除授桂坊李疎李淑安鼎福李義逸金履九鄭東愈宋厚淵尹守翼李晚秀宋畊王鄭大容南公轍亦依已卯年例並右職除授尚瑞直長趙命詰尹龜錫陞叙○教曰予以元孫冊封時兩人俱為衛從史而今近三十年之後復以桂坊入叅冊封之班古所稀有宜有別般記念之舉而况兩人之年八十俱不遠李命楫徐命瑞並特付兪知使之堂前謝恩○教曰正使賞典照例舉行而此大臣以耆考元輔為子院相又為今番正使宜有別般飾喜之舉令該曹優送米肉令樂院賜樂○以韓光會為判義禁府事李致中李文源陞嘉善權儼李謙彬金樂洙金基正金履正陞通政○丙戌御仁政殿受百官賀大赦中外頒教若曰遵戴經審諭之方貽謨丕闡援漢朝早建之典顯號肇加肆頒渙汗之綸庸昭中外之慶言念寡躬受祖宗之佑乃膺貳邱誕元良之祥聰明仁孝之根天未就教而知思克長動容周旋之中節纔學步而儀度儼成供兩宮置膝之歡猗歟福履之滋至繫八



域延頸之望允矣國勢之真安期自今而蕃昌豈徒慈愛之隆摯緬在昔而俯仰自切感喜之交并迨茲漸長於尺衣爰思豫主於七鬯兆祥丕著可驗 皇

天垂綿籙之休星籥重回又值 聖朝登寶位之歲立儲嗣而承 宗祏自是

歷代之攸先正名位而固丕基詎以冲齡而或緩已於本月初二日冊封為

王世子加七章提躬之服備緝儀之孔嘉畀貳極繼體之尊竚蒞祿之深遠兆

民之謳歌有屬喜溢寰區神器之付托無憂慶洽 宗社斯誠尊 祖而續緒

盖念鞏本而垂庥顧今日戒侈大之教奚但為冲子惜福之意念我家裕後昆

之道實欲體 列聖昭倫之規衍熙洽於萬年洪運方啓占本支於百世景命

維新開青邱而闡休咸頌重輪之繼照圉黎庶而同慶寧新沛澤之旁流賀儀

既受於大庭恩誥遂布於匝域舉斯加彼爰推發施之仁蕩垢滌瑕乃舉肆赦

之典自本月初三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神人胥悅舉仰

丕顯而丕承品物皆亨仔期并生而并育益恢亨泰之治共享靈長之禧

大提 製純 進 ○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金吾秋曹吏兵曹堂上備局有司堂上將臣

上曰 皇天祖宗默佑篤棊昨日禮成今日頒赦 宗社無疆之休自今伊始

所以仰答之意繼此祈永之方在予一人故昨有蠲恤傳教盖出於誠小民之

義而祈永誠民之本亦惟在貽謨即此傳教是耳卿等試見之丙丁以來亂逆層出世家大族鮮有完人或事在黑昧未得昭晰或過於隄防未免廢塞謹依乙卯己卯壬寅己例親自抄出用費苦心所以對皇天祖宗之意也卿等亦思對揚之道無或異議見今兆民均惠八路曠蕩而獨不得仰慰慈殿慈宮之意則於予心倘作何如予所以思之深而量之詳矣在卿等體行之義亦豈無仰答天意仰慰慈旨一以為祈永之本一以為慰悅之道乎仍下赦典教曰吏兵曹歲抄被謫蒙放人前判府事韓翼暮丙申九月處分傳教已有提及者乙未冬筵奏特辭不達意至於請對時未及入來亦因事勢之適然其心之無他不待與逆麟不相能一事而世孰不知若以事屬乙未不能區別則大非丁酉春放送壬寅冬減等之意此人置之參怨之科然後逆麟之罪尤為彰著壬寅赦典中申晦給牒金相福勿論亦此意也職牒特為還給前鞫廳罪人安大濟金相定前提學鄭履煥前府使李尚直前參議金相戊前參判趙德成前承旨李宅鎮前參判具庠前府使金悌行尹彞復前統制使趙皖前大將李潤成前令李俊永前正字李心傳前縣監金守默鄭澤孚前府使李聖模并職牒還給前司直申光履掌令鄭德弼前副提學李義弼并叙用安置罪人金龜

柱別下傳教旌義洪柱翼靈光李普行並出陸機張韓光蔡放定配罪人康津李邦翊珍島尹得孚並放南海任觀周昆陽申尚權並放邊遠定配罪人趙元喆當今年念渠祖忠節宜思十世宥之義特放宜寧成胤倫雲山李魯春求禮趙岫放茂山李萬軾量移鍾城趙濟泰放放逐罪人徐有臣朴宗甲李義駿等雖皆不謹持身名登白簡本事終涉不分明且是出入曹廷之人如今大赦豈無參量並放昆陽李弘濟金昌祿並放回啓未下罪人吳錫忠以其祖始壽復官事屢度鳴鉦輒令勿施而向又呼籲至入今番赦典文書中槩其本事之當宥與不當宥子素昧本朝典故雖未知其詳以渠供中所陳列言之其時廷議之有甲乙固不足為輕重而明聖大妣備忘記及肅宗朝批旨俱有昭載者此則不可以其孫之言歸之無實然則值今大需不宜仍置勿施之科議于大臣依願施行似不至大悖於義理本府知悉舉行出陸之類不待該府曹關文直自各該道先為舉行亦依壬寅年例大臣皆以龜柱之疏釋爭執又以赦宥之不由本府使道臣直放為難上曰龜柱之罪不關於明義錄而其謀害洪奉朝賀及辛巳封事為渠罪案今欲減等而又出辛巳一事似若罪上添罪而欲使外間知渠罪犯之不在於四件事也至於洪奉朝賀事則予有仰聞於

慈殿下教且今昭晰無餘之後則卿等似不可容議於其間矣雖以明聖王  
后臨門招諸大臣救清風府院君事觀之椒房近親之處義固當自別卿等決  
不可爭執○教曰嗚呼天理人情其實一也故理之所無可以情恕情之所安  
即與理合世豈有理外之情亦豈有情外之理哉子於洪奉朝賀事每欲一論  
而未果今又不諭更竦何時噫奉朝賀立朝始末在人耳目益其文章之該瞻  
謨猷之幹敏假令自拔於寒峻猶足有為於明時及夫托身肺腑致位隆顯則  
常以國事自任誠意勤摯仰副先大王委毗其所建白廢置難一二舉內而  
各司外而諸路至今遵為令式者多出其手則經綸事業有足稱者晚年遭值  
蓋多不幸而疑跡而誅心吹毛而聲罪者遂紛然起矣半世同辭便成公議故  
絲綸之間亦或隨順下語無所顧藉而細究事實竟無真跡金龜柱鄭履煥等  
前後疏論者凡三件而其一某年事也子不忍復提而疏批中已誦先大王  
執手之教則亦無待更辨矣其一人參事也其時都提舉上疏為奉朝賀陳辨  
則其言又已落空矣其私覲時說話事也其如是如是之語脉亦詳於疏批  
中言豈有心意實無他當私席從容之際有懷必盡無言不到而以慮患太過  
之心為他日假設之論况子與之談論豈料宮中之酬酢竟作外間之櫛柄成

此一大罪案噫以此為罪奉朝賀其肯心服乎至於以麟漢之罪犯為奉朝賀家累而齟齬不已則亦有所不然者淑慝之別不係同氣自古已然雖於論議旨趨之間往往分張乖隔殆同路人劉仁軌之顯達其弟以升沉構怨祖約之任用其兄以亂階為言新法行而弟哭於影堂經制勅而兄泣於家廟若此類不可勝數則凡有功過惡可以兄弟混之狀況麟賊平日不恭不協於乃兄別立門庭之狀人孰不知其自來凶悖之習不但為奉朝賀之深憂隱痛即我慈宮亦然此子之所習聞習知而及其干紀犯順以義斷之則其於奉朝賀何干何豫乎故丙申敦諭已示其兄弟楚越之意戊戌致祭文亦有安世多故柳惠不幸之句而鄭履煥製進討逆頒教文中以王鳳之於王音為比則明知其言之出於偏係故壬寅冬洪守榮錄用傳教亦有所辨釋者子意之斷然無疑此可知也且有一言可明奉朝賀即慈宮之父而予之外祖也其於予豈有一毫誠不足之理乎此吾所謂理之所無可以情恕者也然則以此為辭欲加之罪者不惟憾我慈心不明其心跡徒執其疑似使其外孫而害其外祖又豈非天理人情之外乎予小子恃慈宮為命而臨御以來無一事仰慰徒以乖激之論反為貽憾之端此子之所茹恨懷憂不能一日忘者也况今仰賴庇

麻國有大慶解澤旁流跋躄咸聳不於此時有以慰悅 慈心則雖盡釋八方  
流竄豈子所稱慶之意哉 慈宮上號雖出歸美揚休之誠而每以奉朝賀尚  
冒難洗之誣為教 慈殿於此亦為之惻惻似此境界雖使執清議者論之必  
有所商量况於子心乎蓋慰悅 慈心即目下第一義而奉朝賀為完人然後  
慈心可以慰悅 慈心慰悅然後予心可以安矣此吾所謂情之所安即與理  
合者也噫麟賊之事思之痛心一部明義昭垂百世天經地義君君臣臣之道  
賴以不墜而麟則其魁也苟使奉朝賀萬一干涉於其間有迹可執有罪可討  
則予何敢以私害公以恩掩義而今則不然趨向本殊涇渭易判事無關於白  
簡名不載於丹書尚何持疑於申辨而不為仰慰 慈心地乎此子所以叅量  
於情理之間而有此下教者也惟今慰 慈心之道無出昭晰二字此教一下  
奉朝賀脫然為完人而平日事功又如向所論則易名之典不可不舉令弘文  
館知悉○教曰自子即昨以來戚里之臣多罹邦憲而金龜柱其尤也龜柱之  
罪登諸臺章者有四辛卯春扈衛事也壬辰春上䟽事也丁酉逆案趙城事也  
戊戌鞫庭量餼事也而子之所以罪龜柱者不在四者而別有在焉即辛巳密  
封事也大抵扈衛事外托公議暗逞私憾誘脅乃叔驚動天聽急於搆殺洪氏

幾乎仰累聖德厥罪固大而右文閣進教大哉王言至矣盡矣然既云有所執則尚可諉也上䟽事某年不忍聞之言筆之無難儲君私酬酢之語質諸大朝而此猶不足逮予御極又使鄭履煥投䟽復襲前說如印一板厥罪尤大而既不重勘於履煥則亦或可恕於龜柱也至於趙城事渠若與知豈違一律而雖有平日將幕之誼未得凶謀綢繆之跡則以此為罪實甚黑昧故既命賜死而旋即還收者此也量鑊事其聲氣之相同言議之交通固不可諱而伊時逆節亦未有叅闡之明證故衆論雖騰而罪名無加者亦此也惟密封一事曾在辛巳年間龜柱有傳上其家密封之舉先大王覽之大示不概之意其中說話予有所未詳亦不欲索言而嘗因言端仰質于慈殿慈殿詳道書中辭語曰此不過盛言時相之威勢豈有他哉為教慈教丁寧不啻諄復嗚呼寡躬之獲有今日寔我慈殿盛德大恩也貧先大王代聽之命而亟決丕策察凶徒煽動之謀而逆折禍萌凡所以彌綸保護者不一其方而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猗歟盛哉若使龜柱無此罪犯則豈不若慶恩家人與國同休長享富貴而今乃不然反以貽惱於慈殿不幸孰甚焉第龜柱之於慈殿即洪樂任之於慈宮也地處惟均而樂任則一番盤問丹書即滌龜柱則十年

海島梟棘如故雖 慈殿以義裁恩不介聖懷而於子心獨能安乎今幸皇天  
祖宗錫我祚胤國有儲貳位號已定縛儀載舉此誠我 列朝陟降之所默佑  
而亦 慈殿盛德攸暨二字掄揚之舉曷足以盡小子之忱誠哉大需旁流雜  
犯咸宥曠蕩之典靡所不及若因此時量移龜柱俾通問之路比前差近則庶  
幾為慰 慈心之一道蓋其四件罪案猶有一分叅量之端既如右所論而卒  
已事足云釋疑屈法全宥雖難遽議推恩戒等亦復何傷况仰慰 慈心所重  
存焉在庭諸臣亦可以諒此心而恕此舉也其令王府黑山島圍籬安置罪人  
金龜柱撤籬出陸噫辛已事予至今含默不諭者意蓋有在而既承 慈教詳  
悉事實始乃提及使中外知予當初處分之有以而若或因此又激一層議論  
則大非予慰 慈心之意並須知悉○遞判義禁府事韓光會職光會以赦宥  
之不經王府直為頒布爭執故也○教曰乙未五月庭試罷榜事予豈得已也  
噫當其時凶徒擅弄惟意所欲國試用奸汲引徒黨則試官舉人固已難追於  
王章况因此榜而予之受困多矣蓋其行私之跡昭然難掩故做出酬酢官  
之說預為脅持儲君之計情狀絕悖刑戮猶輕其於罷榜顧何持難之有哉雖  
然一榜二十人亦豈盡出於私情哉既不能設鞫嚴查得其真贓則混削全榜



實有玉石俱焚之嘆此予所以自初持難至於經年而更以區別當否收議於大臣諸臣者也衆論難遏雖已從施必欲區別之意昭載伊時堂后日記今可按而知之且於其後洪文泳李福潤以削科中人更登科甲朝廷無礙調用若曰有累則今日之用之不可若曰無累則前日之削之何居不特此兩人而已元榜二十人中名登臺啓者外更科則無礙調用將無人不然而特以不得更科之故便為有累之歸混在廢棄之中有累無累不係於本科而惟在於更科與否揆以事理誠甚無謂以此尤覺渾罷全榜之未安况且此科即聖侯平復慶科則只以直赴作元榜未免仍沒科名豈非未安之甚者乎噫抱紅牌老死牖下猶謂之抑鬱况得科而失科無累而有累其抱冤何如也當此舉國同慶之日宜軫一夫失所之嘆一依丁酉筵教只啓辭中指名論列者十二人仍前削科其外尹翊東洪文泳延東憲李福潤李養遠許策李邦仁金樂誠等八人並與直赴一從榜次修正榜目今予本意槩出於當固守處固守當區別處區別也諸臣於此更何容議於其間乎○以李柱國為左捕盜大將○知義禁府事鄭好仁等聯疏曰趾述之族親極逆之黨與李萬軾締結宦寺講張凶論元詰榮順之子貞詰之兄決不可輕易減放批曰九罪人之疏放既出體認之義

三罪人之又此斷斷何也依初下教即為舉行○時原任大臣上劄曰今者大赦之命實出導迎和氣歲與維新之盛德而至於事關隄防不容遽議况龜柱凶壯逆腸尚令假息已是屈法况可自島而陸漸就輕典乎罪闕元惡者不由王府直令量減實有方來無窮之慮乞寢龜柱出陸之命以嚴王法批曰值無前之邦慶行無常之沛澤於理即然何論有例無例奉朝賀易名之命既出仰慰慈宮之心金龜柱之量移陸地亦由仰慰慈殿之意也此等處付之全恩之科不害為經權得中卿等諒之劄末不由王府云云是誠何說卿等似未解予本意矣臺啓不但未收殺至於撤籬若無禁府公文不可為之俄筵以公議許令一伸為教盖是不妨公不妨私之意僅冀諒此○丁亥召見藥院諸臣時上有感候藥院為承候請對故也○以李敬養為吏曹叅判李東馨為司諫院大司諫金魯鎮為判義禁府事○書筵官閔彞顯上疏辭優批敦召○三司詣閣請對不許諸王堂退而上聯劄請寢龜柱出陸及韓翼暮給牒洪鳳漢議謚之令批曰昨日傳教不啻諄復爾等何不體諒伊時事既因慈教敷示尤何可容議今於減等傳教提及此事外面驟看雖似反重此不一論則當初處分從後減等俱無所據故耳雖當之者亦必以為幸且承慈教以洞諭顛末為

教爾等但當將順而已何乃煩冤至此乎末端事啓語中插入槩因兩非之意而到今昭釋無餘不必拘此持疑爾等勿開口容喙也○兩司聯劄論龜柱出陸韓翼蕃給牒及趙元詰洪柱翼李萬軾鄭履煥李聖模疏放之命并請還寢批曰減等之舉一則仰慰二則仰慰法無八議則已否則豈容如是相持稍俟外氣差可面對卿等擬欲洞諭予意矣○政院啓請寢龜柱出陸仍論請對三司之陳劄退去請并重推批曰邦慶無前沛澤旁流無不可宥之罪無不可釋之謫誠如卿啓中語况金龜柱事減等傳教業已悉諭豈可復事爭執當別據申諭以待廷議之解感矣臺臣之不以所懷書入似因未諳規例請推不已過乎○戊子教曰舊例東宮閣門昌慶宮則集英門慶熙宮則崇賢門而子在東宮以顯謨門大殿差備同用只於救蝕用崇賢門蓋承暉殿不得重建而然耳此闕亦然時敏堂姑未重建且聞肅廟東宮正堂用熙政堂今番亦遵此例閣門以協陽門救蝕以集英門○大司諫李東馨上疏論金龜柱韓翼蕃趙元詰洪柱翼鄭履煥李萬軾李聖模赦典之大關刑政又請夏賊親屬僮從拿鞫得情仍言金陽澤丙申緩獄之罪請施追奪之典又言今番赦典職在惟允宜有覆難之舉而一例頒布只以一龜柱事晚纒請寢至於三司諸臣兩日求

對未蒙引接則固當伏閣而乍進乍退舉措顛倒所謂聯劄未免草率伊日承  
宣及求對三司并施譴罷之典批曰首陳事豈無容量一則仰慰二則仰慰况  
於詳知事實之後豈容泯默次陳事丁酉以後既命放釋又命減等至有給牒  
之命子則曰此以示絃韋別涇渭然後麟賊之罪尤章章何不念此五人酌處  
亦有裁度所請不允追奪事三司劄批悉諭赦典傳教頒布時承宣事或奉命  
或許遞或未肅拜無故在院者亦因覆難遞職外此只有武承宣一人所請罪  
名無所施矣求對三司事事勢有不得不然者不允○命致祭于鰲興府院君  
金漢耆故奉朝賀洪鳳漢○己丑以李崇祐為司憲府大司憲○庚寅 王世  
子與師傅賓客行相見禮于慈慶殿 上臨視之○召見閣臣春坊備邊司堂  
上京畿觀察使沈順之頤之啓言臣營設置牙兵之後尚無軍餉接濟之道每  
當陪扈之時輒雇下驛貫牌把立前排寧有如許軍容乎道內備局向管軍餉  
米租豆并為三千四百餘石請以此數付之臣營名以畿營軍餉而每年耗條  
折半劃給臣營折半添付元數命廟堂草記稟處以本司向管不可出付外營  
只訖每年耗條中劃給折半○辛卯以李聖圭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度默為司  
諫院大司諫教曰今日三司事寧有如許國綱出牌之後半日促飭了無動靜

此胡大事如是推諉然則三司將不得備負乎臨軒待之徒損事體今日新除授三司及陳疏王堂一并遞差○以吳載純為司憲府大司憲朴祐源為司諫院大司諫徐有防為弘文館副提學○召見時原任大臣三司備局有司堂上教曰金龜柱之撤籬非謂無其罪也蓋其情迹不無黠昧而難明仰聞 慈教不啻丁寧辛巳一事與鄭履煥疏意實相反為教壬辰上疏亦非渠之本情也今予此舉即出於仰慰之意也大司憲吳載純大司諫朴祐源副提學徐有防等齊聲執不可 上曰然則卿等依例傳啓載純等曰撤籬下教收還前決難循例傳啓矣 上曰夜將撤漏上下相持此何景色副學執義遞差諸臺并推考載純等引避教曰前席洞諭之後卿等以非啓辭非所懷半夜爭執殆無義意問備之舉烏可已乎勿辭○壬辰展拜于 景慕宮省牲器秋享在翼日也○復吳始壽官爵因其孫錫忠鳴寃命問議大臣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以為丙寅回啓載在槐院謄錄其孫稱寃不無所據今番大需又異於尋常赦典議行不宜靳惜依施○將幸 永陵內醫院啓言本院班次例居政院之後王堂之前間因一二謬例退居最後之班自今番 陵幸為始宜居內閣之後王堂之前允之仍命兵曹釐正班次圖○檢校直提學徐有防啓請沁都都

試一依松京每年春秋二次設行沒技者闕良直赴出身加資以為慰悅之道  
又啓言鼎足山城城內只有史庫參奉及庫子一人寺刹則有搃攝一名及無  
料數三殘僧請就本府加分耗中限四百石劃置山城設倉歲可得四十石耗  
以此給料加定僧徒及城門把守卒似好并令廟堂稟處廟堂覆奏施行○癸  
巳次對以李敬養為吏曹參判○甲午御春塘臺行瑞慈臺試射仍行抄啓文  
臣親試居齋儒生應製賜酒饌○宗簿寺進璿源譜略施賞有差○以閔義琳  
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乙未吏曹判書趙時俊免○召見大司成閔鍾顯  
鍾顯曰本館不聞堂之西有闕入齋曾在 顯廟甲辰九月撤兩尼院移其材  
而建是齋命以是名蓋體 聖祖崇儒闢異之盛意而年前回祿迄未改建矣  
歲甲適值再回屋子不過數架及今重建俾盛事復見於是年恐合事宜教曰  
雖有舉贏之歎三間屋子不可以興作言况建舍之舊甲重回亦可謂若有待  
焉分付度支卜日改建○以金履素為吏曹判書任希教為司憲府大司憲朴  
天衡為司諫院大司諫○副修撰李泰永上疏請夏材妻孥追戮一依迺維雲  
例施行其父陽澤亟施追奪之典仍令王府捕廳拿來其親屬奴僮究覈其黨  
與施以當律亟寢金龜柱撤籬出陸韓翼蕃職牒還給李萬軾任觀周洪柱翼

具庠趙濟泰城嶠徐有臣朴宗甲李義駿李宅鎮李聖模鄭履煥李普行湖海  
諸賊特宥之命伊日傳教頒布承旨及三司之臣並施譴削之典大司諫李東  
馨亦施譴罷之典批曰迺雲之律蓋未及聞之故耳追施自有禁令附陳事他  
批悉諭金龜柱事才已洞諭三司十五人疏放還寢事酌處亦有意焉湖獄干  
連人放送係是昭布前事陰謀渠輩安得而知之主論人外區別處分蓋以此  
也其時承宣譴削事尤萬萬不可三司譴削事不允李東馨事依施○丙申○  
丁酉齋宿摛文院○以具善復為工曹判書李聖圭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度默  
為司諫院大司諫○戊戌行酌獻于 璿源殿 肅宗誕辰也 命時原任大  
臣閣臣承史都尉叅班○己亥 上將謁 永陵御仁政殿親押祝文晝停于  
高陽郡下御製詩命隨駕諸臣賡進夕次坡州牧御甲冑命訓鍊大將具善復  
兼御營大將徐有大京畿觀察使沈頤之開城府留守鄭昌聖江華府留守嚴  
璿摠戎使李昌運禁軍別將趙圭鎮旗鼓迎接御禦牧軒受諸將臣軍禮召見  
父老詢疾苦○特罷兵曹判書李在協以徐浩修代之館峴幕次少憇時不禁  
宣譴有是命○教曰值無前之邦慶行無前之沛澤一或見漏殊非均視之意  
今因管理使入侍聞之果如所料八道及沁都舊還皆令分數蕩滅獨此松都

以元無舊還不入蠲惠中况舊都人民尤宜拔例輸念壬寅癸卯停退未捧條數至半萬云以今年之慶念舊都之民烏可無濶狹之舉如欲蕩滅當準諸道之例升一之減不下二百石内外此近無實本府舊還壬寅條二千餘石特許停退以示朝家均惠之意○庚子 上謁 永陵行酌獻禮歷拜 恭陵 順陵還宿高陽郡○教曰牛粟兩先正墓在本邑云在朝家尚賢之義豈無致侑之舉紫雲坡山書院明日遣承旨致祭豐溪祠即故忠臣朴泰輔吳斗寅李世華三人並享而斗寅之孫適以閣臣陪從遣提學吳載純致祭和平翁主墓在輦路密邇之地回馬瞻望愴懷深遣內侍致祭○召見高陽郡父老教曰昨於坡州召見父老詢問疾苦今到本郡慰諭之道豈可與坡民有間仍命畿伯與地方官申布蠲減之意○下御製七言詩命諸臣賡進○辛丑 上還宮少憩黔巖德水川宣飯于入侍大臣閣臣承史別軍職宣傳官仍分饋左右陪扈軍校下御製詩一句令諸臣聯句○高陽民有獻糕于輦路者畿營以猥越欲治之教曰物雖不腆誠則可嘉不受足矣何必深罪仍命畿營慰諭以遣○壬寅停坡州高陽舊還及倉餉城餉交河壬寅舊還亦令停退○三司合啓金龜柱事批曰私恩欲施公議難屈况一向相持了無止泊依啓兩司合啓湖西罪



人放送出陸減等還寢事批曰尚今爭執過矣貞采事今番赦典既置仍秩當  
初所犯亦與倫呈有異減死定配足矣設鞫反有屑越之嫌然公議不可不一  
伸依施司憲府啓趙燭金養淳事批曰一向爭執了當無期一伸公議無妨依  
啓旋並寢之○癸卯召見原任提學金鍾秀上曰有下教事特召卿耳鍾秀  
曰逆變以後初登筵席向來驚魂尚今未定從前廢族怨國變恠百出猶覺心  
膽俱掉至於夏賊決是常情之外顛狂之漢猶知其父母雖謂之邪疾亦不可  
歸之於病此誠萬古所無之妖變此賊出後憂懼之心無慮不到矣上曰此  
賊之必欲效鏡賊者抑何心腸自上歸之於病則猶可說也自下言之是妄發  
也緩論也問其官則亞卿也清顯之職無不歷敷以其家則世族也名臣碩輔  
代不乏人朝家何負於渠而作此千古所無之變乎非變則病非病則變有變  
必有應有灾必有召此為世道之節拍運數之所關義理日晦倫綱掃地人志  
靡定各自為心朝象清雜茫無止泊逆變層生視若尋常此無他角勝國家蔑  
視朝廷之致言念國事寧不懍然子之用人既無適莫異於一進一退之時保  
合鎮安即予苦心為今之道變今之俗君臣上下內修外攘思所以調劑全保  
之道然後庶幾有振刷之望不然國何以維持乎鍾秀曰灾不虛生必有所召

從今以往上下寅協安不忘危庶為一分鑄鍊之道至於用人之道不出本末  
長短淵鑑之下物無適情只觀其人之誠與不誠而用舍之耳其為人也雖有  
九分之才而無一分向國之誠則斥退之設或無一可觀而有一半分為國之  
誠則獎用之亦惟在於固結士大夫之心而已至若民情則朝家之深仁厚澤  
浹人肌髓至矣盡矣更無他憂矣 上曰丙申以後義理則固自如而一種不  
逞之徒各生疑阻以至恠鬼層生殆無虛歲人心世道莫可收拾誠非細憂繼  
自今卿等須思善後之策聚精會神防微杜漸一心王室共享安樂不亦可乎  
○承旨柳誼奏言臺啓蒙允之罪人分付當直使之聽傳教舉行矣禁府諸堂  
不即舉行亦不草記要書密旨於在院承旨事未前聞請並重推教曰非委官  
則密旨無得書之禁府之使下吏來告承旨要書密旨已極駭然又聞禁堂在  
關外私自發捕此則尤萬萬驚駭禁府當該諸堂並罷職○大司憲李聖圭上  
劄曰龜柱設鞫之請凡幾年矣何幸天心克回俞音已下而猴院之宣布雍容  
金吾之舉行遲滯成命降於昨夜發捕在於今午何其玩愒之甚耶豈可以譴  
罷薄勘懲其罪哉昨日坐直承旨並施削職之典斷不可已也批曰昨夜傳教  
今午捧傳旨生疎之致該承宣削黜之請過矣○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

源上劄曰龜柱發捕有待下教之命誠不勝愕貽失圖鞫獄事體何等至重而既發旋撤大壞國體請令王府依前發捕批曰發捕之際有違常格且有商量事欲問卿等決之容埃日間登對時當面議取捨矣○持平尹載命上疏請夏村妻孥並施誅戮其父陽澤追奪仍令王府捕廳訊覈其親屬奴僮亟寢龜柱出陸干連諸罪人疏決之命且言臣於吳始壽復官事有不勝駭惑者始壽以逆桀至親四字凶言前唱後和東推西護以為誣辱 聖祖網打士類其窮凶情節昭載於 肅宗大王答故相金壽恒疏批中此為千古斷案而今於其孫鳴寃之日特下大臣獻議之教者蓋出於審慎刑政博詢公議之聖意則及其獻議也不察當初之獄案只憑後出之咨文容易說去便同循例覆奏之語遂以滔天之劇賊至請復爵之寬典此何舉措竊為大臣慨惜也並乞亟寢成命批曰首陳事已諭他批附陳事何乃侵斥至此○甲辰錄月山大君奉祀孫贖還風月亭教曰路過祠宇召見奉祀孫詳聞建祠事蹟既聞之後豈可無別般示意之舉月山大君奉祀孫李憲圭令該曹初仕調用大君墓遣承旨致祭大君所住家舍之在江郊者因其子孫流落鄉外不知何時轉賣而風月亭扁額尚留云 宣陵朝友于大君之寵渥至今傳誦而使大君子孫不得世守受賜

第宅豈非欠事令戶曹即為贖還○命故判書朴仲林議謚因後孫上言命議大臣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判中樞府事徐命善李徽之洪樂性皆以為朴仲林以忠正公彭年之父同時並命為國殉節而本職既是正卿易名之典恐不可以久遠置之從之○吏曹判書金履素副司直尹著東金文淳等上疏曰庚申賜死罪人吳始壽曾孫錫忠擊鋒原情盛稱其曾祖究死大臣獻議有依啓施行之命臣等於是不勝痛抑冤悶之至此事始末關係於臣履素高祖故領議政臣壽恒臣著東高祖故判書臣堦夫臣強之說初出於逆桺庚戌使還之時再出於始壽乙卯僉接之日始壽之到龍川也通官張孝禮謂譯輩曰爾國兩班不善例給之物亦常操切云云始壽憑此捏造凶言上達天聰桺與始壽為內外從之親故桺唱之於前始壽和之於後以為網打士類謀危宗社之根柢而誣引黃海監司尹堦私見孝禮時問答之言與聞於龍川者同及至庚申遣使彼中質問於孝禮則無一辭近似於是始壽之獄起而肅宗大王下教若曰自古人臣之謀反者有之而至於借口於他國之人誣辱其君父者古所未有始壽做出此說以實逆桺之言且欲因此而為陷害舊臣之計也當是時臣履素高祖以首相終始按獄遂有末後處分前後獄案肯綮如斯

臣等所崩迫者則臣履素高祖之己已被禍彼輩以始壽事為構罪之一大案  
臣著東高祖之乙卯北塞為賊鑪之所擠四年南荒竟以槻歸則今此始壽之  
伸雪而兩家之冤屈自在於不言之中豈不痛哉况其爰辭中有曰六供之辭  
明理直謂之不足取信又曰儼接之時不幸聞所傳道云則此兩語雖不舉名  
意實有指臣等又安得終默渠今以丙寅咨文及徐乾學文集為證以為必伸  
之資而柝始壽和應做出之言流播於彼中厥已久矣乾學以丙寅禮部官咨  
文出於其手而載之集中無一字差爽此則一事而兩引之要以眩天聰疑羣  
眼吁亦巧矣但憑其孫之稱冤遽翻百餘年鐵定之大案其在國體公法何如  
也批曰卿等情事非不體諒纔因收議已有處分到今難以變改○乙巳御春  
塘臺行內試射○丙午○丁未以韓先會為判義禁府事李時秀為吏曹叅議  
金啓洛為議政府檢詳○賜故奉朝賀洪鳳漢謚異靖○戊申書筵官金斗默  
上疏言夏賊逆變近出顧何敢自同平人揚揚趨朝批曰子之必欲致爾于朝  
者誠也而爾則邁邁豈予緇衣之好不及古人而然歟顧今冊禮順成賓僚咸  
備而至於知慮之開發德性之薰陶必藉乎林下儒賢從古然也爾之不來誰  
任其責噫世道淪溺天曩杜塞不意文元之後生出巨萬古所未聞之劇逆宜

乎爾之腐心痛骨百倍於人而于斯時也明天理正人心之道尤有望於爾者  
即日登途用副子如渴之意○已酉備邊司啓言即見東萊府使李義行啓本  
漂民孫古男之作挈倭國誠一變惟破門突入荷劔咆喝白晝奪貨無異強盜  
至有彼人別書契之出來請令左水使及該府使大張軍威館門前烏示許日  
成等令道臣從輕重懲勵教曰諸囚事依草記施行其中魁首事係一律遍詢  
原任大臣及有司堂上僉議皆以一律為當領議政鄭存謙又請以申令之意  
分付三南關東道臣沿海邑風起日使之初不放船俾絕漂流之患設有不幸  
而漂入彼地者必以古男為戒之意曉諭從之○庚戌御春塘臺行別試射以  
廣慶慰悅之意特命試取○教曰所謂直赴帖名以教旨弊弊片紙字畫敲歪  
且其分給之時每值忽擾之際格式革率尤不能成據自今帖文刊印頒給板  
文每於事過後內入頒賞時請出依烙印刻為之大年號下承旨注書列書着  
御定式施行如是則稱以教旨終涉未妥况紅牌既稱教旨則直赴帖宜有區  
別此後依吏曹郎階官職除遷帖文例頭辭書以奉教○辛亥御春塘臺頒賞  
別試射入格人○停禁衛營合操○以李在協為京畿觀察使○壬子展拜  
璿源殿御仁政門受朝叅大誥在庭諸臣曰嗚呼今年今日我先大王御極

之回甲也環海東小大臣庶莫不誦鬼蕩之德起於戲之思矧予小子抱弓茹  
痛九易寒暑稱觴呼嵩展誠無所八字徽稱未足以摸繪日月之光報答天地  
之恩予今日所當勉者顧不在於紹我 先大王之心法遵我 先大王之制  
度保我 先大王之朝紳安我 先大王之黎庶毋替夫艱大之投而若其左  
右子協贊予以啓我太平萬歲以貽我元良燕謨又不在於凡百有位也歟噫  
堯傳舜授周情孔思 先大王所眎之心法而予莫之能述五禮六典玉條金  
科 先大王所垂之制度而予莫之能明盃酒戈鋌錫福歸極 先大王之保  
合朝紳而予莫之能體衽席溝壑轉呻為謠 先大王之利安黎庶而予莫之  
能行推茲以往百度皆然予為是懼夙夜儆戒業業兢兢何時可已而中元之  
霜露方深履端之月日重回俛仰疇昔感慕者切茲予竊寓踐位行禮之意與  
宗親文武百官祗拜 真殿仍御仁政門行朝祭禮是門也 先大王所御之  
門也是朝也 先大王所受之朝也是日是儀豈為觀瞻蓋示以鞏基篤慶之  
有自也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顧今造庭諸臣孰  
非昔年逮事之人其不然者即是乃祖乃父迪我先后世篤忠貞以遺爾孫子  
耳曷可不同休共戚相助為理耶闡揚繼述永裕後昆其責在予寅協精白乃

心王室其責在臣咨爾臣工各共其職毋納予一人于匪彞於昭陟降日監在茲予於此又有所興懷者褒忠獎節有國之大典雖在異代尚此表章之况為我 先大王一心翊戴者乎嗚呼辛壬事尚何言哉語其時則凜凜乎一髮如履將傾誰為巨匠若川無涯孰任梢工曰若二三臣忠良捐生捨命誓扶我宗祊質天地鬼神無疑視刀鋸鼎鑊如歸掃蕩羣陰擎升六龍卒之有是年是日官爵之大小雖殊要皆只知有國不知有身為我 先大王效忠立殫則一也予自在春宮素識其偉功大節每按故事未嘗不掩卷太息逮予嗣服或配食于太室或侑祭于江祠或賜謚或贈秩或錄後褒獎之典庶幾無憾而嗚呼今年今日亦豈以褒獎之備至更無眎意之舉乎故相忠獻公金昌集忠愍公李健命忠文公李願命忠翼公趙泰采贈判書忠獻公李廷燭家遠近侍致祭子孫錄用之教今夏大政已有承傳三大臣後裔次第收錄而忠翼之孫未免獨漏不可以年前除職而止耳銓曹着意搜訪以聞贈參判金省行慘被鍛鍊之死不撓其忠義之凜然尤有卓爾者昔我 先大王屢加褒嘉之教逢今日豈無別般表章之舉特令旌閭忠簡公趙聖復其之死不撓與金省行無異一體旌閭贈資成忠貞公李弘述景武公李宇恒贈判書忠愍公尹愨忠穆公李尚



麟忠莊公白時考忠毅公金時泰故兵使沈措家遣禮官致祭故武臣梁益杓  
禹弘采故訓導李鳳鳴尚闕馳贈實屬欠典并令贈職噫白髮丹心起自投荒  
以明義理嚴懲討為己任懃懃懇懇矢死靡悔者故相文忠公鄭澔文忠公閔  
鎮遠是已况且兩大臣故卜俱在 先朝光御之初而近因其家之零替在朝  
者甚少奉祀孫特為錄用布衣抗疏字字腔血倫彛以之不墜凶賊以之破膽  
子於李義淵見之中丞之贈豈云稱其樹立特令陞秩加贈達城嗣孫之首被  
毒鋒凶徒之羅織吁亦憐矣府院君家遣近侍亦為致祭故判書忠肅公李晚  
成伊時事每一思惟令人畫傷此人且是文正之叔奉祀孫令該曹聞名草記  
故叅判毅簡公洪啓迪易名之後迄不宣謚云另飭銓郎斯速往宣噫今茲之  
舉寔出於君臣上下不忘是日聿追先烈之意亦可為扶倫常樹風教之一助  
咨爾在廷之臣咸須聽悉○領議政鄭存謙啓言 先大王冠百王合千聖之  
大綱要領即箕疇之建也在今繼述之道豈有大於此乎今日踐位行禮乃所  
以繼述而繼述之道惟在於建極二字矣判中樞府事徐命善啓言古之甲辰  
難而易今之甲辰易而難 先朝光御之初忠逆混淆主勢孤弱而君臣上下  
恐懼警惕卒至朝象底定邦基永鞏此所以難而易也今之甲辰我 殿下勵

精圖治而歲月稍久隄防漸弛鄭妻禍根也而偃處近畿龜柱逆魁也而出置陸地至於亘萬古所無之夏賊出而朝廷之上未見有剝腹刎頸之人臣竊以為殿下之奮發振刷視丙丁年間不啻有十漸之歎矣若使今日褒獎之忠良見今日朝象則當以為如何也此所以易而難也今日講究之事無出於明天理正人心六字此實繼志述事之急務願深軫聖念上曰卿等言是矣左議政洪樂性曰今年今月今日即英廟御極之周甲而臨門受朝小大羣情孰不欽歎感泣又况伏讀宣諭之文念舊褒忠之至意卓越隆摯此實為光聖孝扶人紀之一大政矣賞刑者有國之大政賞莫先於褒忠刑莫先於治逆固不可以偏廢矣殿下既舉褒忠之典又嚴治逆之道然後可以興勸忠志之士懲畏亂逆之徒而竊覲治逆之政漸益寬弛三司之啓積成卷軸元惡巨慝戴頭假息刑政之失孰甚於此伏願亟允三司之請且今番吳始壽復官爵事臣伏見肅廟朝辛酉故相臣金壽恒論吳始壽獄事劄批有曰始壽做出罔測之言一以誣辱先朝一以實逆搆臣強之說有曰斷以逆律未為不可而叅酌賜死固出於從輕之典也厥後貸死還配之命豈以始壽罪犯有一毫容恕之端而然哉實欲仰體慈聖好生之盛意耳又於是年六月三司請對時臣

高祖故判書臣萬容以都憲與諸臣力請始壽之正法 肅廟下教有曰始壽之罪予固知其難貸而因 慈聖之教特用寬典欲為減死矣更加思惟始壽做出虛言誣辱 先王無君不道之罪實與叛逆無異仍命賜死蓋當初下教雖出於奉承慈聖好生之德意而始壽之罪實關 先朝則終不得容貸也今其子孫以丙寅咨文為鳴寃之端此之不可為證據誠如吏判金履素等疏語而伏見批旨則有曰已有處分難以變改臣竊以為過也始壽之罪誠可寃則處分固不可變改也既其不然則亟命還寢遵守 肅祖成命則實尤有光於繼述之聖孝而未見其有變改之嫌矣伏願還寢吳始壽復官爵之命焉 上曰諸大臣之意何如領中樞金尚喆曰吳始壽之當初罪死此出公家文案臣豈不知而至於槐院謄置之咨文未及取見更考事實益加審慎務歸至當宜矣判中樞徐命善曰本事顛末臣亦不敢質言而既因時任大臣收議判下屬耳恐不可不更考文蹟而處之矣判中樞李徽之曰 肅廟辛酉處分時有始壽做出虛言誣辱 先王無君不道之罪實與叛逆無異之下教則不可因其子孫之鳴寃遽然復官更考文蹟後處分恐合慎嚴之道矣竟寢之教曰今日臨門受朝寔出於踐位行禮之意而見鶴城君在班列予心愴感曷可云諭此

宗臣即甲戌生也昔年今日以待衛進叅今年今日又以寶劔侍衛前後甲辰俱以搃管入叅於是門朝叅求之古牒實所未聞自予抱攀髯之慟見此人未嘗不起敬興愴而又於今日有此不偶然之事豈可不另施表章之典鶴城君家衣資食物倍數輸送特賜几杖賜几杖日賜宴仍給一等樂以示子尊年寓慕之意○以鄭志倫為弘文館副提學贈執義李義淵加贈吏曹叅議都事李鳳鳴贈禮曹叅議郡守禹弘采贈兵曹叅議府使梁益杓贈兵曹叅判○貧善金履安上䟽辭職賜批別諭曰子聞讀書之士每以進退為難苟使爾有難進之義則子何必敦迫為事今之時可進而不可退邦休滋至尺衣漸長則爾宜造朝而輔導之家傳詩禮世篤忠貞則宜趾美而展布之爾若徒守肥遯之志不思壯行之道則是豈所望於爾嗚呼今年今日即 聖祖光御之年若月日也踐 聖朝受朝之門念諸臣翊戴之忠侑祭之典旌閭之命萃于爾家子惟畫傷爾作何懷遇是日宣是諭事非偶然爾應諒之諸忠臣後裔并令召接爾以宿德之士在旌招之列子之所思見到今益切茲遣近密之臣悉數勤懇之諭爾能體予此意則必不待予言之申複而即日幡然也○九月癸丑朔召見辛丑諸臣致祭人子孫是日特除李亨遠李敬懋金文淳徐龍輔為承旨教曰

昨日臨門宣諭今日又見卿等撫念疇昔不勝感愴卿等當作何懷仍命入侍于春塘臺親製七言絕句使各家子孫文蔭武並賡進儒生以製武士以射製取金順淳等射取白恒鎮等並施賞有差仍宣醞教曰前縣監金觀行以忠毅公金時泰之子入侍外此非曾玄則五代孫年限雖云已過宜令不絕其祿復職調用忠獻公金昌集曾孫履度忠愍公李健命玄孫憲成忠定公李弘述玄孫潢忠穆公李尚麒曾孫懋忠莊公白時考曾孫東遠贈判書沈摺孫堪並令東西銓錄用○教曰鶴城君賜几杖時儀節當依故相李元翼李景奭許穆錦平尉例磨鍊而今番則既命親臨且當倣用大臣宣麻例故事宣麻時則侍臣入參賜几杖時原任政府東西壁六卿判尹耆老所禮曹堂上進參而今番親臨事體自別侍臣及時原任大臣政府西壁五卿亞尹六曹參議以上進參其日本家內外依例宣醞宣醞時原任大臣閣臣政院西壁六卿判尹耆堂禮堂進參○甲寅命調用鶴城君子彥恒○停摠戎廳壬寅舊羅○乙卯○丙辰以洪良浩為司憲府大司憲鄭趾煥為司諫院大司諫黃昇源為吏曹參議○丁巳命錄用故判書李晚成嗣孫○以李命植為刑曹判書旋遞以趙時俊代之○戊午御明政殿行誓戒○御宣政殿賜鶴城君榆几杖下親製序及

七律二詩令時原任大臣閣臣叅宴諸臣廣進又命榆入對于東宮榆曰今日  
恩數曠絕千古願以小臣之壽獻于殿下又獻于王世子命入侍諸臣隨往  
其家叅宴○前吏曹判書趙時俊啓言王世子私親本家贈職載在續典而臣  
未能考見不即舉行請令該曹即速舉行教曰雖是續典所載每欲一番博詢  
何必如是煩稟待下教舉行○己未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承旨春桂坊于寶  
慶堂是日以王世子生辰特召見也○庚申○辛酉御明政殿行太室上册寶  
習儀及王大妃殿上册寶習儀仍詣函仁亭奉王大妃殿册寶由集瑞門  
正陽門朱雀門迎鴈門翠華門金馬門拱辰門耀瑞門映碧門行王大妃殿  
内習儀王大妃宣饌分賜都監諸臣○時上號都監進英宗大王貞聖  
王后册寶傳于尚傳都監諸臣徑退册寶在幕次無守護之人上聞之躬詣  
仁政殿奉安於別殿命當該承旨削職○承政院啓請罪都監提調以下及禮  
曹堂郎教曰内入以後事雖非都監所知只傳尚傳而未及内入之前都監徑  
退有此無前做錯其委折招致都廳郎廳問啓至於禮曹無論内入前後無非  
所掌不當權安處終日權安則訖無一言提奏極為駭然該曹判堂罷職諸堂  
遞差及問啓教曰都提調則明政殿内節次不容暫緩一邊奉傳一邊退出揆

以事勢自是固然而都廳及郎廳則既有他郎官之分詣者何不少留階上奉  
出乎○副校理鄭萬始上劄請勘都監提調以下諸臣批曰本事所關至重所  
請依施○壬戌都監都提調金尚詰胥命又迸出都門遣承旨敦諭尚詰仍待  
命於城外教曰大禮隔日卿豈可一向引義今者都監以卿特畀敦匠之任子  
意卿必諒悉卿豈以都廳郎廳之方在罪名為嫌乎此則院啓堂劄誠過矣都  
廳等譴罰特命分揀為卿進身須諒予此意即日入城仍察都監之務尚詰上  
疏引罪批曰顧今大禮隔宵此是君臣上下一分盡誠之地巧因事會致使卿  
不安于朝都監無主管之人子方以此憧憧在卿道理亦將安乎否乎卿若念  
及於此想不待予言之再卿須體予至意即速入城○大司憲洪良浩等上劄  
請都監提調譴削不從○工曹叅判柳義養承命纂定春坊志以進仍上疏曰  
虞書命夔先舉胄子逮夫三代教法漸備粵自初生擇諸母使為之師及其立  
師傳修禮樂出入居處莫非正言前後左右莫非正人凡所以素養預教靡不  
用極秦漢有詹事庶子之制晉隋有衛率門下之稱唐置左右二春坊諭德資  
善至唐高宗時始建其官俱未免有官無人之歎天佑我東聖神相繼其教養  
之制輔導之規尤非三代以下所可企及試以此志中所載者言之上而列

聖之所教詔下而名臣之所勸勉罔非我世子所當法而其本則在於我 聖  
上一身上所行而已 世宗朝三十載禮樂之休實原於 獻陵身教之初  
孝宗朝億萬年春秋之烈亦基於 長陵心法之傳羣賢際右文之教而胄筵  
任輔導之職則我 肅祖四紀之治於斯為盛寶額揭養性之訓而晚年為治  
平之本則我 英考皇極之化於戲不忘伏想我 聖上貽燕之謨必已留神  
於以身教率之方而至於體 聖上之至意左右儲君之德者春坊之臣也伏  
願以身教二字為今日教導之本而又以此申命春坊俾為上下交勉之資焉  
批曰有官輒有志春坊無之子在春邸畀一二官僚編成之工未就卿乃續掌  
是役已為完書哀輯之勞予庸嘉之疏中陳勉言甚切至當留意仍賜臯比○  
癸亥都監都提調金尚詰承命入城以憲疏所請律名引入教以一向敦迫有  
欠敬禮特為勉副以判府事洪樂性代之○以徐有隣為禮曹判書黃昇源為  
吏曹叅議○甲子 上詣 太廟是日都監都提調以下先詣仁政殿請出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玉冊金寶權安于幄次鼓二嚴 上詣仁政殿之東庭  
版位親押如儀命都提調以下奉出冊寶各安于腰彩舉以次陪進彩舉將過  
祗迎命都監堂郎並於冊寶前先行冊寶在大駕之前鼓三嚴 上乘輦由敦



化門入 太廟詣南神門外見幄次排設太次齊整立命都監堂郎移設於南  
神門之左右挾權安冊寶命都監堂郎輪回守護還詣東神門外行望拜禮入  
廟內奉審仍省器仍詣 永寧殿行禮如初還詣省牲位省牲如儀午時詣權  
安幄次奉審申時亦如之○乙丑追上冊寶于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是日  
子初 上具冕服詣南神門幄次奉審命都監都提調以下奉冊寶由正門入  
詣階下權安于幄次 上由東神門入詣西階下幄次奉審仍詣阼階下版位  
行四拜禮陞詣 十三室階上褥位北向跪代致詞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跪  
致詞還詣版位復行四拜禮捧冊官捧寶官奉出冊寶以次進詣都監都提調  
以下皆隨之冊寶將過祇迎復詣階上褥位北向跪捧冊寶官各捧冊寶以次  
跪授都提調都提調跪受以進 上受以授承旨承旨跪受授捧冊寶官詣當  
室門內承旨傳捧以次安于案 上俯伏興少退跪捧冊官奉冊函安于案讀  
冊官北向跪讀冊捧冊寶官以冊函還安于案 上還詣版位行四拜禮陞詣  
廟內命都監堂上及廟司奉冊寶安于櫞還詣東神門外版位命戶判進前教  
曰此後則上號時製進冊文詳考前後謄錄毋得過多造成櫃子時都監堂上  
先期進詣奉審當室冊寶櫞不至櫃與櫞不相稱之患行祭時至行祭如儀

英宗大王追上尊號王冊文曰熙運丕膺盛德既篤於垂裕顯號昭薦彞章聿修於加隆祗伸忱誠曷既讚頌恭惟道符二帝德冠百王體肅考濬哲之謨善繼善述受景廟付托之重丕顯丕承慈極奉歡聖孝深篤於舜慕皇壇秩享宸誠常拱於周京敬上天而誠小民化洽左海戡大亂而陶一世治躋泰階為學則本諸精一緝熙發政則濟以寬仁勤儉猗歟五十載洪烈允為千百代懿謨至德蕩巍侔天地之悠久厚澤滲漉譬雨露之涵濡肆在昔而不治昭融式至今而洪業鞏固錫祚流於流虹之節克篤眷庥正儲嗣於御極之年實荷餘慶茲當迓承於景貺益思揄揚於先徽百祿是道明命詵配於有赫萬世可繼大統永垂於無疆鳳曆靈長行熙洽於祚運鴻休申闡占昌熾於本支爰稽舊章且詢廷議謹奉冊寶追上尊號曰配命垂統景曆洪休伏惟仰冀聖鑑俯歆微忱保我子孫施冥佑而靡忒在帝左右配耿光而無窮大提學吳載純撰○貞聖王后追上尊號王冊文曰揚先烈於繪日蕩乎難名追慈化於配乾煥焉並耀遺徽光闡彞章比隆恭惟秉心塞淵飭躬貞淑簪珥恒惕自藩邸而著輔佐之良絃統益勤尊壹極而率嬪御之則三紀毋臨之德儷日光而齊明萬類子惠之功體坤元而厚載嗟翟儀之寢遠仰彤史之采彰漢殿承含飴之歡允矣

燕謨之永裕周南布縈葛之化於乎鴻名之昭垂回舊甲於堯曆之紀元是以  
有申闡聖烈迓新命於震極之正位曷可無崇報洪休追遠永懷事豈偶於是  
歲飾慶仰答禮宜舉於同時對揚耿光崇賁嘉號昭則著貞靜之譽敬讚含章  
之芳猷獻則象厥哲之儀庸宣嗣徽之懿範顯冊洊進非不盡美於先朝清廟  
加隆更欲伸誠於今日謹奉冊寶追上尊號曰昭獻伏惟臨下赫赫在上洋洋  
衍慶瑤圖昌本支於百世增輝王牒播芳蕤於萬年判中樞府事李徽之撰○行酌獻禮

于 璿源殿○施賞典大祝李集斗讀王冊官沈頤之金頤柱讀金寶官申大

升南玄老對舉承旨宋載經禮房承旨李獻慶並加資王冊文製述官書寫官

金寶篆文書寫官熟馬賜給樂章文製述官半熟馬賜給亞獻官鄭存謙終獻

官徐命善並厯馬賜給左通禮李一曾右通禮呂善亨並加資進幣瓚爵官金

履素奠幣瓚爵官黃昇源薦俎官鄭一祥禮儀使徐有隣並熟馬賜給○丙寅

沈頤之宋載經陞嘉義金頤柱申大升南玄老李獻慶陞嘉善李集斗李一曾

呂善亨陞通政○丁卯禮曹書進 列聖朝胎峰 太祖大王胎封珍山萬仞

山 定宗大王胎封金山直持寺後 太宗大王胎封星山祖谷山 世宗大

王胎封昆陽所谷山 文宗大王胎封豐基鳴鳳寺後 端宗大王胎封昆陽

兩谷山 世祖大王胎封星州禪石寺後 睿宗大王胎封全州胎室山 成  
宗大王胎封廣州慶安驛後 中宗大王胎封加平西面 仁宗大王胎封永  
川公山 明宗大王胎封瑞山東面 宣祖大王胎封林川西面 顯宗大王  
胎封大興遠東面辛酉年十月石欄干排設後大興縣陞號為郡守 肅宗大  
王胎封公州南面吳谷無愁山洞口 景宗大王胎封忠州嚴政立碑北數里  
許 英宗大王胎封清州山內一東面無雙里○以安聖彬為司諫院大司諫  
○戊辰以蔡弘履為司憲府大司憲李益煥為司諫院大司諫○教曰今番八  
路身軍布折半蕩減之數多如嶺南殆過八萬寡如關西不下五千而獨北關  
一道僅為千餘金此既由於京納多寡之不同事勢無怪其如許然本道自是  
豐沛舊鄉每勤朝家軫念而才經大賑瘡痍未蘇亦宜有別般顧恤之舉日前  
之特命考奏子意有在北關身采布之關由京司者無論該邑捧留州倉入上  
俛折半蕩減無令減於關西以示予一視西北之意噫大需蠲除寔為元良慶  
既無前惠亦無前而小大同歡遐邇均被然後予心安茲於北關復此申諭  
○已巳特差沈頤之為備邊司提調○加上尊號于 王大妃 上御明政殿  
親上冊寶玉冊文曰舉元良封冊之禮熙運方啓於我家值 先王登極之年

丕號並進於 太母誠展愛日命申自天恭惟武有臣姜宋曰女舜佐 寧考  
至治而陰功不出乎壹闡嗣 仁元徽音俾國勢自措於盤泰猗 慈聖克替

先旨肆小子式至今休千乘之養雖隆曷以報昊天德二字之號荐上猶未  
盡日月之光茲當甲歲之重回更覩離輝之繼照神功巍蕩於五紀化肇踐阼

之初辰仁聲洋溢於二南慶流主器之丕子德配天地固合齊薦徽稱功在宗  
祊詎謏申闡懿範嗟翊護儲嗣之策翼然深思雖歷數后妃之賢烈維無競爰

採廷議式遵彛章謹奉冊寶加上尊號曰翼烈伏惟勉抑撝謙俯膺崇貴遐齡  
享祉永期八千歲春秋大德得名昭垂億萬代竹帛

揚州牧使  
金鍾秀撰

○施賞典冊寶

對舉承旨沈頤之熟馬面給李得臣加資玉冊文製述官金鍾秀書寫官金履  
素王寶篆文書寫官尹東暹並熟馬賜給樂章文製述官禮曹判書徐有隣半

熟馬賜給李得臣陞嘉善○上詣 景慕宮都監都提調奉冊印詣宮權安于

宮門內幄次 上行祗迎禮仍省牲省器○加上尊號于 莊獻世子 上親

上册印竹冊文曰禮成封儲衍寶籙於宗國義隆報本颺顯冊於闕宮敢曰掄

揚粗伸感慕恭惟德稟乾元之剛大位居高明之正中日表尊嚴有嶽峙海涵  
之象睿學淵邃貫天經地緯之文周寢三朝純誠著愛敬之節滕廬五月令聞

叶易戚之儀於戲十四載代聽猗歟千萬世垂裕大舜之謳歌獄訟澤已久於  
臣民王季之明類長君慶則篤於孫子眇子受命瑩然終天履至尊而永懷劬  
勞拚盛美而若為摸畫節壹惠於繼序之日祗循彝章賁四字於錫羨之初曷  
表微悃千乘之養莫逮風樹乃昔人之悲二紀之痛靡伸籩豆即有司之事  
宮園在望懼誠禮之或愆歲月如流愴儀形之寢邈屬新慶建茲儲號而至願  
聞我先休鞏泰山不拔之基繫誰之賜報昊天罔極之德其在乎斯歡顏仰瞻  
於慈宮誠益切於追遠緼儀既隆於聖祖義敢緩於尊親詢于庭而僉同  
稽之禮而允協仁為四德之首其體則弘祉是百祿之源維大曰景謹奉竹冊  
追上尊號曰弘仁景祉伏惟俯垂昭假誕膺徽稱名益崇而禮益殷庶情文之  
無憾肅如聞而儉如見尚陟降之不遐左議政李福源製○史曹判書金履素參判李  
敬養罷是時上將行大享詣版位東班大臣外卿宰以下皆闕焉百官亦多  
未及命東西押班監察汰去吏曹堂上並罷職○以金鍾秀為吏曹判書特除  
宋載經吏曹參判○左議政李福源以百官之未及整齊享班屏出宮門外待  
命命勿胥命入參起居○庚午加上尊號于惠慶宮上御明政殿親上冊  
印竹冊文曰徽音基長發之祥誕啓熙運顯冊揚重暉之慶載陳懿稱祗薦菲

誠欽遵彞典恭惟稟性端粹秉心淑莊敬承先王于晨昏純行感皇天后土  
慈保小子于艱大休德配太姜摯任肆上帝篤生元良而宗國永鞏大業貳極  
凝命儼然克岐克嶷之容七旒待期允矣令聞令望之質六宮頌含飴之樂莫  
非陰騭之功百僚望主鬯之休咸進豫建之議顧以惜福之至意尚遲宣冊之  
彞章協皇祖踐祚之年政喜衣尺之漸長念聖母撫頂之意亶合黻冕之  
造加惟儲闈之受禋實由慈則而寡躬之報本敢不光揚稽典常而罔愆詢與  
情而允協貞也者表幹固之德仰祈壽寧宣然後致昭明之祥益彰義聞謹奉  
竹冊加上尊號曰貞宣伏惟光膺嘉號永詒弘猷苞桑繫萬年之安幸迓景福  
本支綿百世之遠丕應昌期知中樞府事○施賞典景慕宮上冊寶時大祝  
李祖承讀竹冊官金文淳讀王印官尹承烈對舉承旨洪良浩沈有鎮左通禮  
申致權右通禮成德朝并加資竹冊文製述官李福源書寫官金魯鎮王印篆  
文書寫官尹塾并熟馬賜給樂章文製述官徐命善半熟馬賜給親祭時亞獻  
官鄭存謙終獻官徐命善并廐馬面給進幣瑣爵官金鍾秀奠幣瑣爵官金宇  
鎮薦俎官鄭一祥禮儀使徐有隣各熟馬賜給本宮都提調金尚詰熟馬面給  
提調尹塾熟馬賜給宮司令陞叙宮官并陞六品宮底民戶限一年免役新接

泮民懸房贖限六朔除免 太廟上冊寶親祭時都提調鄭存謙熟馬面給提  
調尹東暹熟馬賜給廟官陞六品洞口內居民限一年免役 惠慶宮加上尊  
號時對舉承旨李鎮恒鄭宇淳并加資竹冊文製述官黃景源書寫官洪樂性  
王印文書寫官尹東哲并熟馬賜給樂章文製述官鄭志倫半熟馬賜給上號  
都監都提調金尚喆洪樂性厯馬面給提調鄭一祥加資朴明源具善復金華  
鎮李命植尹塾李在簡鄭昌順徐有隣徐浩修趙時俊各熟馬賜給都廳徐有  
成林濟遠并加資鄭一祥陞崇政洪良浩陞資憲金文淳尹承烈沈有鎮李鎮  
恒鄭宇淳陞嘉善李祖承申致權成德朝徐有成林濟遠陞通政○御仁政殿  
受百官賀大赦中外頒教若曰景運重屆永荷錫羨之休顯冊荐揚聿修隆報  
之典緝儀誕舉於五慶渙誥庸宣於八方洪惟 先大王五十載治謨實係我  
東方億萬世邦籙始以禹勤湯敬聖學緝熙躋于堯文舜華至治洋溢麟經揭  
義繼先志而享三壇龜疇建中履皇極而敷五福史難勝述豐功峻德之永垂  
民不能忘窮山薄海之追頌竊念 聖母壹範式嗣太妣徽音位高黃裳配乾  
元而貧業德著彤管象坤厚而垂休思齊 太妃丕闡陰化恩侔天地長樂荷  
保佑之慈功邁宣仁宗國奠鞏固之勢猗歟 景慕宮懿烈夙為億兆民係心



膺謳歌於夏儲允副延頸之望攝機務於堯倦咸仰拭目之治至痛無窮千乘之奉養靡逮景籙有自百世之蕃昌已占亦粵 慈宮尤著懿德劬勞之至恩莫報寸心徒切於三朝柔嘉之徽則允彰洪休誕膺於百福惟功德併宜於表揭伊典章詎稽於加隆茲回 聖祖臨御之年又值我朝昭明之會休祥第祿之滋至躬饗咸曰自天而申之卿士庶民之咨嗟詠歎可見入人者深矣矧儲嗣之早建邦家之寶曆無疆仰啓佑之孔昭予心之愴嘉交集詢庭議而講配天之舉考禮經而思報本之圖摸烈紀功尚恨形容之未盡獻冊進寶庶幾忱悃之少伸儀文罔愆物采增煥乃於本年九月十三日追上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尊號曰配命垂統景曆洪休 惠敬莊慎康宣恭翼仁徽端穆章和貞聖王后尊號曰昭獻十七日加上 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王大妃尊號曰翼烈十八日追上 思悼綏德敦慶莊獻世子尊號曰弘仁景祉加上 孝康慈禧惠嬪尊號曰貞宣既受百祿之賀誕敷十行之綸王琢金鑄敢曰休烈之不闡手舞足蹈佇看黎庶之均歡乃於同慶之辰特施肆赦之典自本月十八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和氣

旁達與品物而同亨吉慶連綿垂來後而無極

大提學具  
載純撰

○教曰日吉辰良

廟殿宮追上加上之禮次第順成羣工齊賀八方誕誥予小子幾年忱悃今幸  
少伸耳其敢曰答啓佑之眷報劬勞之恩哉噫揚先顯親人情所同而有其禮  
而無其時則不得為有其時而無其禮亦不得為蓋所以重其事也今則以  
寧考御極之年舉元良封冊之儀天心悅豫吉祥穰穰每當縟儀瑞旭颺輝可  
謂有其時而有其禮矣曷可無檢玉鏤金繪日摸天之舉乎後之君子庶幾考  
其禮想其時而知予心之所存也雖然為親志喜貴乎廣施施之不廣惟子之  
恥况彼環東土林葱之類莫不涵育於昔年遺澤長養於今日慈化則望之深  
而思之切槩可想已茲予有五上册寶之慶而諉之以蠲減之才優年事之稍  
稔不與吾百姓同之 祖考在天之靈其肯曰子惠吾民庶而亦豈予仰承  
慈志之道也向日之惠為建儲也今日之惠為顯 親也歎斯濟之豐斯安之  
又何足計較商量於其間乎諸道舊還餉限七萬石各道拯劣米最久一年條  
貢人遣在限二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懸房贖錢限十日并為蕩減以示予凡  
有吉慶必與民同樂之意○以李時秀為吏曹叅議洪良浩為工曹判書○先  
是 上以䟽通之政屢勤飭諭而廷議以為邇來廢枳人關係隄防者居多此

非在下者所敢擅便於䟽通於是朝廷之論議歧貳吏曹判書金鍾秀主張振滯之論先以沈煥之為宗簿寺正叅判宋載經初入銓地首以李迪輔為執義沈煥之為侍講院兼文學○辛未教曰明日菊製大輪次直赴外初試拔例廣取慶科初試如或入格則菊製初試自在勿施中是豈廣取之本意慶科初試菊製初試俱入格人令成均館區別抄出元初試則許赴慶科會試菊製初試則今番勿拘常例特為許赴來頭上號慶科會試菊製初試人上號慶科初試又或入格更令退赴於明年丙別令多士知悉○兩司停李義翊徐有臣朴宗甲李義駿之啓○壬申御春塘臺試九日製大輪次命表取京賦取鄉表居首進士韓興裕賦居首幼學申驥顯並直赴殿試○癸酉○甲戌○乙亥兵曹判書徐浩修因兼文學沈煥之䟽引入教曰經宵催促無意膺命聞以沈煥之辭䟽句語引義云其䟽語不過自道伊時事狀元無斥言之事未下批之䟽無敢引義先朝禁令何等截嚴且本事業已悉諭今不架疊而丁酉秋奉朝賀之䟽人孰不見况先見之明不可責之於中人以下今執此為引決是常情常理之外又况是誰之兄為其弟而若不顧藉其兄是反欲貽累於其弟以煥之本末決無甘心於其家之理然則重臣之如是引義徒滋聽聞之起惑世道之

憂容有極乎今以煥之自鳴之疏若作重臣引義之端子恐從此時象無底靜之日寧有是也奉朝賀何不勸令重臣承膺乎有此下教後重臣更又引入此大關臣分大關世道兵曹判書徐浩修記過待令浩修乃出仕○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親試兼行內試射是日命別軍職從自願馬上試藝皆規避命拿入申應周等教曰汝輩皆以弓馬之技今在近密之任當此臨苑命試之日互相推托無意膺命反以馳馬試劍之事看作羞恥今日法網雖曰掃地汝輩焉敢乃爾申應周則身為頭領不能檢下罷職具純則薄有武藝乃反假托定配李漢豐曹學臣田文顯趙心泰邊聖和鄭勗世並削職○丙子以金魯鎮為禮曹判書○教曰今蕃武所舉子應赴之數甚多初試原額外入格至於二千九百二十六人之多未及試取之類又未知入格為幾人然則許多入格人拘於額數無端見拔豈不矜悶大抵鄉外武士之如是咸聚亦知邦慶無前故耳其在廣慶飾喜之道何拘額數多寡武一二三所入格數並許赴會試此槩值無前之邦慶行無前之曠典即令試所知委武士處○丁丑詣 永祐園行酌獻禮以上號後展拜命園官陞六品○領議政鄭存謙上劄曰臣受任兩載百度皆病懲討何等關係而終歸作輟隄防何等至嚴而漸就陵夷開闢後所無之劇

逆出而亦不能沫血鬻肉窮極誅治他泄尸居苟然度日世道之隳乖國事之  
泮渙無往非罪乞遞臣職仍勸臣罪批曰卿於前後筵席以此陳懇凡幾遭矣  
而予輒以不捨卿之意敷心腹洞諭竊庶幾予心卿諒不復事乎控免豈料卿  
徑尋辭劄首尾屢千百言依舊是前日說話情志之不相孚一何至此子誠慙  
愆不知所以為答噫大官去就與庶僚有異况元輔國之重任也明知卿無可  
引之義今若曲循之則其於朝體之乖當聽聞之駭惑何哉况卿恙病自可勿  
藥俟少間即起視事弘濟時艱○戊寅御明政殿行冊封慶文科殿試○御春  
塘臺行武科殿試文取鄭寂成等十八人武取高晶煥等二千六百九十二人  
○左議政李福源上劄曰臣猥居承佐之地了無匡濟之策重以臨事昏憤處  
義顛錯莫嚴者懲討而作輟無端以至赫赫天日之下忽出鏡雲之劇賊而亦  
不能沫血飲泣窮極誅治公無一事之裨益私有百端之尤悔乞許鑄免批曰  
首揆之批罄予心腹而卿劄又到控引備至以今世道朝家所欲彌綸調劑者  
特在卿等而乃反引入是豈體國之義乎卿須諒之即起視事○己卯召見文  
科新恩○領議政鄭存謙呈長單賜不允批○庚辰左議政李福源呈長單賜  
不允批○以鄭好仁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在簡為禮曹判書○承政院啓請寢

金龜柱出陸之命教曰卿等既異執法之官且非繳還之事則夜將撤漏何如是煩瀆乎方以民事酬應而卿等反提不緊之說又此惱我斷斷不已安在其惟允之意更勿煩請○王堂聯劄請寢金龜柱出陸之命不允○設庭試初試上號慶科也分三所試取○辛巳夜雷電○承政院三啓請寢龜柱出陸之命教曰一夜三啓煩瀆為事何也○三司詰閣請對不許又聯劄不許○判義禁府事韓光會等聯疏論金龜柱出陸事批曰拿命密旨欲使卿等管聽乎以處分之當否疏陳已見不妨為執藝之箴而密旨不由王府云云殊不成說下去者非都事乎○教曰往在 先朝乙酉命去閣印出龍虎榜目頒布京外政合仰述今番慶科文武榜令內閣分類成冊子仍令外閣印進頒文武試官文武科金榜禮兵曹成均館八道兩都○壬午雷電教曰夜聞有轟燁之異雖不大聲以色仁天之警告如是丁寧反躬省檢曷任悖恐故事十月雷始乃減膳而十月節候已在於二十六日不可以九月言在予修省之道宜有責躬之舉况在 先朝九月十三日亦有特教減膳之例自二十九日減膳三日而亦依先朝伊時下教已封膳未計減還下該司求助之心此時愈切仍令三司各陳應旨之章○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以災異上劄乞策免溫批敦勉○

○冬十月癸未朔輪對○兵曹判書徐浩修免以李在簡代之以黃昇源為吏曹參議趙鼎鎮為司諫院大司諫○命文一榜武甲科依謁聖例給馬○鳳山出身印似斗上言本邑大弊即出身子婿弟姪有廳軍之役也乞令勿侵備邊司覆奏有廳軍所納布品極擇甚於軍保宜有變通之舉請以二兩純錢徵捧而立番忠贊衛朔布亦以純錢忠翊忠壯諸衛亦照此施行教曰非獨渠之所訴為然朝家稔聞有廳軍之弊思欲釐正况今年值無前之邦慶使行蠲惠之政而此輩若無矯弊豈無抑鬱之歎此後勿論忠贊忠翊忠壯衛直以二兩純錢徵捧番布亦以純錢立法之初若不痛祛舊習其將名存而實無更加理會嚴防生弊之源○持平李尚載上疏曰國典之最重者易名是己殿下頃日議謚之命是何事也不待公議曲加私恩迫束羣下督令舉行舉措之乖當臣實惜之職在經幄不惟不爭執末乃無難奉承諸臺則忙急署經銓官則按例舉行臣謂參謚諸王堂施以削黜兩司銓官施以譴削伊後不言三司並施譴罷之典今日大僚亦何無審慎之意也初不能建白覆難終未免含默奉行臣竊為之慨然也批曰子意出於仰慰慈心爾亦必聞知疏中云云萬萬駭眼此而例批是豈伊日達宵酬應之意爾則禿用山城別將除授即日辭朝○甲

申御春塘臺放文武榜受百官賀文一榜及武乙科以上宣醞○以李聖圭為  
司憲府大司憲旋遞以任希教代之以鄭昌順為禮曹判書○教曰科場不可  
不嚴而冊封慶科特以同慶之意凡係防禁之事一切弛緩再明殿試諸生又  
或認如向日科場有犯禁之事科場自有科場之律先以此意令泮長曉諭諸  
生期於無犯○乙酉教曰今番慶科外方武士之人入格者至近二千人其中  
豈無膂力身手之可堪收用者乎雖或無是二者地處人品亦必有可取適會  
咸造之時豈可使之徒然下去乎平安咸鏡全羅道出身訓將勾管黃海原春  
道禁將勾管京畿開城江華府洪忠慶尚道兵判勾管待新恩謝恩後各於闕  
外從便抄啓此乃慰遠人求健武之意並令各營將臣知悉○丙戌御明政殿  
行合五慶庭試大科殿試御春塘臺行武科殿試文取韓致應等八人武取金  
百全等一百六十四人○召見各營抄啓武臣教曰蔚山出身李運春先正外  
孫參判李憲默從姪云特令相當窠調用松都出身吳德弘舉沙二十斗身手  
壯健令該曹守部待窠調用○謝恩兼陳奏使右議政金燧副使金尚集以封  
典準請馳聞奉旨有曰朝鮮于藩服最為恭順是以恩賚便蕃疊加優厚茲因  
誕育冢嗣懇請封號殊堪欣慶着準其所請俾益綿宗緒永守藩封所有應封



典禮該部察例具奏前後封典之行每待議奏始為旨下而今番則禮部直為稟奏皇帝之不令議奏特為準請者實為萬幸皇帝會蒙古諸酋行獵於熱河九月二十二日還到圓明園二十七日當入京明年即皇帝即阼五十年自下諸議云有稱慶之舉姑朱稟定回子田五等今年夏率衆作亂侵掠城堡遣太學士阿桂兵部尚書福康安討平之回子即西戎之在甘肅省西者唐之回紇餘種故或稱回部云教曰企待之餘封典竣請使行到柵勅行發程俱在今月旬後云珠甚欣幸先來軍官待入來依例施賞○丁亥領議政鄭存謙八呈長單左議政李福源七呈長單賜不允批教曰大臣不允批答因司錄受由在外以備郎替傳云政府之事何關於備局近日政府亦有檢詳檢詳傳諭古例班班政院之替使備郎傳諭極為駭然當該承旨重推○召見上京守令○以李命植為判義禁府事李東馨為司諫院大司諫○遣承旨敦諭于領左相曰勅行消息昨因回還奏請使狀本發程日子已知之此時廟堂事務不可拋置大臣連上辭單無意造朝子方更欲敦諭期於視事而目下各道年分狀本啓下亦已多日尚不回啓民事之遲滯誠為可悶明日次對依例來會○副修撰趙濟魯上疏曰龜賊就鞫之期屈指以待及出海島乃反減等儒臣所謂方其允

許之時聖意已在區處云者儘非過語伏乞亟施三尺之典夏賊之劇逆而猶且看作尋常雖以斗恒事言之該府以出系免坐循例革記夏賊之所嘗出力扶護者即是尹得孚而得孚放釋之命有司之臣初無一言覆難此皆由於人心之狃安故也臣謂斗恒並令散配尹得孚依前還配前後金吾堂上並施譴罷宜矣批曰首陳事爾何曰苟且彌縫予以為委曲宛轉第三件事前批既諭矣○戊子次對○以宋鏐為司諫院大司諫李亨達為司憲府大司憲○教曰今番別試射及庭試三營軍兵之登科數甚夥然訓局則馬步軍兵登科至於百餘人之多登科雖幸失科可矜因此而又失許多精兵由前由後宜有別般軫念之舉雖以古例言之仁廟朝設萬科置局出身廳肅廟朝又設萬科加設局出身茲事或載寶鑑或在騰錄今榜出身之數雖不若萬科時比近年未有此多如欲另究區處之方不必加設料窠亦必有好道理三營將臣知悉具意見論理草記○申遣承旨敦諭于領左相○己丑以李敬養為司諫院大司諫貶補朴廣源臨淄僉使廣源為北評事稱病不辭朝有是命教曰近來評事除非老病人皆以陞品人差送之故年少名官不識北關風土是豈當初設置之本意今番則皆以曾經銓郎人擬入此後有行公銓郎則無得以陞品人

擬入○又遣承旨敦諭領左相○庚寅領議政鄭存謙十一度長單左議政李福源十度長單命安心調理○關西道臣以義州府尹啓上禮部咨二度咨文曰恭錄雍正十三年欽奉上諭朝鮮感戴我朝之恩度修職貢甚為恭敬凡大臣官員差往彼國者向有餽送儀物舊例朕以厚往薄來為念若令使臣照例收受恐該國不免繁費若概不收受又恐該國王以使臣遠涉缺餽遺之禮有歉於心著從此次詔使始凡餽送白金儀物等項悉照舊裁減一半永著為例該部即行文該國王遵此欽此乾隆元年欽奉上諭朝鮮歸順我朝恪守藩封之職蒙我列祖皇考怙冒深仁至優至渥即如貢獻一節屢經裁減厚往薄來無非加惠遠人之至意朕即位以來又將該國餽送使臣儀物諭令減半以示體卹乃兆德等於正禮之外復照舊日陋規開都請別請兩單私相授受其罪固不可逭而該國王即照陋規應付亦屬不合若該國王能體朕心自當以恪遵諭旨為恭不當以私厚使臣為順也著禮部行文該國王嗣後凡有使臣奉差彼國務宜遵朕前旨將餽送正禮如銀兩物件之類裁減一半至陋規所有都請別請等項悉行禁止不得私與一件既干功令復負朕懷遠之恩欽此乾隆二十八年欽奉上諭向來欽差出使高麗聞入京時該國王備輿迎候此固

屬國敬禮天朝勅使以昭恭順但滿州大臣素嫻鞍馬而身膺使命四牡宣動  
尤不應乘用肩輿自圍安適著該衙門行文該國王嗣後欽差到境上須豫備  
馬匹其舊用肩輿之處永行停止在奉使者既不耽逸一時致忘習勞之義而  
外藩亦稍省繁文以示體卹著為令欽此凡襲封儀注既命正副使使者將入  
境國王遣陪臣祇候恭迎詔勅龍亭行三跪九叩禮見正副使行一跪三叩禮  
至國日奉詔勅及頒賜器幣安於使館行禮訖其陪臣入謁使者俱三叩正副  
使受之擇日宣讀詔勅國王率世子陪臣至館肅迎奉詔勅於龍亭行禮畢國  
王乘輿馬先回詔勅龍亭及頒賜器幣乃輿行鼓樂儀仗前導正副使隨行由  
中門入正副使從奉詔勅升殿置正中黃案上奉頒賜器幣陳於旁案國王就  
拜位率世子陪臣行三跪九叩禮興詣受詔勅位跪使者乃宣詔勅宣畢奉置  
於案國王俯伏行三跪九叩禮興正副使出國王率屬出送乃返國王世子既  
受封親詣使館謝封宴勞禮部為知照事朝鮮國王請封世子正使著派內大  
臣公西明副使著派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欽此欽遵禮部為知照事朝鮮國  
進獻年貢陪臣向例於歲週底到京明正舉千叟宴中外大小臣工耆庶年逾  
甲者咸得預宴用普壽祺以朝鮮素稱恭順比於內臣其陪臣亦應一體入宴

昭寵眷着禮部即速行文該國王所有今歲年貢正副使酌派年在六十以上者一二員來言俾得預茲盛宴共沐光榮以示朕加惠遠邦優禮耆年之至意○召見時原任大臣有司堂上文任禮堂教曰今番咨文辭意另致慇懃則我國舉行不容少緩使臣差遣亦有議定者時原任大臣備邊司諸宰並來待情勢今日非可言即刻造朝之意遣承旨傳諭於是領左相俱造朝○以徐有隣為館伴趙時俊為遠接使鄭一祥為延接都監提調李度謙為問禮官○領議政鄭存謙左議政李福源免教曰一向敦迫徒欠敬禮前席陳懇已許副施○辛卯召見備邊司提調教曰支勅儀軌詳略不同舉行之際易致眩亂矣勅行回還後戶判與幹事郎廳及詳明任譯說各年儀軌秩秩分彙仍成冊子一件內入一件藏禮曹一件藏司譯院以為後考之地○教曰每當勅行有儻禮設行之時該都監所屬稱以像帖價本侵漁富戶又於假家材木作挈江民種種弊端不一而足云今番則一一禁遏且聞儻禮之需皆令市民責應此亦無據至於勒奪富民財貨尤所當禁計其所入自該曹量給物力俾無一毫貽弊之端○教曰彼中文字如表奏箋咨及使臣狀啓書啓聞見首譯資咨官等手本事過之後仍作休紙至於承文院文書關係尤有不輕而斷爛謄本不合徵信

事之疎忽莫甚於此嘗見大典後續錄每三年以事大各體文字付校書館活  
印議政府藝文館各置一件制法之意本自如此近來廢却已久每欲修復舊  
典今因支勅事各年騰錄既命裒集况此等可考各體文字乎別定有識解事  
譯官承文院提調二員眼同自表奏以至手本作成冊子都提舉撰出凡例仍  
令校書館活印依古例分置政府以下衙門此後當次年以本年文字續續添  
印序文前左相既經文衡使之撰進承文提調中禮曹判書鄭昌順前公事提  
調李崇祐勾管舉行○以李徽之為進賀謝恩兼冬至正使姜世晃為副使李  
泰永為書狀官正副使皆以耆臣為叅千叟宴也○壬辰以吳載純為司憲府  
大司憲○兩司停安兼濟趙德秀啓三司合啓請寢金龜柱移配之命仍設鞠  
嚴問快正典法不從○以鄭一祥為判義禁府事○貧善金履安上疏曰臣蔭  
吏也 殿下以蔭吏召之臣何敢不進即以儒者召之臣又安敢進末俗嘵嘵  
真妄已眩徒見臣生長儒家則意其見聞之有素病蟄田間則意其操守之有  
實致誤朝聽節次推排乃今居然為儒者而 殿下召之以此此臣所以聞命  
羞慙寧自陷於慢負之誅者也伏願亟遞臣職永寢招徠之舉批曰春坊必置  
貧善進善等官非為觀瞻也蓋畀以輔導之任責以訓迪之效則予所簡在爾

者其意豈徒然哉然子誠淺不能亟回遐心自顧慚慙無以為喻爾須念君臣之大義勿復異讓即速造朝以副予虛佇之望向來褒忠綸音以資善之未嘗伊日筵席不得領賜實為欠事茲以內下一本命史官賈去爾其領受○癸巳御宣仁殿行專經文臣殿講○重拜徐命善為領議政洪樂性為左議政教曰鼎席俱空庶務叢脞此時重卜意豈徒然况今勅行在近迎接之節專係廟堂知委使臣拜表又在明日卿等諒予企待之意即為造朝○召見禮曹判書鄭昌順釐正迎勅儀注○教曰勅使宴禮厨院專當舉行而提調多是老病宗親加出啓下亦有可倣之例提調副提調正卿亞卿中各二員擇差仍為定式○司直柳義養上疏乞休以年未至不許○遣亞卿敦諭領左相○甲午召見進賀謝恩兼冬至正使李徽之副使姜世晃書狀官李泰永辭陞也○乙未展拜景慕宮教曰本宮儀軌告成於數朔之內編摩亦有條理編次及校正堂上提調尹塾熟馬面給校正郎廳直長鄭厚祚陞六○勅使宴禮舊因禁酒用蜜水至是命用酒○璿源錄系譜成纂修監印諸臣頒賞有差○領議政徐命善上疏辭批曰顧今廟謨多滯容使將至其所諮評之方迎接之節專靠於政府此時輔相之任豈容一日曠為况卿身係安危義共休戚彌綸一世之策坐鎮

流俗之量子之所倚毗卿者而重卜之命首及於卿卿無可引之義予有必致之誠則以卿體國之念想不待予言有所幡然况卿所帶官啣體貌尤有大於輔養之職以卿地處義當自效卿須念予慇懃之意即日造朝以副予如渴之望○左議政洪樂性上疏辭批曰重卜于卿意豈徒爾輔相重任也夫豈欲數述而兩相引入勉出無路故不得已而有前席許副之舉卿試思之此時此任捨卿其誰况元首股肱貴在相孚卿以疾病辭則暫丐西樞之閑予以機務憂則復畀金甌之簡其進其退卿胡認作一已事耶顧今客使支接期在不遠賔僚進見禮不容遲卿雖欲一味異讓恐不可得矣卿須即起視事弘濟時艱○丙申以宋載經為吏曹叅判○謝恩正使以咨文改書事啓聞進賀表文頭辭有慶用之詔命見狀辭亦有意見依施自卿發行寒事斗劇念卿征役之勞何嘗一日忘于懷卿須體予至意行李珍重努力自護○以李聖圭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履素為漢城府判尹李時秀為吏曹叅議○領議政徐命善上疏辭批曰如卿地處尚忍為是民事之積滯支勅之膠汨猶屬第二件事最是慨咄者卿不念匪躬之義反欲奉身而退使子獨勞於上日不暇及不審卿之此舉當乎否乎卿平日



體國之誠承此批倘不即日肅命予將以何顏更致敦迫之語恃之也重責之亦備幸冀卿之恕諒也急於勉出不暇長語茲遣正卿略宣數行安心勿辭須即造朝○左議政洪樂性上劄辭賜批仍敦諭曰自見卿前後章劄子誠迷昧莫曉所執之何居更又百爾思之始覺一段事件苟使子料非妄亦安用索言今日朝廷將無備負之時以子固陋於何諮課予雖欲蔓辭敦勉無望有概於卿心茲將責躬數語更此布及卿須諒之樂性胥命教曰俄下批答槩道事理則然卿又因此胥命豈非過中之舉乎夜漏才撤寒威陡緊卿於調疴之中不暇有損節安心即為還第以副予意○丁酉○戊戌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課講兼行宣傳官講試射○己亥○庚子次對以趙心泰為洪忠道水軍節度使○辛丑嶺南道臣以抄啓文臣講義七冊繕寫上送仍以校準儒生姓名聞教曰前教官李光靖以故叅議象靖之弟素知其該洽年前承傳已示記念之意特為陞六待窠復職調用○以尹勉升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命植為判義禁府事黃昇源為吏曹參議○壬寅御仁政殿行武臣殿講○以蔡弘履為司憲府大司憲安聖彬為司諫院大司諫鄭好仁為刑曹判書○癸卯親試抄啓文臣○正言慎師稷上疏曰龜柱之窮凶極惡薄竄海島涉海之緹騎未返移配之

密旨踵下請寢成命亟從公議夏賊親姪斗恒乞施絕島定配之典前府使李  
昂炳以所騎賣於近宗請施削黜之典前兵使曹學臣公私來往恣意乘轎西  
關邊地守令從而效之學臣亟施削職之典西關守令令道臣嚴查重勘批曰  
首陳事前已悉諭李昂炳事風傳之言安知非爽實曹學臣果如爾言極為駭  
然令該府拿問關西邊地守令事令道臣查啓文蔭武諸臣法外乘轎事無論  
公私行大關法網令廟堂為先嚴飭諸道此後犯者繩以濫騎之律道伯如不  
摘發一體論罪○甲辰召見藥房提調訓練大將教曰去夜行閣失火將至延  
及殿宇武藝出身等挺身乘屋登時撲滅渠輩之勇於赴事亦足嘉尚訓將抄  
出別單書入論賞此輩之無論寒暑逐日問夜勞役實多可紀雖以今番言之  
各鋪報警如響相應若論先告之賞元無彼此之殊而此等處殊有別般褒賞  
亦令訓將查出本營將校陞差元戎嘗所倚仗而獨先來待隨事指揮况武藝  
校卒之如是嫻習槩因團束之致訓練大將具善復內下弓一張賜給禁衛軍  
雖曰無識鄉軍漆夜調發何等嚴急而將領羊眠卒伍鼠竄平日紀律若能申  
明寧或若是稽緩禁火軍物尤不優數待令身為一營之將其敢曰在家不知  
禁衛大將徐有大從重推考○乙巳○丙午召見辭陞閩帥守令邊將○教曰

留門出入須有墨勅始許往來不但宋時為然我朝亦有可據之例挽近此規全廢殆無防閑年前因持教定式未閉前仍留則用宣傳標信已閉後留門則用開門標信宣傳官持標信仍留本門待還閉與守門將眼同按鑰然後還納除非符信之別為祇受則必待兵曹政院知委舉行此盖略存墨勅之意今若復徇墨勅將此考準則不可無一定之規度要之簡而易行可無無實之意今日入直兵曹堂上頗諳曹中事務使之具意見革記待啓下更自備邊司指一稟處○備邊司啓言洪忠監司金文淳寺奴婢弊瘼狀啓有不特本道行會諸道詳略陳聞之命關問諸道則京畿前監司沈頤之以為若除其奴婢之稱換他名色如各司匠保之為如有子支代納者許贖其身永為平民則規避之習少除而比搃之數無減云咸鏡前監司李命植以為各邑多奴處若有比搃難充之弊則依嶺南寺奴防軍代用之例以良軍隨闕充補而有婢無奴處生產申飭搜括比搃外錄置餘丁以此移充為好云平安前監司李性源以為本道實數比元搃有餘姑無可論云慶尚監司李秉模以為國家需用奴布良布均之為用別以良役之號比今奴搃通濫為一隨闕隨代一如軍保之為則經費無減縮之患列邑無查括之弊而役又止身則何所避而散而之四乎至若宮

房賜牌勲家賞典則以京司納布每歲劃給若無土免稅恐無不可云全羅監  
司趙時偉以為各司奴婢做公私賤樂工例各定保人一名代納產額之當納  
則貢搃無耗縮之患所謂各廳保率及閑丁雜名色一併汰定名之以奴貢保  
或為一分釐弊云洪忠前監司申大升以為逃故隱漏別加考出補其產錄之  
代仍許贖身以開勸拔之路云黃海監司洪秉績原春前監司蔡弘履俱以為  
道內姑無橫侵之弊云諸道狀本煞有不同而不過兩項若欲革祛公賤之名  
則四百年成憲固難變改若欲搜得閑丁少解白徵則終必盡化為良役目今  
矯救之策惟有申嚴搜括之規堅守比搃之制教曰揀弊生弊無若用舊貫之  
為勝朝家御極之初既軫刷奴婢之弊特罷刷官專委該道凡於代免查定之  
時如能仔細搜括無倖漏橫侵之患則奴婢之為弊豈至於是大抵監司委之  
守令守令委之下吏初不留意按驗悉心究竟及其呼冤盈耳之後但以弊端  
無難登聞事之無謂孰甚於此既往雖不一一追勘此後除尋常惕念舉行勤  
慢當有憑處之道各別嚴飭俾無如前循襲之歎○丁未領議政徐命善啓言  
畿伯有密啓而既不親寫又不填時交通劇逆之家者囚六日始為登聞而不  
請地方官罪大是朦然請監司李在協罷職坡州牧使李煜先罷後拿從之時

鄭致達妻出置坡州而防守不嚴至有無賴輩暗地交通之變畿伯李在協上密啓也○以金思穆為京畿觀察使○設推鞠究覈坡州罪人李揆明鄭達源李東彬李之衡等東彬減死島配揆明之衡物故達源放○戊申○己酉○庚戌召見回還陳奏兼奏請正使金煙副使金尚集書狀官李兢淵賜正使鞍具馬一匹奴婢四口田十五結副使書狀官並加資副使奴婢三口田十結書狀官奴婢二口田七結○三司合啓言鄭致達之妻凶逆前後聲討已盡其罪危逼聖躬厚麟之窩窟也推戴逆續範能之根柢也且以目下揆賊事觀之所謂救貧議婚等說又是妖賊之一大罪案其中罔測之凶言亦有脉絡之相關者此而置之 宗社之憂容有其極請令王府決正典刑不允○王堂上劄請鄭妻決正王法不從○辛亥○十一月壬子朔雷電召見輪對官教曰朝見雲觀之報去夜云有燁燁之光悖懼在中竟夕未已俄又有殷殷之響乍起而止人或未必審聽而分明是雷聲也以光以響兩夜示警殆若諄諄然瞞迷烏可不思所以仰謝之方溯考政院啓錄至月雷求言亦有一二可據之近例况今陽至只隔旬日事關扶陽宜無所不用其極且究召災之由咎實在予自今日減膳三日仍令言責之臣許陳箴砭之說自子衮躬闕遺以至時政得失俾各極

言無諱○癸丑旌故牧使安穎男閻穎男當丙子虜亂倡率隣邑之倅入凌漢山城城陷伏劒事在邑誌云關西道臣狀請褒旌之典○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上劄陳戒仍乞斥退不許○右議政金煜免煜上疏言人臣事君義理而已無是則鄙夫也有逆必討義理也不得言而去亦義理也臣與僚相情志既同處義無異僚相已遽則臣亦已遽之人乞賜斥退批曰領左相皆因引義許副卿之辭異予亦不以為過一向強迫反欠尊禮之意所帶相職今姑勉副○承政院議啓言鄭妻之偃息近郊龜柱之移置平陸萬古所無之賊出於世臣一種不逞之徒及於鄉曲窩窟未破枝葉層生上下玩愒了無警動奮發之意無災之災甚於有災者政謂此也羣黎困悴百隸怠慢旌招之列尚無于子之望臺閣之上未聞諤諤之風深思明斷仰答天心批曰陳勉切實當留意○兩司聯劄言丙丁後亂逆之本一則鄭妻二則鄭妻而姑息如前龜賊之罪萬戮猶輕而善地移置 殿下之刑政一失於鄭妻再失於龜柱靡揮乾斷以為扶陽之一道批曰懲討一事便成陳談卿等何不指陳闕遺○校理李錫夏上劄曰法講之停殆至閱序賜對之輟亦已屢月典學之念不能無間斷而然任言責者瞻顧嗚嚚聊以塞責則假以辭色畢竟為文具而止討逆是何等大

義理而猶不免苟且彌縫民風漸清侈習轉熾我朝取人專尚地閣臨御以後尚無一箇文學之士起自荒陬䟽滯之政提飭稍久而該曹舉行輒弛凡此數事不過膚淺而應天以實四字亦不外是矣批曰數條陳勉無非藥石當體念矣○甲寅次對領中樞府事金尚詰領敦寧府事鄭存謙判中樞府事李福源上劄言原任行委官之事古無其例請待時任大臣出仕開推鞠批曰原任之主鞠事為委官其例班班難以歷舉丙子年親鞠時故相俞拓基以原任主鞠事故相李宗城亦以原任為委官卿等之必欲推讓致使鞠事究竟漸遲何也况李判府事又是丙子鞠坐時問郎伊時事想有領略又何固執至此時任大臣待劄到即欲勉出勸令追赴卿等先為開坐無使鞠事曠日淹滯時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以前任工曹堂上譴罷現告引義故也○召對○旌持平林亨業閭亨業忠愍公林慶業之兄也湖西道臣狀請褒旌教曰忠義孝行可謂有是兄而有是弟况貞翼公李浣日記故判書閔鎮厚文字足為可信特為旌閭韃川書院年前特命三營門顧助物力使即修補槩所以表獎節義其家今適有旌褒之事烏可無示意之舉旌閭日忠愍公家致祭○獻納俞岳枉上䟽曰沈樂洙年前一䟽所謂士流終始為凶賊之資斧而止嗚呼此何言也

此說一出人心駭懼不敢自居以士流者恐被惡名故也此豈國家之福也且渠以陰鷲之性濟之詭譎之行夔厖成習好惡乖常自在布衣已非吉人及占科第深托權凶千億化身閃忽罔測甘心士流必欲網打真所謂權凶之鷹犬聖世之衮貞也臣謂亟施屏裔之典批曰沈樂誅事何甚齷齪到今年久之後如是許摘此等之君子甚非之○令政院疏批未下過三日者徹稟著為式○乙卯晝講○以李聖圭為司憲府大司憲○丙辰特罷禁衛大將徐有大職讎禮都監習樂時有禁衛營待年軍因謬例半夜放砲因左捕廳啓命訓將究覈以聞又命兵曹判書查問該營校教曰有例無例姑舍是各營應行旗祭該營前期具由草記將校徹稟各殿差備通告諸大臣將臣家可見法意之有在昨夜事並與該都監而不知此亦有前例之可據乎徐有大罷職又教曰曾聞故將李浣在家夜聞砲聲直到街上查知鄉軍之誤放然後還第此事傳為美談昨日砲響所管將臣漫不傾聽惟訓將登時尋察可謂不負倚仗之意訓鍊大將具善復熟馬一匹面給○安東儒生權履度等上疏請故承旨贈吏判李東標賜謚之典許之東標即堦之後文純公混之旁裔也奉偏母至孝丁憂竟不勝喪已巳以修撰陳疏自劾言帶職在鄉不得與伏閣之列請伏不忠之辜吳



斗寅朴泰輔等相繼道隕請加恤典疏入嚴批罷黜三司將請閔鼎重按律厲  
聲折之為銓郎也不許閔童道清望 英宗大王命書特贈誥紙曰力主清議  
樹立卓然八字○監賑使李在學以北關事情別單以聞備邊司覆奏言長坡  
設鎮事長津設邑事問於道帥臣詳審狀聞端川設防營事置之北關軍制事  
嚴飭道帥臣措置別親騎衛設置事折衷施行北兵營軍弊依統營三鎮例施  
行北兵營綿布分授各邑事分付道臣論理狀聞穀簿查正事令道臣限年還  
作六鎮牛犂鹽價量給事知委六鎮載之定例北關量田事鱗次舉行人材事  
申飭兩銓教曰茂山土沃人衆今成雄府長坡介於茂甲之間最為兩關之咽  
喉脫有緩急管攝至難土地則有汙萊之歎關防則有踈虞之慮設鎮一欵恐  
為得宜初始之初糜費不少茂山穀簿以多為患割出經紀未為不可曾經兵  
判道帥臣爛議登對時稟處長津堡設邑事坐處迂回官府曩越西而寧陽北  
而平高若吏若奴若民避罪避逋避丁爭先空集徒增奸偽斷岸之村落翻成  
撲地之人烟鎮况昔儉今裕鎮窠始避終願觀於年前訓將禁堂之奏可驗該  
鎮之不可拋棄設邑之論儘有意見而衝庾之建置糶糴之貯蓄將於何辦出  
持久不決政坐是耳略做羣山法聖或古羣山已倒或作履歷窠或作兼營將

窠或作邊地窠訖武弁中有地望步趣人擇擬則勾檢撫摩兩得其宜兵判訓將與曾經西北道帥臣人爛議又就議大臣指一票處端川設防營事端之為治處在天雲兩嶺之交財賄之所輻輳商市之所絡繹其產銀參貂鼠其利漁鹽泉布以至攻玉採石皆資日用器什是非所謂一都會乎然而差遣之際多不慎揀便作訓判都經應遷之窠巖邑安有所恃乎防營如難運設兩銓長相議稟處北關軍制事一入校鄉羞隸軍伍奚但北路為然茅威日就夷夷流弊安得不至於此苟求弊源責在朝廷所期先自廟堂而淬礪別親騎衛設置事此說之可否八年迄無定論北人之有識慮者必以朝廷事事姑息相與竊歎更勿如前因循就評事沈豐之監司趙重晦趙瑒兵使李漢膺徐有大安宗奎等狀矯節目施行當否決定以聞兵營軍弊事此亦民也民之為弊乃至於斯宜講矯揉之策但其一保加給雖似無難十二番軍數至三千三千之保又當為三千閑丁日縮之時許多保軍何處得來賑使所請元數三千名除番代布似無掣碍之端卿等既請道帥臣論理狀聞依回啓施行綿布殖利事與曾經道伯人及監賑使相議稟處穀簿查正事依回啓施行六鎮清市牛犁鹽價穀布參半事依回啓施行近來釐正事件果若一一添載於定例乎曾經道伯一

人差校正堂上無論開市定例本道詳定冊子逐段添錄止關量田事要之待  
豐為好舉行遲速惟在道臣量宜措置不必指一分付人才搜訪事深止人物  
在在俊偉士馬之精壯勝於南關以至冠儒服儒者亦莫不明秀特以遜矣遐  
陬既難致身自銜亦不搜羅旁探大有違於懷綏之政間有求仕徇徨旅托畢  
竟成就不過是殘署冷麾甚者往往空往空來此特指文蔭而言也最可矜憫  
者武士是已付料之式抄上之規有以仰 祖宗朝慰悅遠人之聖意而銓曹  
收用只是西之植松北之造山等窠曷嘗有拔例超擢者乎又若固窮自守者  
豈肯入於近日道伯之薦目乎振拔之要將如何為得對揚之方望在廊廟此  
意傳于大臣武弁中如韓光濟者特差別軍職令道伯給馬起送○丁巳求禮  
縣定配罪人趙嵎蒙赦三司禁府爭執不為舉行至是嵎擅自逃躲全羅道觀  
察使趙時偉狀罷該縣監校理李鼎運修撰尹序東聯劄曰嵎賊之弟也混入  
赦典執法之地按道之臣不敢奉行者誠以罪犯至重也渠敢鳩聚徒黨毆擊  
將差恣意逃躲此前古所無之變臣謂亟令王府發捕嚴鞫快施當律該守令  
已有請罪該道臣亟施譴罷之典宜矣批曰嵎之本非常性人孰不知伊時勿  
問蓋以此耳今番赦文中以放書頒渠則認以蒙放再訴邑倅徑還渠家此與

無端逃躲差間拿來拿問奚異怒蠅拔劔然國體所在不可不懲治令該道仍  
其地刑配監司重推該守令先罷後拿○兩司聯劄請趙岫設鞫得情批曰兩  
司聯劄事面不輕而重爾等全昧是規討逆而聯劄求言而聯劄甚至么麼論  
勘亦用聯劄聯劄近作傳啓樣子劄辭從違不須言也竊為爾等惜之○戊午  
展拜于 景慕宮省器省牲冬享在翼日也○刑曹啓康津寡女宋氏卓節以  
奴呼籲事係干恩請勿施教曰卿等不見法文乎子孫奴僕以祖先及上典行  
義上言申籲元無屬之干恩之例蓋子孫奴僕然後其情切至故耳法無禁條  
至於他人之為他人上言不但事係四件之外亦涉干恩之科是以諸道儒士  
之為他人上言並置勿施之科者此也本事下該道別歧探察兼採一鄉公議  
狀聞○召對○已未晝講教曰曾見館志重講冊子原無前受音親讀之例子  
於孟子書已經四次溫習只讀新受音自止限數十行俾無多費時月○次對  
召見曾經北關道帥臣十邑守令領議政徐命善啓言長坡設鎮事聞虛項嶺  
有不由六鎮直出三甲之捷徑故中間防塞今若設鎮於長坡則此路之通塞  
果無足關係設鎮設邑恐難輕議左議政洪樂性行副司直徐有寧禮曹判書  
鄭昌順請遣解事人躬審形便後處之行司直李命植監賑使李在學請設鎮

於虛項嶺行副司直李柱國李敬懋請置鎮於長坡有司堂上徐有隣工曹察判沈頤之請先置鎮次議建邑教曰一番看審後決定付之該道帥臣看審狀聞命善又啓言長津堡設邑事雖難遽議陞作僉使依古羣山例宜用邊地履歷昌順敬懋請依大臣議柱國請察地形議設邑在學請先作僉使窠從後陞邑教曰訓將及曾經關西道帥臣南兵使俱未登筵以今日舉條更為商量自本司稟處命善又啓言端川設防營事一嶺內外並置防營為難如欲更陞堂上窠則銷刻有嫌請以曾經守令當通訓正之人差遣命植請陞為防禦兵曹判書李在簡言以訓正為準反有數遞之弊惟在銓曹之擇差從大臣言別親騎設置事命善以諸議參差請置之從之命善又啓言交濟穀捧留海倉事別詢曾經道帥臣守令昌順敬懋富寧前府使李鉉重明川前府使趙光鉉請捧置海倉有寧會寧前府使李漢豐請分置平倉教曰半置平倉半置海倉實合兩便之政况北關置倉係是新創各項事例成節目下送自今遵行先是內寺奴多在六鎮歲收米人一斛易布而貢至肅廟朝始罷易布儲置以為救荒需命備局主之每年糶糴至萬餘斛英宗丁巳因廷臣言設交濟倉於德源之元山命觀察使徐宗玉經紀其事南運北輸無往不惠推以及於他道之民

壬戌又設交濟倉於咸興利城米凡二萬四千五百七十三石各穀凡十六萬五千三十石甲戌倣南關例又置交濟穀於北關十州捧留海倉其後三十年寢而不行只有交濟穀名色是年秋監賑使李在學請以北關交濟穀並備海倉前北伯李命植請海倉平倉分半糶糴上從命植議○司憲府啓請揆明之槩亟施孥籍之典罪人東彬設鞫快正王法罪人趙喁拿鞫正王法教曰近日所謂討逆雖曰太沒一半分誠實底意而觀此新啓第一孥籍之啓是何等意外之舉未捧結案亦不正法則孥籍將何所施况法外追律自有禁令近來臺臣之冒禁發啓大關紀綱追施之律關係何如而原啓措語不踰草草數句語所請之律即孥籍也此等啓辭自設置臺閣以後所未有者此啓若不亟停今日朝廷可謂無如之何若不別加勘罪無以存臺體而存國法當該臺臣亟施削職之典○教曰舊例陵園獻官多以巡將及堂上武臣通融填差近以擇差之故此規雖不用之年前一二銓堂之以正卿差擬嘗以為過矣不如是則必以老病無實職人苟差此亦不可此後陵寢獻官無論忌辰節日祭享年六十以上人勿為填差著為式蔭而曾經都正以上武而曾經亞將及武將承旨以上直為填差節享時曾經閫帥以上草記填差廟宮朔望獻官二品

之方在原任者朝廷之所以待豈讓於蔭宰此後通融輪差○庚申以洪良浩為司憲府大司憲○議政府抄啓講製文臣李書九鄭東觀韓致應韓商新李亨達洪義浩韓興裕○副修撰沈樂洙上疏曰獻納俞岳柱疏以臣年前一言臚列聲罪若其好惡乖常之斥臣之好惡果異於人士夫之中無所主外被其誘者臣嘗深惡人或有好此所謂好惡乖常者耶若夫量翼之資斧於龜柱德億之資斧於國榮而亦嘗稱為士流臣疏上下語脉相關諫臣所謂不知其說者何也其疏所謂有識之士恐被惡名不敢自居以士流臣不知其說臣之所斥只是自龜柱而入國榮者也至如扶名義尚節義之人臣欲為之執鞭寧有惡名之可憂哉臣於權凶之時未嘗論一微官謂之鷹犬何也未嘗戕一善類謂之袞貞何也臣自在布衣時妄自以為士夫言議當主公公平至今藉手未嘗或改而諫疏中謂之已非吉人謂之千億化身臣又不知其說也臣與諫臣纔有數面而旬日之前忽來委訪知為千古之小人就作半日之穩話常情之所必無諫臣之疏臣則知非諫臣意也伏乞諒臣危苦之情亟降嚴譴批曰年前處分反作抉摘之資實非所料○以沈順之為司憲府大司憲李獻慶為司諫院大司諫○辛酉○壬戌次對仍行輪對領敦寧府事鄭存謙等曰鄭妻之千

罪萬惡已悉於前後疏啓而以今番獄事見之其交通外人煽動人心之凶謀奸計綻露無餘此專由於殿下屈法伸恩出置私第故雖如揆明迷蠶之類皆欲納刺干謁又况議婚救貧等說獄案昭著其為世道之憂容有極哉亟施典刑以洩輿憤備局諸堂亦齊聲請討上曰當商量處分○癸亥備邊司啓言公作來五年退限自順治庚子便成前例己丑甲午己亥始則責諭末乃許施今去己亥又滿五年之限差倭出來之後不欲空還事勢無恠其在綏遠之政恐不必一向靳特命許施○甲子○乙丑教曰摺紳間名教日就掃地豈特昨今日設棚張樂事為然然堂郎之躬叅身犯猶是意慮之所未到良亦痛駭我朝素尚禮義國忌行素始自先正無論正日齋日街上動樂者邊遠不限年定配著以為法昭載大典為今日廷臣者不知昨今日之為坐齋者是誠不成說若曰知而故犯其罪何居所謂堂上雖曰武弁俱是已躋宰列者至於郎廳訓正訓副堂下極望而率皆無難犯科張樂之不足至於設棚設棚之不足甚至以私習之意來告政院要即轉稟政院亦不能退斥士大夫風習至此寧不寒心當該堂上具明謙趙圭鎮遣宣傳官奪符與郎廳李光燮李鼎勳並下義禁府準法勘處設置法司所以糾察法外禁條兩城內官府有此無前駭悖之



舉而不能防戢論勘此等法司直一冗官大司憲沈頤之掌令林道浩刑曹判書鄭好仁叅判申益彬叅議李集斗漢城左尹沈有鎮右尹李鎮恒並罷職延接堂上館伴越俸五等既命查啓惟兵曹草記景晚入啓此等事悚然之心執謂文宰後於武將乎判書李在簡推考○丙寅○丁卯○戊辰以李崇祐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魯鎮為刑曹判書李命植為工曹判書金履素為知經筵事李柱國為左捕盜大將李邦一為右捕盜大將○備邊司進普賢峰補土節目普賢峰都城主脉也因雨水衝墜支麓脫落 肅廟癸巳經理廳堂上閱鎮厚建議補築至 英廟乙酉搃戎使具善復筵稟補築是年秋用善復言命訓將搃戎使漢城府堂上往審之又命時原任大臣備局有司堂上往審之仍令搃戎廳主管董役閱月而功告訖別儲補土錢屬之搃戎廳逐年取殖取用○己巳召見辭陞守令○諭將臣另飭宣傳官薦法前一日教曰今番冊封慶科武士入格至於二千六百七十六人之多而士夫隳良家闕表表者亦甚不少見今薦月在即不可無別般申飭 肅廟丙辰萬科後一百七年之間更無百人越薦之事 先朝御極以後五十年薦法至嚴少則一二人多是數十人惟辛巳南行薦五十五人壬辰出身薦五十人以今番邦慶行今番大比豈可膠守常

例不念慰悅之方乎九月十月亦多越薦之例申飭宣傳官廳今月內越薦至是教曰今又詳閱故事肅廟朝丙辰武科出身一萬四千餘人其中士夫數多至于戊寅始得畢越云今秋科榜士夫入格比丙辰不啻百之一二當於今冬來夏兩等薦自可收用而因此取見戊午薦錄三月薦為六十九人而京武不過三人十月薦為一百九人而京武亦不過十四人而槩伊時頻降鄉武收用之聖教且在先朝特下綸音揭板廳壁洞禁武弁偏條之私近來則不然宣廳越薦反效銓通謬規榜眼一出輒先揣摩區別物色未定從又較計安排京以抽黃配白鄉以道類邑分駁若乘雕斑若隱豹與俗所謂剪對棋紋之政近之此輩之做象何異東施之效西施顰也此習在文當禁況武弁乎武弁之事武將無不統轄京武遺珠追可越薦鄉武抱王孰為周章于鄉于京均沾收錄奚但慰悅羣武亦足以導迎太和此意諸將臣知悉○庚子○辛未復授徐有大禁衛大將李敬懋為右捕盜大將徐有防為成均館大司成丁範祖為司諫院大司諫○遠接使趙時俊馳啓曰皇帝九月二十六日還自圓明園有旨特差正使西明副使阿肅仍令斯速起程凡干贖物切勿濫受以體朕愛恤東藩之至意又曰朝鮮恪謹侯度朕甚嘉尚今番之錫宜有別般賜物以表朕意

兼期長壽其令內庫奉旨舉行云而拆見加賞別單則大殿王如意一柄片金二匹錦二疋大彩二疋漳絨二疋大緞二疋寧絢二疋紅洋氈一板世子宮長壽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湖筆二匣貢墨二匣歛硯二尊綃箋十二束玉插花器一件錦緞四疋裏緞四疋紗羅四疋冬至正使狀啓勅行今十六日止宿松站通官烏林佈朴寶樹徐宗顯王十泰太平保跟役十九名儀物詔書一度誥命一度節一柄黃傘一柄龍旂一對御仗一對牌三對勅行十七日止宿鳳城計其路程二十日當渡江矣○壬申親試抄啓文臣○輪對以李亨達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東馨為司諫院大司諫擢鄭象仁為同知春秋館事○洪忠道儒生韓師顯等上疏請江都殉節忠穆公李時稷忠顯公宋時榮不祧之典許之○彌善沈燬之上疏曰臣之向者一疏所陳者當時事狀也所暴者平生情實也豈謂以常人偏心之所不怒而大臣雅量之所不怒耶竊觀大臣疏語則其肯繁處盖映帶臣疏比諸臺閣之彈論至謂之欲售污蟻之計臣疏所舉徐命膺事不過槩言其數段粗跡之塗人耳目者耳若指此而謂之欲貽害大臣則亦疑怒之太深矣夫國家所以全宥命膺者盖以其弟之尺疏有扶義理衛宗社之功也臣意之不欲極論命膺者亦為大臣之有是樹立故耳噫以大臣體

國之心盍諒乎是也臣誠欲大臣益恢雅量平物情而協朝象懋極歸於王道之無黨無偏蕩蕩平平則其重卜之相業與其已所樹立之偉節垂之無窮國事之幸世道之幸也臣方進伏城闈仰暴衷懇乞諒臣情亟刊所帶之職批曰疏語殊多莫曉抉摘不但止於重臣一人爾言果出忠告乎此大臣若無當日樹立則必不致此難處爾獨不受明義錄一部耶非不欲明示好惡大臣聞方自引為便大臣之心姑不嚴勘○癸酉以李敬養為司諫院大司諫○大司憲李亨達上疏曰向來榮德等諸賊事倘非重臣金鍾秀一劄其將人不得為人國不得為國儒臣沈樂洙繼又慷慨陳章首發德億之罪懲討大行義理益明樂洙事有功可獎無疵可議疏中士流為凶賊資斧云云即指龜賊之量翼榮賊之德億初何嘗一毫攬及於真箇士流而乃於年久後忽地拈出直加罔測之目要售疑亂之計者抑何故也臣謂前獻納俞岳柱亟施竄配之典宜矣批曰俞岳柱疏一筆句斷語意齷齪朝廷此等風習予甚惡之竄配之請似或過矣姑先施以削版之典○甲戌○乙亥○丙子領議政徐命善上劄曰伏見沈煥之疏本侵斥臣朝侮臣不遺餘力煥之之斷斷於臣良亦支離而惟是辱人之父兄望人之恕諒人情天理之所必無惜乎駟不及舌也臣之積忤於世久

矣區區秉執無出於辨忠逆所守一說九死靡悔而羣怨昂沸衆鎬叢集祇有及今決去可以稍息方生之疑怒仰答曲保之聖意且臣之隱痛者臣兄之得奉朝請凡幾年于茲非獨臣兄之屏棄世事雖前日之仇仇不捨者亦已相忘於江湖而緣臣之不能嫵媚於人致使白首已退之兄姓名尚騰於章奏臣將重得罪於孝友君子伏乞亟削臣本兼諸任批曰昨於沈煥之疏批略示予不擬之意卿想見之方欲以從近造朝之意敦勉于卿此際卿劄踵至情懇備至予於此有一語可復者卿試思之卿之地處何如卿之樹立何如以卿擔負事關卿家人必愛護顧惜之不暇而今乃不然以重臣一事為卿家吹覓之資孰料卿之今日朝廷遭此難處也卿之平日講磨只是鞠躬盡瘁四箇字則卿之一身尚非卿所有况非卿一人事耶此等處義卿必有默諒于中而復此申及至若目下引入之非時猶屬第二件此不更煩卿須即起視事聽予面諭○訓鍊大將具善復拘執陞試儒生之犯夜者齋儒捲堂成均館以聞命慰諭儒生重推善復○丁丑敦諭領議政徐命善曰卿之處義昨因劄批略有申及者予意卿想諒悉大抵沈煥之一疏再疏必欲甘心於卿家並與卿撐天亘宇之大樹立而有無限持弄之意此其故何耶非不欲痛斥嚴勘以為明好惡息浮囂

之道而向年以來章疏之間似此口氣厥惟久矣乘機逞憾不獨煥之一人且  
違辭下語與李義弼尹得孚輩差間所以姑且假借置之勿問非所惜於煥之  
蓋有秋間與卿酬酢故耳世之不識予本意者倘不以予之所以慰藉而庇護  
之者謂或勤於前而忽於後耶苟使然矣世道之憂容有既乎萬有一卿以事  
關父兄義難晏然為深引之端則是卿適所以自輕而取侮也以卿風量當不  
為此顧今時憂孔艱朝象多乖偶因平地風浪卿又引入則彌綸之責將無所  
倚畀寧有是也固料卿不日造朝而或慮夫未遽幡然呼燭數行更此諄諄卿  
須諒之○備邊司進北關交濟倉節目叙曰交濟穀設置意蓋深矣諸道之豐  
歉不齊兩地之水旱各異不有以別般穀物互相拯濟則殆同晉饑之閉糴越  
人之視瘠朝家為是之念爰講移粟之議斷行建倉之政叅量道程遵海而設  
嶺饑則北穀出北饑則嶺穀入在兩湖亦然千軸相接萬里無遠以言乎咸鏡  
一道南關北關宜無異同而南關則設置既久規模且立吏不敢犯留民不敢  
納廩前後收效指不勝屈而獨北關遜焉向在甲戌用道臣言倣南關例亦設  
交濟穀而旋即竊不行名色雖若區別穀物便歸混淆糴糶既同於半分倉厥  
亦雜於一處道臣評事之從北來者為之興慨久矣今甲辰初監賑使李在學

別單歸奏 上下籌司博議又以海倉平倉便否特召大臣有司堂上曾經道

帥臣北關十州守宰遍詢之視民利害因勢措置仍命有司之臣撰出一副成

憲羅糴之法孰非嚴重而交濟之穀比他尤別若使典守之制斂散之規一或

泛忽將何以備本道之灾荒活他道之民命乎此所以條例主於詳律令主於

嚴也謹遵聖旨取考南關之式參互北民之情作為節目倉一北路十州之間濠

齊今若逐邑加設硬定其制則庫會增建已弊不些遠地輸納民瘼亦多不

不隨其勢而立法吉州明川會寧慶興富寧等五邑皆有三四海倉且多附

面里便於欽散一伍揀留於各其海倉鴉城慶源鐘城三水海邊而里程

速四邑置其多寡分置於平倉海倉茂山一府雖有海倉在於他邑越境

反為弊端姑且置之海倉全置遠近先擇船泊倉庫留餘數倉於平倉

之所平倉海倉姑且置之海倉全置遠近先擇船泊倉庫留餘數倉於平倉

積無令混雜於他穀處書揭交齊倉號以示別異倉庫空出於平倉別

意之嚴重內輪回改之法如依南關例施行而各邑倉庫內欠數十二萬

分狀聞論有南北轉移元穀歲縮之事以此耗條年數充上依例備局

宜換作而揀還之時或作米或局於倉數報實年參唐米等穀一依年

耗各穀不虞之備與軍餉無異下為幾石數及報備局各穀一依年

上一捧上之際穀品務從精實斗斛亦必準量完其牆壁排以廳板伴無陋濕  
 麥世之患一單分單捧後傳近守令中差出反庫官與管俸限同反聞如有加  
 倉或末捧設守令如法論論解由拘礙監色刑配式排番更通分捧時戶合力  
 勿役一倉所修補物力以耗條量宜上下如或三年內毀傷則使本邑備當切  
 勿會咸一海倉增設條待年事豐稔民力紆緩漸次經紀畢竟成就在守令之  
 慢效力考其勤  
 狀開賞罰

領議政備局有司堂上兵曹判書○濟州饑牧使嚴思晚狀請自明年正月限  
 麥秋分賑臨陂羅里舖倉穀準八千石赴即入送備邊司啓湖南公邑才經大  
 賑八千石穀勢難辦出請以元巡不足六千四百石公邑所在某衙門穀中推  
 移劃給教曰羅里設倉今為六十五年之久而遺儲未免苟簡一自庚寅定式  
 之後便歸名存而實無倉內正穀既云不敷勢將辦出於公邑而存飢之餘又  
 令轉輸豈非難慎處乎然島民仰哺之情亦不可不軫念準八千之數本倉正  
 租牟穀特為許施仍命嚴思晚限麥秋仍任○己卯○庚辰前應教李魯春上  
 疏曰臣向來劄語中臺臣擬律之一段極其狂妄臣於其時未見臺疏之原本  
 只憑時議之峻攻倉卒惶恟辭不擇發此豈臣本心哉夫臺閣者與大臣相可  
 否以臺臣而規大臣職耳謂或言者過中固當優容之不暇矧彼臺臣不過就  
 事論事又况 殿下寬仁聖智樂聞諫諍其於大臣尤所優禮此政古人所謂



諫人主則易論大臣則難也伊時 聖上處分雖出於敬大臣之義在廷諸臣  
伸救言官不害為清朝美事而乃反擯棄斥逐惟恐聲罪之不嚴擬律之或輕  
廷議紛紜靡然從風人心誑惑洎若驚濤畢竟臣劄之擬律過當亦為一種時  
議之所懲患威脅其果孰主張是耶臣於輦遞之後得見臺疏原本始覺臣言  
之乖當抑臣又有兩自悼者今之主張時議者鉗勒一世好惡惟私導沓背憎  
遂成伎倆苟有自好而稍厭時套者則必因事會波盪之際擠之於罔測之奔  
瞬息之間人鬼立判 殿下將何以悉燭其情狀乎臣常欲歛跡榮途遠避駭  
機而末乃見誤於流輩遂至孤負其本心此莫非臣處身昧方入於羿彀而莫  
省也不覺慄慄臣急於自鳴治疏呈于喉院則謂以前啣自引退却不捧凡臣  
子之有情實可暴者無論前啣時任舉皆陳暴已倒班班今此喉院之堅執不  
勝慨惋伏乞諒臣自訟之忱治臣瀆擾之罪教曰前疏既非本心今疏果出本  
心乎前後筵席已知渠渠詬無主見而其手段之左右捫闔情態之朝夕變幻  
者猶不料如是其無忌憚自此隄防漸壞義理愈晦世道之憂尚何言哉姑不  
處分子意有在原疏還給○下論音于濟州牧曰我邦壤地褊小道凡有八州  
府郡縣僅三百六十有奇星羅碁布可按圖而知己一有水旱饑饉管領甚便

而獨耽羅一域僻在海外陸行幾千餘里水路則倍之聲響既漠於京師撫摩  
只付於長吏尋常啓牘之末動費半年凡島民之疾苦憂樂莫之憑悉豈朝廷  
懷保之澤或間於島陸而然歟今歲之秋八路大熟廟堂之上無事乎荒政惟  
子宵旰一念亦庶幾小弛矣迺者陽至之後守臣始以州饑聞於是乎丙枕蹶  
坐益歎道塗之云邈若使耽羅不海而陸遠止於北之六鎮西之七邑則豐歉  
之聞豈此之遲乎歲饑而莫予之知也民窮而亦莫之救也島民亦吾赤子為  
爾等父母烏在其父母之責也噫自在我列聖朝軫念茲土罔間於內服慰  
撫之憫恤之靡不用極深仁厚澤浹爾髓而淪爾肌逮予寡人嗣服之初首遣  
持斧之臣文武則設科試取其才父老則詢弊瘼採其隱以至崇孝而褒烈輕  
徭而薄賦凡所以便爾等之身悅爾等之心者事靡巨細無願不從此非子一  
人惠也亦所以仰體我祖宗朝柔遠之澤耳至愚而神爾等其或知之否羅  
里之倉為爾等設也倉穀不敷至有沿邑移粟之議而重撓湖民在所難慎就  
此塗抹亦足接濟夫何愛數千穀包不以慰諸子弟望哺之情本倉遺儲若租  
若牟已令按道之臣刻期督運不日裝發計於歲底陸續往泊明春開賑自可  
無顛顛之憂矣前此耽羅設賑之時間有發送繡衣督運監賑之例而倫歲厨

傳反貽爾等迎送之勞曾在先朝己丑為念是弊亦命道伯勾管今亦謹遵右例不送繡衣而但念此時牧伯遞易必妨調賑之政前牧使嚴思晚特令限麥秋仍留兼付監賑之責使之悉心賑事守臣狀請纔令廟堂覆奏許施而往歲諸路之歉凡貢獻物種及民之出於身而納于官者果與御供御藥而另行蠲除所以施於陸民者獨不施於島民可乎薦新黃果祭享黑牛條是莫重薦獻之需又若貢馬亦關戎政有難輕議外此遠方珍獻何惜吾民各殿朔膳物膳三名日方物內局進上藥材京外各衙門各營門進排物種內局及各司各官房奴婢身貢特俛停減留補賑資既承慈教慈殿宮所獻方物物膳朔膳亦俛停減今年停退條之並與明年條而督納於明秋亦所當恤明年條仍許停退噫今者蠲免豈云施惠而其於紓民力裕民食之道或有萬一之助否耶自見守臣之狀念爾等顛連遑遑之狀宛在予目中舟車不至而懋遷無路瓶罌告罄而契活罔涯羈衣卉服呼號於浦村海岸之間日望船粟之來哺此予所以愍爾等饑寒有倍於他道之歎也但賴而忘憂者有之州治隔以重溟除非三州之境則難以往來不待朝家之勞來還集而自可安土莫業當不至於蕩析流居耳九重雖夔臨之孔邇爾等須各恃而無恐永固我陶甄之化○辛

已展拜于 景慕宮○校理李錫夏修撰李東稷副修撰尹序東上劄曰臣等  
於近日訓將事竊有憂惋者綽巡都城捕詰行路固不容不嚴而至於儒生赴  
試而拘囚詬曳者前所未聞及夫賢關捲堂疾院問啓其言全欠敬謹或援引  
先朝事或藉重明義錄再次捲堂之啓出而周遮隱蔽之罪尤彰露矣以本館  
事言之館隸持除誥鐸牌夜被拘執宿於踐更之所誥押御寶牌書經筵所  
重則存知有此事黽勉施警庇護為說士風之摧沮朝體之虧壞未必不兆於  
是此將臣憑恃寵遇無所顧忌致有駭悖之舉臣謂訓鍊大將具善復施以刊  
削之典批曰經筵牌及安寶教旨之留置卒更所必因牌將輩不告大將之致  
耳大抵此將臣以宿將之故朝家果加優待而曰寵遇曰無忌辭語殊欠稱停  
刊削之請不允此事雖關本館聯疏亦未免過中矣○十二月壬午朔以李敬  
養為吏曹叅判沈頤之為司憲府大司憲趙尚鎮為司諫院大司諫○命訓鍊  
大將具善復問啓教曰堂䟽齋論迭發設令事實雖或相左至於問啓對辭之  
支蔓為說尤有事體之屑越者欠敬大矣由前由後不可以元戎一味曲恕訓  
鍊大將具善復罷職○吏曹判書金鍾秀上䟽曰伏見大司憲李亨達䟽於其  
盛獎沈樂洙而請罪俞岳柱之際忽地攙及臣名有若臣與樂洙聲氣相應者

然真所謂無不有也臣命途竒險畏約無窮時屏退以來庶幾世亦忘臣豈意  
垂死之年又被其空中閃弄一至此哉噫臣與樂洙心術言議之如冰炭燕越  
聖明之所洞燭也樂洙繼臣不繼臣公眼見之神天知之臣何必索言於其間  
哉雖然人既援臣臣若默而受之為恥滋大伏乞垂察批曰尾陳引義數句語  
卿何不稱量下字耶大抵沈樂洙疏之混說資斧子嘗非之卿亦攻之而前都  
憲疏中盛獎卿庚子春樹立則卿並與此所秉之義理而恥與比同者看之屢  
回不覺瞠然素知卿悃悃無華不擇辭鋒而執跡之論孰諒卿本心耶○特遞  
吏曹判書金鍾秀○癸未召見領議政徐命善○甲申 上迎勅慕華館仍還  
仁政殿庭行受詔勅禮禮訖接見勅使于殿內行茶禮仍行宴禮凡七爵每爵  
各呈樂舞至第二爵勅使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宴罷親送至  
仁政門外○御重熙堂臨視東宮受賀仍任訓鍊大將具善復○以李命植為  
吏曹判書吳大益為司諫院大司諫金鍾秀為工曹判書金魯鎮為伴送使○  
大司憲沈頤之上劄曰向來尹得孚事背馳國是漫漶義理用意設計極其叵  
測而惟彼李魯春以伊時討罪之人假托自明忽地投疏伸辨之不已乃反營  
護之營護之不足乃反嘉獎之一轍相隨爛漫同套並與昭揭之義理大定之

國是顛倒變幻實是搢紳間一大變惟且其疏中時議云云直令人毛髮俱竦噫渠所謂時議即是為君父討亂賊之論而反以鉗勒一世好惡惟私擠之罔測人鬼等語作為題目顯售疑亂網打之計旨意之閃忽心術之陰險胡至此極且况時之一字始出於夏賊之疏繼發於得孚之章今此魯春又復拈出以為除去國邊人之妙方其心所在尤不可測臣請前應教李魯春亟施以島配之典○召見內閣提學金鍾秀 上曰侵夜召卿欲一洞諭也卿之上疏極無義卿以庚子懲討自為擔當則心術言議謂之氷炭燕越者得無背馳之嫌乎卿以此事雖被臺啓亦無所惜李魯春事出而卿疏踵至無一言及於此此果何事耶夏賊出後義理愈晦倫彛將絕向於宮筵酬酢予以講義理扶倫彛付之卿等今則一切相反何也尹得孚果使賢也是夏賊之所汲引則渠焉敢營護乎世道之變一至於此此非卿等之罪乎予以試講熟知魯春之為人今者所辦豈渠自主張之事必有指嗾之人而予不索言也予自春邸知卿于今二十餘年自謂際遇出常為卿全保之道靡不用極今則雖欲為卿地亦無奈何都承旨之晉秩擢用仍置銓曹者謂非流俗樣子也夫何卿等居銓以來朝象波蕩義理反晦如俞岳柱輩種種闖出沈煥之疏又出卿等雖云非卿等所知

卿等入來後此輩敢肆跳踉豈非卿等所使乎都承旨有生行死歸之慮卿則  
子不一諭亦非終始曲保之意故有此申及也鍾秀曰夏賊雖謂之狂易狂易  
之人豈有辱其父之理乎李魯春可謂逐鹿不見泰山而尹得乎似不可謂夏  
賊之同情矣臣所經營欲為光南事未果也○乙酉 上詣太平館饗勅使問  
曰上勅年幾何副勅年幾何上勅曰虛度六十年矣副勅曰年今五十七矣又  
問曰上勅方做何官副勅亦在某職上勅曰官是一品而掌侍衛矣副勅曰方  
帶十四皇子師傅而出入於翰苑內閣矣勅使曰來時皇限甚短道路遇雪自  
費日子歲前雖未復命上元前則必欲還朝矣遣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  
性分詣兩勅前言曰既以皇限為言挽留亦甚未安而一兩日差違恐無不可  
初六日行宴禮于仁政殿留一日初八日復路似好矣答曰遣大臣請留謹當  
惟命矣行茶禮問曰上勅工於何業副勅職居內閣則似當優於詞翰矣上勅  
曰俺則不嫻文翰而癖於畫矣副勅曰筆則不嫻而詞律則每與皇上酬唱謹  
當忘拙表悃矣又遣大臣言曰昨年伏蒙皇上賜詩賜筆之恩謹已摹刻為備  
僉大人擎玩亦有粧置者今方奉來僉大人亦當行祗迎禮矣降階祗迎下席  
親傳兩勅以手摩挲曰刻法甚精無異皇上手書矣就中有國王御諱賁去雖

未安而此則不可不歸獻皇上矣仍受置茶罷還宮○上出館所門外轎前召見時原任大臣上曰日氣清朗封典順成天心之眷顧若是勤摯而亂逆層生變恠百出今日予將痛言之夏賊即窮天地亘萬古所無之極逆也予則以世豈有二夏賊為言而夏賊事出之後尚無一人刎心辨明者今日臣分可謂戮絕無餘大抵尹得孚雖未必為夏賊之同黨而夏賊居銓時苦心汲引者誰也若有腐心痛骨嚴斥夏賊之心孰復營護夏賊汲引尹得孚乎李魯春稱以自明忽地技疏旨意之叵測情態之凶譎路人所知而大司憲沈頤之除拜幾日寂無一言不先不後上劄於昨日其面陰背陽瞻前顧後之狀誠不忍正視如欲鎮人心而正趨向必先鞫問頤之矣仍命大司憲沈頤之為先遞差黑山島定配李魯春囚南間諸大臣咸曰夏賊出而倫常滅矣臣等尚延食息今承此縷縷下教寧欲溘然而無知矣臣等有難晏然隨駕勢將席藁金吾恭竢鈇鉞之誅矣諸大臣退即胥命教曰今日朝廷存乎亡乎主辱臣死雖難責之於今日朝廷而窮天極地亘古通今有天地有君臣以來所未有之夏賊出而倫彛絕矣綱常斁矣予雖以世豈有二夏賊為教大小廷臣孰果挺身沫血窮探極覈乎年前相老孝任之凶言自叅鞫諸臣下至衛士猶能手以磔之况夏賊



十倍於老任而朝廷之所以處之者反又十倍不及何也大抵夏賊之凶書凶言究其本專由乙丙凶賊自是厥後予必欲大奮勵大懲創以扶既絕之倫彞以樹既斁之綱常此非一朝一夕之可遽辦惟其急務莫先於先明明義錄大義理是以秋冬以來用人也注措也一切以擔當義理之人處之廊廟銓衡之任所望者闡明明義錄義理使朝廷之元氣完固然後始可言懲討之政故耳上之所以期勉不但若此下之所以對揚亦當如是予嘗拭目而待之所謂擔當義理之人與義理一反之訐謨之地雖欲保合勢不相敵可謂末如之何轉輾至于近日朝著交象角勝國是打成一片此之不已流弊將見明義錄大義攻之者為國邊扶之者為賊邊天下寧有是耶此特指交象也今日朝廷若有君綱臣分縱使明義錄義理不能悉心闡明如李魯春之沒知沒覺莫詬不省事者猶且翻轉化身狡疏乞活稱之以自明渠疏中所謂臺臣雖不斥言姓名遣辭下語足可領會當初律名之襯當與否姑舍是此人即夏賊居銓時首發通擬之人也大抵所謂臺臣謂之夏賊之同情則容或過也今日廷臣若有一半分明目張膽嚴討此賊之心則孰敢回戀宿處營護此人欲售立幟之計乎顧今俗習無論大事小事惟覘上意之如何渠輩踉蹌必有覲覲於近日注

措而然一魯春顧何足深誅而所可痛者欲明討夏賊之義理而非但義理之不明便歸此賊之一套並與一部明義而無地可讀惟予闡明義理之本意事與心違徒做一場閑商量而已此而任他勢將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吁亦痛矣都憲一劄卿等無曰猶賢乎已劄中既說夏賊二字是豈若是宛轉說去處乎且况除拜幾日安往而不為始於昨日忽地書呈俄因卿等轎前入侍有所云云卿等既居承弼之地闡明義理之責不於卿等而將誰之咎耶自卿等一事二事不欲留心擔着所謂君讎國賊視若尋常了無驚惶憤痛底意卿等之待予何其太薄也然卿等不必胥命○丙戌副勅呈七言律詩二首曰箕疇衍化夙敦仁秉恪尤聞布治新入境山川覘獻秀行程信宿坐如春篤循禮義風存古廣教詩書學尚醇此日自天申錫重綿綿奕業慶長臻匝月星輶載路皇開筵每令醉瓊觴邦華起鳳騰文蔚國瑞徵麟衍緒長重列珍羞隆勅使精摹寶篆表宸章歸途回首瞻松岳何幸東都得禮王○時原任大臣上疏曰夏賊實亘古今窮天地所未有之劇逆凶賊也臣等不能刳骨剝腹少效臣死之義按獄不能極覈施法不能夬伸臣等不忠之罪益無所逃矣今日環東一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特以一部明義錄在耳近因隄防陵夷義理晦塞凶醜

糾結迭相改換又有李魯春伸救尹得孚之疏矣得孚營護凶逆力抗大論首  
被夏賊之所汲引則治黨之律宜先得孚而魯春乃敢托以自明之章潛售立  
脚之計此猶不足掇拾凶賊之口氣要為網打國邊之計其心所在將欲何為  
然此豈一魯春所可獨辦哉醞釀已深設施逾密根柢既固枝葉先發今若不  
嚴究窩贓永祛亂本則竊恐乘機逞凶之徒又出幾魯春矣我 聖上至仁盛  
德惟在闡明義理全保世臣在廷臣工不能對揚休命甚至擔當義理之人反  
攻義理背馳國是弁髦名義章疏之間本情自露扶抑之際宿處難忘苟究其  
故職以龜榮德三賊之罪未施公法攀援之徒尚且顧戀此臣等所以深憂隱  
痛寧欲無生然而世道之至此莫非臣等忝居承弼不能聲討之罪伏乞亟伏  
嚴譴以為事君不忠者之戒焉批曰昨因胥命啓辭批旨略及予本意更何多  
誥卿等安心勿辭○丁亥御仁政殿宴饗勅使○戊子○己丑 上幸慕華館  
送勅使○召見時原任大臣卿宰承旨三司領中樞府事金尚喆領敦寧府事  
鄭存謙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判中樞府事李福源金燧曰夏賊之誅  
止其身尚不加律莫非臣等不誠之罪而今日所請亦不過施以適雲已行之  
律不得請則不敢退矣 上曰夏賊事出於何時卿等安往不為今乃如是耶

卿等試聽之以人情天理言之如夏賊之窮天地亘萬古所無之逆出於今日而誅止其身者非曰無律之可加也此實君臣上下有不忍開口泚筆處故意謂予心如此廷臣之心亦當如是必無泛忽於此箇義理而若將挽三字便屬歇語矣至於李魯春之䟽出而非但無若挽之心而已顯然有營護之迹蓋當初尹得孚設鞫之請誠過矣故予嘗言及於卿等前左相亦有所陳槩以得孚所犯差異於逆節故也然而履霜堅冰之漸乖亂世道之憂專在於是且念設使尹得孚賢也既為夏賊之所薦拔則其所若挽固當如何而如魯春之莫詬不識事者投䟽營護無難書呈主辱臣死之義固難責之於今日朝廷而世道朝象從此可知非謂魯春之真箇犯逆也亦非欲因此加律於夏賊也夏賊二字即朝紳之所不忍開喙處而目下爻象一至於此寧不凜然而寒心至於領相則以明義錄義理主人與國家同休戚故置卿於勻軸之任其餘處廊廟銓衡之任者皆欲其探泝源流共明義理此秋冬以來予所以惓惓於反本之政者也夷考近日竟無一半分應效而只使魯春輩助勦踈踈此豈非卿等不善對揚之致耶魯春之拿囚亦非欲鞫問也魯春辨得此事決非自主張世道如此此子所以切悶者伊日下教蓋因沈順之觀望顧瞻情態可惡而發也今又

以魯春歸之於夏賊統緒則是反使夏賊從輕也觀今舉措無事則顧瞻有事則勳勦此為憂危之兆矣在今之道惟當保合太和交相勉勵為第一要道若夫懲討之義比如勿忘勿助先以明大義扶元氣為主也七月之事今始加律亦豈非顛倒乎命善等曰臣等罪合萬死而今日之請非因李魯春疏出而然也惟冀過降允許上曰日前下教洞諭卿等俾為少補於世道自今以後懲討猶屬第二件事舉皆乃心王室早定趨向然後義理不期明而自明懲討不期嚴而自嚴矣最可痛心者夏賊之窮凶極惡逞發於其日魯春事又發於迎勅前日此實萬萬傷痛處也尹得孚事自夏賊出後其情則未可知而其迹則有可議在廷臣若挽之義豈可訛筆於此事乎存謙曰若使夏賊即施當律則如魯春輩必不敢出矣上曰予所疑惑者今日之處夏賊反輕於麟謙寧不寒心蓋夏賊出而民彞物則斃絕無餘所恃者卿以義理主人拚死生而衛國家前吏判予知其人故以卿重卜以金鍾秀為吏判向於景慕宮齋室有所縷縷日前夜筵亦已洞諭於前吏判責其相反於所講明者大抵夏賊之凶逆根柢於乙丙今若有麟謙之所薦引者則決無營護之人而魯春之疏忽出於此際世道之益下義理之愈晦此可見矣命善等曰亟從夏賊加律之請而仍

治臣等不忠之罪然後庶有益於正彞則振紀綱之道矣上曰夏賊必用加  
律而後始可以明彞則耶此不過以刑威之也朝廷事無奈何矣舉皆劾勦丙  
丁之際猶不如近日之乖亂矣自戊戌至壬寅世道漸汚甚至終年設鞫無一  
善處之前後曠蕩疏濬之教徒歸空言朝廷之上無一定規模以致舉世之  
勳勦也又教曰此等三司何可置之前席乎俱與沈頤之除拜者泯默以過今  
日乃敢冒入如此不誠之三司當置何罪皆令出去三司諸臣承命迸出上  
曰沈頤之事卿等則曰猶賢乎已而予以為面陰背陽情狀絕痛也近又紛紜  
投匭勳勦不已此皆由於壬寅七月舉措駭服之致蓋名義不明故規模不立  
罪之者未知其為何事用之者未知其為何功既無明白獎拔之舉又無痛斥  
退黜之政滿朝擾攘不成貌掾故反為如夏賊者藉口之資予欲以講明義理  
為急務既已倚任於領相又仗用金鍾秀拭目太平之效矣近日事一與相反  
所可痛者是金鍾秀也齋殿酬酢卿等亦曰明燭在前云爾則世道之至此若  
非卿等之所誤即金鍾秀矣然亦非以金鍾秀為逆也子於初三夜洞言此意  
於鍾秀渠亦別無所對使之即退矣予之所深惡於鍾秀者不體子反本明義  
之心如是乖了向於卿等待命批旨中所謂與義理一反之者果指鍾秀也况

其辭疏中繼臣不繼臣云者無頭無尾肆然說去如魯春之疏不以為憂者誠有大罪此不重勘何以懲他乎賞罰貴在得中自今以往同心戮力只知有國者顯獎之旅進旅退瞻前顧後者斥黜之朝象可以底定矣命善曰 殿下或以臣等一分有裨於世道教諭丁寧而以臣不敏鍾秀不欲與臣同事以致此矣何莫非臣罪也如欲使世道少靖乞斥臣身而懲討之請伏願亟降處分上曰曾在 肅廟朝黨習漸痼莫可收拾聖意或謂此勝於彼而專用之或謂彼勝於此而更進之逮我 先朝之初戈戟相尋膠固難解 先大王以保合陶甄之化行建極平蕩之政以貽我燕翼之謨惟予苦心亦在於此魯春所謂時議者未知何如而自丙丁以後元惡大懲誅之討之其餘世臣同心保合皆為國違予所期望而乃反落落不合此何故也予嘗諭卿等以夏賊之出誠一劫運君臣上下若加懲創則反不害為一大轉移之機矣近日朝廷規模之不立專由於賞罰不明予非不欲姑此含忍待他黃熟而恐傷多人不得不早論此正保合陶甄之會也且一被薄罪因以為逆此尤今世之一痼弊此習亦不可不變也諸臣齊聲奏曰洞諭至此豈不思仰體之道乎 上曰金鍾秀所自謂者名義二字夏賊出後欲行光南事之說豈非無料量之甚乎僉曰即此一

言已不成說此豈可肆然發口者乎 上曰子所痛惡於鍾秀者非但此也投  
呈惟疏壞亂世道如鍾秀者嚴處然後世道可靖而渠若自反改行則亦不必  
永棄矣命善曰如是則在渠誠為至成矣 上曰時之一字出自夏賊之凶言  
而魯春所謂時議二字有若作一名色者然果使清論在下則好矣而今也不  
然入於時議者當為國邊背於時議者當為賊邊若使就事論事則容或可也  
泛攻時議者決是釁孽之徒也雖然時議之人亦未必盡善故朝廷規模銓注  
用舍俱不成樣此予所嘗深慨者當此之際捨此國邊時議之人更將何處得  
來乎從今以後皆歸正於時議只知為國則所謂時議將為好箇時議矣然而  
終不入於陶甄者大而流放竄殛小而罪削廢枳予言不再鄭昌順曰世豈有  
自稱賊邊之人乎惟在自上明示賞罰李命植曰為今日臣子者孰不願為國  
邊之人而此亦在 殿下明示好惡之幾而已 上曰幾之一字甚好蓋善惡  
之發是謂之幾予非不欲明示其幾而刑法之用亦難徑情故也大體近日朝  
廷之人有何表著可稱者乎逮事 先朝之人猶或可言而今日事予之人誰  
果有一分事功之可見者耶此予所嘗慨歎處也尚詰等曰今日齊籲亟下允  
俞然後方可為明示之一端矣 上曰子實否德雖不能大警動大振刷而在



下之不善對揚亦難辭其責矣自今卿等亦以不避事不謀身為主動攻之言受以為過挾雜之類嚴辨以斥先講義理次定規模譬若絜矩之道定其權衡尺度俾一世之人不迷趨向實為大幸矣命善曰善於耐彈無如臣者豈不欲生死向前而其奈才之不逮何哉 上曰李魯春予意不欲究問卿等以為如何尚詰曰論以心跡則魯春之為國邊為賊邊不難覷破不可不嚴究矣存謙曰營護之罪豈可不嚴覈乎命善曰臣非敢以魯春為有嫌而難言也今此不欲問之教實仰聖意之攸在矣福源曰其疏旨意恍惚閃怪殆同急書此不嚴究則世道之憂實不淺渺矣洪良浩曰魯春情跡至為叵測究覈得情然後方可以靖人心而勵世道也 上曰卿等無非言官嚴斥魯春既如是則雖不究問何傷之有所可深慨者洪良浩一人外更無言者此豈誠實底道理今日弊源專在於優游不斷觀今世變未知有幾箇魯春今日廷臣必當有覲顏於登對者矣己現露之魯春問與不問姑舍是同一心腸之人鋤出嚴斥而後方為明義理之本矣尚詰等曰殄滅無遺無俾易種是今日急務也 上曰卿等齊籲既如此予何必靳持而當日鞫庭之可言者今始如是未知其為宜也且夏賊本與恒簡為三乙丑連腸之類漏網於乙丙而其跡則已露於乙未年乍啓

旋反之事此所以與乙丙諸逆一串貫來者也予之欲講明明義錄義理者竄在於是而今日世道反不如意豈非萬萬絕痛乎命善茅曰臣茅之罪萬死無惜而伏願即降處分上曰然則陽澤道奪之典當依施适雲諸賊之例使金吾詳考茅記尚詰茅曰已例文迹臣等已騰來亟賜允許上曰陽澤追奪事為先依施适麟佐弼顯弼夢致雲律文更令該府詳考草記後施行燬曰金鍾秀之罪既已彰著無餘亦願明降嚴處之教李魯春究問尤不容少緩矣命善曰俄者不問之教臣則欽仰之不暇矣上曰此後毋使如魯春者更為跳踉則此為大幸予知李魯春之為人不下一杖必自服其指使之入矣其所主張者乃使如李魯春者肆然辦此此豈非凌侮朝廷之一端由今以往惟思慶賞威罰雙行不悖之道以為勵世磨鈍之具使一部明義連諸天地無論彼此會歸於陶甄之地至於銓曹政注着意振勵也命善曰銓長老鍊可謂得人上曰金鍾秀之姑不處分子意有在日前洞諭之後似或有自明之舉故耳卿等其或諒之○命李魯春絕島定配改竄沈順之于靈巖郡教曰俄者諸臣登筵業已洞諭何必更煩李魯春即不過莫詬沒知覺人也其所懲患必有其人非不欲即地盤覈覷破奸竇一以明義理一以嚴隄防矣更思之渠雖受人指使

為鬼為蜮然外面看之亦一乞活之說取服之後當擬何律且此輩雖極無狀自取殄滅而無多搢紳又起風浪餘波所及將不知幾人墊溺是豈子化龍蛇之苦心哉况非一魯春所辦則於渠何足深誅先從已發之跡姑施惟輕之典使懲惠者知所畏跳踉者知所戢魯春姑先絕島定配至於沈頤之晚後一劄足見其欲巧反拙左右窺覘之狀多少較計之態令人誠有不忍正視者然雖出勉強既云塞責與魯春同律亦涉混勘之歸頤之遠配○庚寅初昏金星犯木星○設柑製于泮宮居首進士洪樂貞直赴殿試○親試抄啓文臣○義禁府以造麟佐弼顯弼夢致雲律例考奏教曰依五賊律施行而妻之處絞已例分明至於姪則四賊無可倣之例造賊之姪但云令軍門處斷所斷之律更為詳考草記其中斗恒既以出繼免坐今用造賊應坐視他賊加一等勘斷以此例旁照則斗恒以應坐例為奴比免坐為加一等斗恒則為奴又啓言夏賊子女並以年未滿為奴婢矣加一等並處絞教曰既考可據之例待年滿用法○辛卯以李邦一為三道水軍統制使徐有大為右捕盜大將閔鍾顯為司憲府大司憲金頤柱為司諫院大司諫趙時俊為刑曹判書○時原任大臣上劄曰凡係緣坐之法兄弟姪律無異同弼顯之弟弼禹弼夔在法當斬而以其出

繼故減等處絞以此比例則斗恒處絞已是減一等之律今若為奴乃減二等安在其依五賊例加等之意哉至若造姪處斷之云如臺啓中依律處斷既已允下置辟無疑适例如此顯例又如此斗恒減等之律當為處絞不待兩言而決也批曰律有加一等之文法無減二等之例免坐者加一等為奴準絞律為減一等故耳如是相持之際該府並與為奴而不即舉行卿等諒之○判義禁府事李命植等上疏曰尹得孚即夏賊所嘗力戰公議單舉汲引者李魯春以前日論斥得孚之人忽地投跡滿紙營護甘心同歸於夏賊之黨者抑何心也逆如夏賊凶如夏賊而窮凶情節一不究得神人之憤久而莫洩今其黨與自來呈露正是鉤覈根柢之一機會而既囚旋放置而不問此豈治逆黨重獄體之道乎况其疏中字句復述夏賊之言顯有網打朝紳之意舉措顛錯判作兩人於數月之間必有驅脅推挽掉脫不得之致此而不問則人心何所懲創亟令嚴鞫得情罪人斗恒為奴之教此有已事之可據者逆造之姪軍門處斷非斬則集示戊申顯賊同生弟弼禹弼夔以顯賊出繼之故減一等施以處絞之典今斗恒與此無異處絞已是減等又為減等大是法外臣等忝居獄官決不可奉行至於子與女待年滿用法之教此亦有不然者造賊之姪只書兒名其

為年未滿也明矣書曰無遺育史亦有無少長皆斬之文則此賊之所產豈可容一日生置於覆載乎並乞依草記施行批曰上敘事今欲以不治治之蓋念刑期無刑下敘事加一等云是五賊已施之律則免坐者加等豈不為奴乎○校理李錫夏等聯劄請李魯春尹得孚並令王府嚴鞫得情○大司諫吳大益上疏請尹得孚李魯春設鞫得情末曰此特其枝葉也若其窩窟根抵即金鍾秀是已鍾秀之向來一劄雖謂之有所樹立可也惟其陰譎之性常懷樂禍之心貪戾之習每蓄不饜之志指使失志之徒打成一片今番一疏拈出前都憲疏中一句盛加疑怒並與前劄樹立而有若漫漶發明者然隱然與魯春翻然自明之章同歸一套前後心跡綻露無餘臣謂工曹判書金鍾秀為先施以屏裔之典宋載經本以該僻之徒過蒙拔擢之恩天官亞席出自特簡固當對揚德意而前後疏通不待首堂該郎之齊議任意差擬無所留難遂致朝著不靖世道益壞者莫非用意惹事之致臣謂都承旨宋載經亟刊銓望仍施削職之典李魯春疏出後無一人明辨而痛斥者其為溺職甚於晚後塞責之沈順之也臣謂近日三司施以譴削之典宜矣○校理安策上疏曰近來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不知君讎之為何物懲討之為何事甘心背國為賊報仇如俞岳柱之

疏出而世變極矣噫沈樂洙之年前一疏溯原之語此不過龜賊之量翼榮賊之德億而已今乃歸之戕害之科謂以衮貞渠若有一毫臣分安敢視懲討之人如視衮貞也哉至若金鍾秀自來勳勦包藏禍心厥惟久矣人心已被其誑惑禍機將至於戕殺當初所攻同一賊也而今於人之稱獎不憚趨向之忽變必欲背馳其心所在臣實未曉臣謂削版罪人俞岳柱拿鞠嚴問施以當律金鍾秀先施屏裔之典宜矣不從○執義李東郁掌令金光岳獻納李師濂正言徐有鍊等迭上疏請尹得孚李魯春設鞫得情不從○教曰近日陳疏陳啓之三司俱是沈頤之除拜前行公者既知李魯春疏語則了無一語可否及其初四日處分之後迭呈疏啓惟恐或後似此風習實不欲正視大抵無事則顧瞻有事則勳勦非徒今日三司之罪雖難直置重典沈頤之處分之後不可一為一否近日行公三司一並削去仕版○壬辰召見進賀兼謝恩正使朴明源副使尹承烈書狀官李昂運辭陞也○領議政徐命善呈長單命封還違承旨傳諭曰卿之辭單此何故也大臣與庶僚有異非尋常呈告之職觀於政府故事不允批答之載錄者絕罕其委任責成之意自昔伊然近因朝著多事台席無暇煖之日每過一番事為輒作三相公限揆以國體寧有是也噫悶卿獨賢許

副屬耳前日之曲諒既有深意今日之重卜亦有深意宮筮責勉之教卿想記有矣縱緣人不恕我事未諧意義理則益晦世道則益乖而一部陽秋非卿而誰向夜多少說話實出子心腹斷斷苦心雖未望在筵諸臣之一一體悉而此時彌綸之責仰成于卿曾未數宿長單忽到然則義理無講明之人世道無底定之期歟愕貽失圖不覺繞壁顧今朝象無一可恃許多病源專由於擔着無人波蕩成習今卿無疾病情勢之可言而又作丐遞之舉則卿宰以下之却步長顧者其何以董飭乎卿之去就所關非細雖以予為卿之心叅倚輕重有難曲施卿須體予慇懃之諭亟撤來章弘濟時艱○癸巳以趙鼎鎮為成均館大司成○工曹判書金鍾秀上疏曰臣妄率顛錯自犯死罪賴天日之明照燭臣心事之無他保有喘息臣感泣銘鏤竊庶幾痛加懲艾更不至自速邦憲而今又至此尚何言哉蓋沈樂洙之庚子疏首發煥億黨逆之罪固有功矣至於辛丑夏疏則乃於德相逆節已綻露之後混稱士流為逆賊之資斧聖批既嚴衆論譁然今番俞岳柱疏泛稱樂洙頃年一疏初不別白年條而觀其語脉可知其為專指辛丑疏故臣踈率之性初不慮及於別白年條之計直以冰炭燕越為言辭不達意咋舌無及嗚呼明義錄一部即天經地義民彛之不可一日無

者少有違越罪猶當死與此一反罪當若何臣負此罪名決不容一日假息於  
覆載之間伏乞亟命有司議臣當被之律以樹王綱焉批曰子豈負卿卿實負  
予○判義禁府事李命植等聯疏申覆難之義不從○召見請對兩司諸臣大  
司憲閔鍾顯大司諫金順柱司諫洪文泳持平洪樂恒李尚度啓請亟寢夏賊  
子女待年用法及斗恒為奴之命劃即正法批曰迺雲等用法也有加一等之  
語年未滿免絞者待年滿施行出繼免坐者依不出繼例為奴此所謂加一等  
如是相持之故當用法之類亦未免因此遷就亟停勿煩又啓言李魯春之罪  
可勝誅哉夏賊居銓之日出氣扶護者即尹得孚夏賊逆變之後有一分秉彛  
之心則固當痛絕之不暇而魯春投疏附麗極意營護又撮拾夏賊之話頭要  
作網打之圖此豈一魯春所辨哉請設鞫嚴問不允又啓言尹得孚之右袒凶  
逆背馳國是其所負犯本自難貫夏賊居銓必欲通擬清塗則平日言議之綱  
繆氣機之關通可知及除臺職投進一疏傳襲夏賊之口氣擠陷國邊之諸臣  
以至李魯春事出則旨意脉絡如印一本請尹得孚嚴鞫得情不允又啓言金  
鍾秀之受恩何如庇覆何如而懲討大義反欲漫漶沈樂洙之首討德億與鍾  
秀之討國榮同一義理固當與樂洙爛漫同歸而忽地呈疏至謂之心術言議



冰炭燕越並與渠首發之義理甘心背馳近日以來交象波蕩苟求其故皆由  
鍾秀請工曹判書金鍾秀施以竄配之典批曰睿情之教前批已悉執跡之論  
衆口難遏到今雖欲為彼之地奈自取何哉且其懲勵之道究竟之方無出於  
使公議一伸依啓又啓言 殿下雖以加一等為教而今反不若逆逆之例臣  
等終不敢奉承矣教曰此非緩忽而然用法須無錙銖之差懲討可行隄防可  
固卿等更勿煩請金頤柱洪文泳啓言向來俞岳柱之疏論沈樂洙旨意之閃  
忽遣辭之慘毒誠一世道之變恠噫樂洙所討者凶逆所秉者義理而甘心背  
馳極口醜詈自歸於為賊報仇之科請俞岳柱亟施島配之典教曰息擾鎮器  
實為目下急務依啓○教曰予於此重臣倚毗何如也曲庇何如也濱危而濟  
危幾死而救死雖使重臣自為之所何以尚此此豈予私於重臣而然哉言論  
氣味自有契悟今近升載于茲矣况重臣尤嚴於明義錄義理編錄時義例論  
斷皆出於重臣之手而周歲中自水部佐貳超擢本兵之長子之所以許心任  
使重臣所以藉手對揚不出明義二字雖因奉老居鄉未嘗責之以夙夜供劇  
子則每認為緩急可恃橫逆之來予嘗極力調劑外至之說予必悉心拒斥予  
之處重臣本末蓋如許矣夏賊出而所謂天經地義民彛物則斃絕滅裂收拾

他不得將使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一部明義無地可讀予為是懼焉秋間  
宮享齋宵與領相召致前席勉之以共力協輔責之以講明闡發子又以明燭  
在前屋漏在彼俾兩臣對子贊言大臣重臣聞命樂應咸期盡瘁而後已自是  
以往一切注措付之大臣重臣國是之復明朝著之稍靜方且拭目而待之又  
於九月廿二之夕適因筵席從容向重臣果有多少說話重臣之言一如子意  
其詳在記注此不煩論邇來數月之間非但無一半分裨益反使文象忽地潰  
決所望者保合太和而平地波浪無日不起兩期者發揮大義而暗中戈戟換  
面迭發未知孰主張是孰指使是乎况重臣方叨銓衡之地自任激揚之權大  
則抗章辨論小則出力擠排息閹鎮囂何所不可設或無是寧忍挺身立幟以  
增其氣勢耶又况李魯春鳴寃之疏即一世變之大者疏辭之連及又何等劇  
賊事也重臣不先不後際呈辭疏其混圖說去並與庚子春自己樹立而壞亂  
之甘歸毀畫之科疏批中孰諒卿本心云者予豈無意而發也惟慮夫重臣之  
冥行迷途自就死地今月初三夜筵引接時洞諭之痛責之重臣亦有云然之  
對以光南事慨然自許一端向國之心猶謂之乃爾云而仄聞多日漠未有息  
補之舉至于昨日始呈自明之章草草數語殆沒頭緒重臣之孤負何至是乎

子於此重臣目見其不誠無實而若不早即嚴處俾圖自新甚非所以王成求備之本意且於勘罪之際視廷臣須用加倍之律方可謂終始之惠然則嶺海行遣有何持惜而聞其親年篤老無他兄弟想來情境誠有切惻者臺彈之發雖曰自取豈忍愬然不之顧乎允可既伸公議斟量亦示予意前判書金鍾秀姑施削黜之典○甲午展拜于景慕宮行省器省牲臘享在翼日也先是教曰雖由月觀門動駕省器省牲事體自別別雲劍望擬入準此施行○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親試課講宣傳官射講上曰每年歲終輒行文武勸賞之舉而今日即蜡日也寔寓古聖王一弛一張之意○乙未竄兪岳柱于楸子島○以閔鍾顯為成均館大司成○副勅到黃州書示七言律詩一首曰惹秀巖石絕竒前人詩板多揭站壁俺亦構成一律使之刻期刊出即為懸揭以其印本傳送於所到處云詩曰挿雪芙蓉萬壑多今來惹秀景如何乍疑飛瀑水垂柱為訝虬枝玉作柯峭壁黛痕留月影竒峰皺疊帶雲波清幽對此拋塵想怪底高人寄澗阿伴送使以啓○丙申御春塘臺行抄啓文臣宣傳官都計畫領賞兼行日次儒生講製開集春門命大司成閔鍾顯率齋儒入庭設食堂親御一床侍衛承史及抄啓文臣各賜一床○丁酉副勅到平壤府書示洞仙嶺詩一

首要為揭板而舍人巖有丙申副勅嵩貴刻石之例今亦依此詩曰走馬看山日換形洞仙分峽此重經冲霄翡翠拖雲幃拔地岩嶢展玉屏儀鳳欲翔千仞碧喬松常護萬年青輶車不駐烟霞裏聊傍丹崖一暫停伴送使以啓○戊戌教曰漂船問情事係邊情地方官務安俸亦出自從班而猶能駕海入去渠以么麼邊將乃敢托病不赴至以兵校替行此大係紀綱所當決棍定配而渠既出入經慳不可無一分察量臨淄僉使朴廣源即其問情島勿限年定配島名即八禽島也尋教曰島名即罕聞之地已例如無定配所之事自今初始後無開棘之嫌乎朴廣源配所以臨淄鎮更即磨鍊○罷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鄭觀采羅州牧使李廷恢職教曰一漂人問情固非難事而逗留洋中不即還官且漂人押來之際既無朝令迂過他島漂來船隻船自船人自人事件各異則尤焉敢為此無前例之舉乎節節駭妄該牧使先罷後拿么麼漂船摘奸尚不能着意狀辭全昧格例安用此等間帥為哉該水使亦為罷黜○開城府留守鄭昌聖上疏曰本府地狹人多土地確犖無可耜之處市廛之蕭條竊盜之肆行莫非衣食無所之致長湍松西松南係是松都之舊地景初割付於長湍年久未詳而槩聞開初之初為其商頑之習昧宗周之義特削兩面界之鄰邑如

太祖皇帝重稅蘇杭之意雖無文蹟之明證據其兩松之里名流傳之說亦似不爽且况松西一隅距營門百餘步之內雞犬相聞烟火直接長湍即一府治而方三百里不其汰乎本府名曰營門而單八十里不太儉乎湍府之損一面無甚關係本營之增一面大冇利益粵在 肅廟辛卯故留守金萬塚枚舉事狀命議廟堂而遷就未決其後守臣宋正明金雲澤陳疏更請朝廷多事未克舉行 先朝庚申幸行時本府士庶齊聲仰顙特命守臣論理狀聞而時則長湍方設防營故時議以此持難大抵長湍則幅員廣濶人民鮮少使本營得彼閒曠之野移此願農之民彼此之緊歇朝家之得失萬萬相懸不可不還屬者一也管理重鎮纔出營門便屬他境每當操鍊之際便借屬邑之隙地不可不還屬者二也大興山城即松都之中營而反置長湍之境往來軍兵犯越他境不可不還屬者三也文康公徐敬德為松都人院宇借建於他境俎豆責辦於越境不可不還屬者四也臣敢取己亥分界舊圖之留傳者並為投進下廟堂稟處○己亥以趙昂鎮為吏曹參議○修撰申耆上疏曰鄭妻之凶謀龜柱之陰圖由是而為麟謙為量鍊至於德相國祭而極矣而向日夏賊之變是誠有天地以來所未聞之極逆大愆也斗恒加等之律子女應施之刑尚未舉行伏

願亟從金吾之請焉李魯春雖其賦性妖邪行已陰秘渠亦人耳當知反覆翻  
幻之為可耻而忽地投䟽急急降此必怵之以死生誘之以禍福指天畫地  
威脅指導者寔繁其徒其䟽中一片精神都在於營救尹得孚而得孚即夏賊  
之首先汲引者魯春獨何心腸挺身扶護耶且其所謂時之一字始出於夏賊  
之口得孚繼之於後語脉相關指意愈緊夫夏賊同情無地鈞覈幾至半年端  
緒自來呈露又豈可不加究詰乎請魯春得孚並令嚴鞫○庚子以李敬養為  
吏曹叅判李亨遠為司憲府大司憲許佻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修撰沈  
樂洙上䟽曰臣之前後章䟽妄自以為扶植彞倫營護吾黨而向者人言有不  
足辨臣於對章略自條陳而間者金鍾秀對憲䟽陳章其意尤難測度蓋臣一  
言雖不足道而人臣致討之誠有可以千里相感則夫何聲氣異同之可言哉  
憲䟽所謂繼之一字似不過言其次第而鍾秀必欲發明於繼不繼之間至引  
神天為誓者果何意也一天之下為君父討亂賊鍾秀所謂燕越亦可同情則  
國榮德億之間有何可討與不可討而至於冰炭之可論哉頃年臣䟽之後臣  
與鍾秀相逢於吏局公會鍾秀怫然曰子之恠䟽人謂我與知相坐須勿近我  
臣笑曰公如與知公不害為君子矣臣固知鍾秀之不悅於臣䟽而至今時移

事定已成千載之大案而鍾秀之必欲歧貳臣未料也臣議遲庭於鍾秀者果非一二而至於懲討共公之論如欲自異則臣以為過矣其所謂為耻滋大者臣未知可恥之為何事而若以臣言晚晚然謂之耻則何不明言也嗚呼黨習之痼人心敗世道從古已然而鍾秀亦老白首矣寵遇恩造曠絕今古何不獨立其身一心於國而惟其所難忘而不忍負者偏私之心則獨無難於疑眩國是必欲其倡一聲而立幟建鼓傾倒一世影從響應則吁亦怕矣仍念臣深斥名義之假托而轉成仇怨粗效凶醜之懲討而反致疑怒人欲甘心臣則笑頰而首尾迭出必欲擠陷雖蒙聖慈之俯憐終必無幸臣之一身有不暇言義理之漸晦紀綱之益頽莫非臣妄言之罪伏乞亟降威罰批以勿辭○辛丑以李敬養為成均館大司成○壬寅以白師閻為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癸卯○甲辰御仁政殿行祈穀大祭誓戒○遣都承旨敦諭領議政徐命善曰卿之引疾卧閣凡幾日矣子不以文字勉出卿亦不以章單申徹蓋慎節既差之後自當愴然無所事乎敦迫故耳為問造朝之期昨遣近侍之臣及見書啓異讓猶前卿之如是逡巡始知非病伊情此何故焉噫朝廷之所仰成者非輔相而誰寡昧之所倚毗者非卿而何以卿而當此職設有難冒之情勢尚不容遽然邁

邁曩日風浪即一世道之劫運。遼席洞諭之後，都屬先天。以此深引不其過乎？伊來朝象非一葦可抗，而如使謀國之地，少加擔着國耳。公耳則夫何泮渙之可憂？此意已及於向批講明彌綸之策，方與卿共之。世道之丕變，可以拭目。卿於此時先懷釋負之計，是卿以今日世道謂無可着手，無是則又以子寡昧，謂無足協貧。卿雖欲捨子，子豈可捨卿？況大臣出處關係如何？卿之此舉，適所以駭四方之聽聞而已。則以卿深智，又何不審量也？辭單封下，既係不常有之事。子意卿想默會到今，卿雖欲以劄以單日事辭遜，子則斷無從副之理矣。壇亭在即，賓對又有命更。此諄復卿無以備例看之，即起視事，仍叅明日籌筵。○乙巳次對特停咸鏡北道原春道明春巡操，以本道才經大賑也。○教曰：向於勅行初頭，以凡係勅需無得一毫煩民之意，申申提飭道臣守令果皆一心對揚，不貽民弊。否耶？今若以魚果則不徵於坊里，器皿則不責於村閭，諉之塞責，而反循流，未謬習若於富實稍饒之民，依前侵漁，則名雖吏鄉，吏鄉亦民耳。抑獨何故？藉令守令慨然銳意於奉承朝令，捐廩自備，非但公私用之不宜相混，近來列邑事力之優於充補，不底窘乏，予莫之知也。大抵今番封勅，寔由於無前邦慶，若因支勅供億之資，雖有一邑一民負逋之事，大非子前期申飭普率同。



樂之本意且或拘於支勅度數之限所減不準所入則末流之害自有兩歸至若畿甸諸邑比兩西尤有甚焉各站米支供米外率多官辦云殘廩薄况將何支保支勅定例從優磨鍊纔已面諭於戶判而此猶屬前頭事今番會減豈可無別般軫念令廟堂分付三道道臣使之體予至意勿拘二勅三勅之限勿拘會減常規從實入並令全數會減而關西則道臣自可專管海西則兵使替行畿甸則京廳搃察云此則令各其道臣往復停當務歸纖悉館舍修葺亦係支勅中一事所入物力道臣量宜拮据從長區劃俾無民邑間因支勅貽弊之歎如是下教之後雖在微細之物一或不勤侵及民間有所及聞則該守令嚴法科罪姑捨是道臣首先論勸以勵一道莫曰九重之深邃予自有按廉之道亦莫曰目下彌縫苟幸無事昨聞儂臣言丁酉支勅之流通至今有未收殺處云此雖屬之令前而若於年久之後有以今年支勅時通債事現發則加等重繩斷不饒貸自廟堂措辭嚴飭○丙午御涵仁亭親臨都政至翌日吏曹判書李  
有防參議趙秉鎮  
兵曹判書李在簡以金文淳為吏曹參判旋遞以李敬養代之又遞以徐有防代之以尹塾為開城府留守李文源為司憲府大司憲朴天行為司諫院大司諫李亨達為慶尚道觀察使李在學為全羅道觀察使金魯鎮為判義禁府事

李壽鵬為黃海道水軍節度使○丁未以閔鍾顯為成均館大司成同知經筵  
事李東馨為司諫院大司諫具世勳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是時以沈樂洙  
通擬吏曹佐郎貶李洪載為黃海都事張至顯為忠清都事蓋俞岳柱李魯春  
疏後有此注擬○戊申以鄭一祥為判義禁府事申大升為成均館大司成○  
擢尹坊為都摠府都摠管○司直李崇祐承命編輯事大文書取承文司譯兩  
院舊籍方始校讎會其家失火詔勅表奏啓咨十三編及譯院諸書皆蕩為灰  
燼時人惜之○校理李東稷上疏曰以夏材之凶逆誅戮只及其身盤詰不及  
餘黨一種凶醜之徒反生覬覦之心乘機逞臆迭上疏章以為眩惑之地頻發  
政注要售嘗試之計一轉再轉而為李魯春之疏又轉而為金鍾秀之疏於是  
乎本態真面呈露無餘苟求其窩窟根抵則鍾秀是已渠疏中冰炭燕越四箇  
字已是斷案不必更事臚列而渠以滓穢之蹤濟之陰譎之性外假清名內蓄  
禍心始也締結龜柱終焉附麗國榮平生伎倆全是背公死黨之習以渠地處  
幸蒙不世之遇致位至此而其奈宿處難忘狼性莫馴以至比日甯聚失志陰  
逞樂禍之計並與前所樹立而容易拚棄此不痛癢源頭不知幾箇鍾秀將復  
接踵而生也竄配之格乍允而削黜之命旋下使之偃處郊坳密邇城闈人密

之來往聲息之絡續猶夫前日死中求生之計又將無所不有削黜罪人金鍾  
秀並與魯春得孚嚴鞠得情快施當律宜矣批曰前批豈不見之乎○執義尹  
在醇上疏請金鍾秀李魯春尹得孚設鞠得情批曰前批豈不見之乎○已酉  
展拜于 景慕宮○庚戌詣 社稷省器省牲○原任吏曹叅判鄭志倫卒志  
倫字子尚文翼公鄭光弼後孫自桂坊受知于 上丙申登第長經術嫺詞章  
溫雅清通有江左名士風與沈念祖齊選內閣顧問啓沃偏被恩遇躋亞卿薦  
文衡簡庸未究而卒士流惜之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十八

又刊無不不刊續編八八八

(B)  
732.55  
4724  
[v.26]  
no.18  
0230219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18